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八一册目次

古文淵鑒六十四卷（二）　（清）徐乾學等輯註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四色套印本　〇〇一

古文淵鑒六十四卷（二）

（清）徐乾學等輯註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四色套印本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六目錄

唐

韓愈

平淮西碑

曹成王碑

處州孔子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司勳員外孔君墓志銘

烏氏廟碑銘

南海神廟碑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鱷魚文

[illegible]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平淮西碑

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愈爲行軍司馬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奉詔撰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楊惠琳反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劉闢以獻又明年平江東大將張子良執李錡以獻又明年平

澤潞（鎮州招討使吐突承璀執盧從史歸京師）遂定易定（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於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六州歸朝廷）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擅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李忠臣陳奇吳少誠相繼為淮西節度使是為三姓李忠臣吳少誠及李希烈吳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

聞僑王志堅曰新舊唐書載淮西碑作於李愬倚唐安主入訴方愬入蔡具櫜鞬迎晉公示人以上下之分其人知禮如此不應争功名於文字間觀羅隱記石烈士事知作碑實出於石孟將帥宣力之迹著廟堂韓之權徹軍中健兒安知所謂淮斷乃成必是時欲在姑息遂因而

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會塈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曰文通汝守壽（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

從七年改段文昌改作于愬部將姓名隨列詔書則當時所以改作之故可知矣

岳（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裴度為御史中丞）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命知樞密梁守謙監軍）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

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愬獲驍將李祐以鐵待以客禮）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兵洄曲以備（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懼時董仲質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詣之）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那子湅子龍曰字義山骨公文曰照嵬兗典斧典字畫汝清朗生民詩其言以矣然公之此文雷經重刪頌近歌之數之擬動天下又豈在於抄擬纂鑄之曰李又曰公之斯文若元氣濃潔斯大筆可淋漓斯言近之矣

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宣慰副使馬總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入朝李師道遣刺客竊中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

臣撫曰典謨訓誥之文清削明畫之句一洗唐人之碑版習氣求儀謂其辭嚴義律制作如經斯言得之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與頟同）蔡城其壃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

原本此碑[illegible]樓[illegible]辭[illegible]至文此其極[illegible]

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李愬以先入蔡州擒元濟功第一意頗不平愬妻唐安公主也因訴碑辭不實詔令斷其文更令翰林學士段文昌撰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子俊嗣垂拱間遇害神龍初復以俊弟傑之子徧嗣王明子備自南還詔傍徧封而授備備卒復封徧徧卒子戢嗣戢卒子皐嗣蓋於時年十七入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

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刺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台州賊袁晁反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平之仍從秘書兼

鹿門茅坤曰昌黎自喜陳言之夫敘曹成碑當公屬公作意之文

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眞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娼不能出氣時辛京杲爲湖南觀察使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遺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曉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國良王良也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屛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

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音團力勾卒嬴越之法嬴縮也謂嬴越之兵法左得勝則代負爲左右句卒曹誅五畀謂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畀其征也分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遻遻遇也吾故切○嚗鋒

爲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　逕之於此文可　謂字字作意推　繹其一語之平　野文之[illegible][illegible]甚　如此也

蔡山踣之（嶺謂一舉盡斃也、踣偃也、李希烈將冊廣濟之蔡山、皐聲言取蕲、遣舟師潛襲蔡山、拔之○嶺楚快切、踣蒲墨切）、剜蕲之黃梅（皐取蕲州、降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露）、大鞣長平（鞣音柔）、䥥廣濟（䥥兩刃木柄、可以芟草○普活切）、掀蕲春（掀出也）、撇蕲水（撇擊也）、掇黃岡、筴漢陽（筴箸也、鋏音夾）、行跐汊川（跐蹈也）、還大膊蕲水界中（膊磔也）、披安三縣（安州三縣也）、拔其州、斬偽刺史（興元元年、皐遣伊慎王鍔圍安州、拔之、斬偽刺史王嘉祥）、標光之北山（音蔡）、𨅬隨光化（𨅬大食也○龜合切）、捁其州（捁古沃切）、十抽一推（兵二十歲丁以下爲推、十推而取其一以爲兵也）、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五州、蕲黃安隨沔也、十九縣、安六隨三蕲黃各四、又漢陽汊川屬沔也）、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鬪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慎將、鋤將、潛將（時馬彝李恭府潛李伯潛也、皆

臣鴻緒曰、於治民用兵見其忠、於事太妃見其孝、既孝既忠四字爲一篇綱領

氣體高深爲古色　黝然秋池水清其　鋒[illegible][illegible]然下乘且

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蕲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蕲安黃、其惠未忘、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太宗十三子）、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黎國公、舊爲[illegible][illegible]）、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

東坡黃[illegible]公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流不如夫子廟然寓聖[illegible]之[illegible]稱頌[illegible]於後世聲天地而不壓而[illegible]

處州孔子廟碑漢以來孔子廟碑[illegible]當屬昌黎第一

然當座以門人爲配。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繁鄴侯泌之子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

簡齋王志堅曰歐陽公設以大聖廟記云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若者謂生民以來[illegible]而[illegible]以爲人[illegible]

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人。皆圖之壁。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荀韓董揚五人韓名嬰作詩傳 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歐陽氏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

[illegible]

敘文[illegible]與其古[illegible]可及

其[illegible]實[illegible]不可及

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衡 丞相吉

甫。李吉甫 丞相絳。李絳 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惟弘正銜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弘正父廷玠大曆中爲滄州刺史滄州李寶臣魏州朱滔連兵攻之廷玠固守朝廷嘉之遷洺州建中初魏博節度使田悅召廷玠爲副悅伯父承嗣與廷玠爲從兄弟也悅懷逆謀廷玠規切甚力悅不能從廷玠憤鬱病死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

賓命其史臣兗作爲駉駜泮閟之詩（四詩皆見魯頌）使聲於其廟以假璽寵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承嗣孫子季安卒子懷諫自知軍務年十一以弘正爲都知兵馬使軍政決於家僮蔣士則衆不附迎弘正於家弘正其宗之不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都水名璟襄州名延惲兵部即廷玠也）（袁子字義鉏利副父）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戮盜以饜羣臣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

其德可倚叶謀弁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籍弓戈考按度程提挈籍賦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翦豹尾神旗纛兆鈇鉞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于思乃父追秩夏卿嬪德媲賢衆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於蓍龜祖考咸喜獻酹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肅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袁氏先廟碑

（本傳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授試校書郎御史四季章皋表爲御史中丞遷湖南觀察使封淮陽郡公）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考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二月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歌詩所以載其功烈象其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祭儀五牲入之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麗繫也）如其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予不敢必

屬篤古而逢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
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歷，漢魏
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勳躬壽
後（謂後壽 其後人）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
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
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
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盛，袁氏猶班班
見可譜，常居陽夏。（今亳州 音賈）陽夏至昔屬陳郡，故號陳
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過黃（漢儒林傳 轅固齊人 竇太后好黃老 召問固 固曰家

盧州茅坤曰：序袁氏世系千餘年，若一線中多荊棘，句字不可擠，集之以韻似追秋頌

人言可大（后怒之）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
顯，連世有人，終魏晉，分仕南北，始居陳郡，爲拓
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顗
（新下戍有安寧 顗或作顗）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
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
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
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
令諱暉，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
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

臣乾學曰：推原之遺文，成典實。

備學而貴，以　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方，不爵
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
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殁祭在子孫，雖
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
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斁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
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
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
吾大將軍，由畢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費辨章，
（史記曰便章百姓 即平章也）仍持節將荊南襄陽（遷於永貞元和間 歷二鎮 凡義成

川南東道節度使（謂山南東道 山南東道 荊南 有也）略苞河山，秩登
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無顯刻，以教無忘，可謂
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遷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
忍不錮人。（博士轅固 司徒袁安也 明帝時安爲河南尹 未嘗以贓罪鞫人 常曰凡學仕者 高則望宰相 下則希牧守 錮人聖世所不忍爲 左傳有袁僑 有袁濤塗 又有袁克 蓋兩姓 有轅 有袁 有爰 又有袁 也 杜預謂袁僑濤塗四世孫 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 按歐陽公集古錄 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之 姓爲袁 蓋轅袁古字通用 袁盎 又爰亦非別爲一姓也 安子從子湯太尉 逵司空 是爲五公）收功厥後，五公重尊，
傅湯司空
隗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

昌黎公按此似九年周專律

孝侯用適援捨南州勤治取最不得當陽既罷雖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威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將之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摯用承楷數以立廟舜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位栢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願勢郎宜以歆以寵以平其峨屋楷持持孝孫來享來舞廟廷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膈䏝胳（禮記其體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俎節也 儀禮曾爾膊胳又羽脈春秋反脈音也膊音博又音未胳音格 因者皆所爲之差）格其精吉清降登受釐於慶爾成維曾維祖維孝之施於故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司勳員外孔君墓志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戣字君勝（昭義軍節度治潞州也在河東氏孔謂從史表戣爲書記謂孔戣孔子一十八世孫）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亦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若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斅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二年宰相李吉甫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

聞傳王志略曰一篇只敘一事唐書本傳全用之

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戣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朝遣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元和 [illegible]）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遠如怯人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illegible]）

雍容馳氣意
入經之意

從史自其罪潰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開君棄去遂敗死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祖卿主簿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公文著作郎贈尚書員外郎）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名達）尚書兵部員外郎

古文雅正卷之十六 唐 殿中侍御史孔君墓誌銘　十八

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牙門事件以字烏氏世系作戰功言詞深入之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恒州成德節度使王承宗貞元十年與王承宗自爲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夫從史乃請以本軍討承宗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護上從之許之）乃陰與寇連夸謾兕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

巨士奇曰古人立言必本乎忠孝衛孔氏烝嘗所之銘載在禮經其最著者也旅斯但多文辭

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詔贈贈先夫人劉氏沈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傳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烏存帥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二十一年齊烏枝鳴戍宋）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依被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捺祿山名可突干契丹勇將）渤海擾遼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渤海王武藝出海寇至馬都山）

古文雅正卷之十六 烏氏廟碑銘　十九

未備本寶曆之
起羅斯為一端
已

部山屠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斬原鼠石縣四百里
壍城邑
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還其屠歲能進錢三千萬
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遂威益
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
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
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
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
十一年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
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廣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祠將居中郎少卑
屬於尚書不徵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堪垂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能有人
念昔平盧為艱為痒大夫承之危不弃義四方其平
士有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負南華定人山
大小南北之書
帳紙楽一步文
傳堂齋軒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韓備王志堅四
孔戣本傳世先
是其於傳南海
柚事令提上代
祠皆世史以仁
祀風成而性韓
是在朝州作詩
以見之正治此
曰韓公作此卷
韓不載蓋為山
文互相發明也

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瀆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
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月令盲風至疾風也山海經箭陽之山多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
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孔戣）
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殿定也）公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
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眉批）侃時孝坤曰……紀事……神異……

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illegible]）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

（眉批）[illegible]

（眉批）臣英曰結撰閎鉅波瀾壯闊莫與競爽麗雅足與[illegible]

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

（眉批）臣杜[illegible]

颶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

（眉批）古氣盤紆[illegible]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銘

韓姬姓以國氏（[illegible]）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illegible]）自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

曰工擇士甚田許公忠勤武節元和中削兩河為費臣閣益得此文以震耀耳

人交（一作校）一眾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illegible]），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illegible]）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

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illegible]）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事[illegible]）悉有其舅司徒之

臣乾學曰唐平蔡州其時頒鎮者惟[illegible]加弘又都[illegible]帥惟弘[illegible]於公故首

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蓋逸淮已死，而少誠不知，猶來求援，其使者遂以紿逸淮者語弘，弘斬之）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殁，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illegible]）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

李師古作言起事，（[illegible]）屯兵於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illegible]）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illegible]）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illegible]）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

功先度以弘欲之是爲千王誅以成業功定於敗與辛丁甚母表矣

首變由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成德）
（節度使）王承宗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
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
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
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二千人會討蔡下歸財
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illegible]）於是以公爲侍
中（元和十二年錄平淮西功加弘自受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而以公武爲鄜坊
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
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遣子統）公曰吾無

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
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
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十）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
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緡亦合百餘萬
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
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
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
五年今天子即位（穆宗）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

臣士奇曰傳簡鎮紛兵歸朝以功名終始將公爲最勒銘垂後以勵臣節大書特書得春秋之

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長慶二年十一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
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按舊史實賜粟一石）其葬物
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
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
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
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
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

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
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矣孰與高下公
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
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
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
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㝏爲留後充自義成節度使從宣武討）
（亂監軍斬㝏降充節加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
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
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

句奇至其以易古健奇崛難學則之處

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猘。（猘，狂犬也。自劉玄佐死，汴凡五亂。）將得其人，眾乃一愒。（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憲宗，貞元皇帝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睨，邪視也。又目動也。眴，目動也。）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鉏鋤，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成德）幽都，（幽州）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遹。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二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鱷魚文（潮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愈至數日，命其屬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附筆論斷自是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擉，測角切），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音怗切）睍睍（音峴），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次崖林希元曰：祭一鱷魚而義理正大，試治嚴切，詞典雅嚴，論相表裏哉，唐史之下於廣，此州秘觀未見其義也。

不廷試一舉氣發正辭而奇其以下之四附化如雖千載以上人渟常有生氣無愧者生令神是必動衆曰之感異類理固然耳

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六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七目錄

唐

柳宗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與太學諸生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段太尉逸事狀
封建論
守道論
南府君睢陽廟碑
箕子碑
陸文通先生墓表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監祭使壁記
興州江運記
劍門銘

類雖國美之文然雅為上宗所次之

古文淵鑑卷第三十七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徙長安。貞元中第進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坐貶永州司馬，移柳州刺史。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有，命守遐壤。元和十年三月為柳州刺史。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伏自忖度，恒以愚陋，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皆小雅。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皆大雅。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皆小雅。平淮夷，則江漢、常武，皆大雅。

臣按曰、頁唐傳詩雅鋪天之盛、詩、是可知報、甚青矣

鋪炳燿、（鐘鼎銘鏤、鼓聲）盪人耳目、故窮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永貞元年、憲宗即位、楊惠琳叛、元和元年、張承金斬惠琳）夷劍南、（元和元年、平劉闢）取江東、（元和二年、平李錡）定河北、（元和五年、王承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元和九年、吳元濟伏誅）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所作、常武、召穆公所作）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小增…駁辭要切、精核）

駁復讎議

（天后時、徐元慶復讎、議者欲捨其罪、右拾遺陳子昂議、元慶宜伏罪法、然後旌其閭墓、韓之古第元駁之、）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

西山真德秀曰、退之亦有復讎議、然不若子厚此文明白痛快

東坡貞矣于注、武誅其得不宜、當考正其曲直、而論甚精合典、爲後說者

荊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極理、嚴無一字懈、理精而文工、左國語之亞也

敘述議論首以與
與上之可謂辭要

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理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罪不當誅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今若取之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

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勃音勃鞮音低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

[illegible]列行人不當[illegible]之[illegible]人

閻循王志附以賴衰為大公仁亡之臣忠行人先容者閉於救親而擇卑正當時左右得人之一微也予屏此篇有疵類事贊古人發議耳

卧子[illegible]此[illegible]當[illegible]論也[illegible]又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衛之[illegible]事[illegible]然[illegible]可謂[illegible]心也

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

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景監秦孝公寵臣鞅因景監以見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弘恭石顯宦官元帝時譖殺蕭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illegible]

雜百稚稍…
好賢異尋常之…
倍覺娓娓可思

與太學諸生書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陽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詣闕請留宗元以此書勉之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巳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

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于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

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鬭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沓沓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躪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

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約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于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跗扁鵲皆良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

東萊黃氏曰此書後段說爲文之法極詳

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勖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太學生得書字歸下

數日爲吏遂上不得上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新史年表云中立潘州刺史彪之孫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illegible]

鹿門茅坤曰[illegible]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

[illegible]

之日不從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八年愈爲史館脩撰劉秀才作書勉之愈答書宗元見愈書藁乃與愈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劉秀才或名軻）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愈答[illegible]）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

水心葉氏曰今於德宗存史使初使已遷既辭史故自貞觀中至及南北諸書皆稍究實而李延壽又自為集大雖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自北齊至隋詞學叢脞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漢以來道喪文敝

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

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為盛性往不過究叙銘論浮誕闕語而希實處反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讀昔唱和虛文無實録於斷選乃已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范曄刪眾家後漢書以謀反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遷作史記遭李陵之禍漢武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不檢下固作漢書因僕屬忤洛陽令种兢兢怒以事捕繫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浩作魏史刊石以彰直筆書于衢路太武怒被誅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

荊川唐順之曰提其原書辨處有顧有喻錯綜成文

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愈書所稱引謂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不可不畏也故宗元駁之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記傳之耶[illegible]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決必不沉沒者且亂雜無

吳偕方岳曰觀退之諫佛骨之表論淮蔡之辨必非性於禍而不為者但以史緒紛雜難於綜理故鎔鍊而為是言而子厚析之所謂當其理矣

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書又云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沉沒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

刻畫處事須如此太尉精爽見此狀惣張中丞傳後工力悉敵

欲勉人難矣哉。

段太尉逸事狀（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此狀宗元元和九年在永州作、）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涇州屬邠寧節度府）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郭子儀爲河中節度使、河中蒲也、）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晞子儀第三子、）寓軍邠州、（屬安西也、）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東坡贊段曰太尉逸事凡三文爲事最曲盡其妙

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

此篇曰首起處收處俱精嚴逸真史遺敘事文字

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

一段共曰敘太尉三事皆可以見仁者所謂不畏強禦不侮鰥寡者敘筆數復跌使排選曲盡情事。

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糴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赭赤土也）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

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封建論（[illegible]）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illegible]）鹿豕狉狉（羣走）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

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illegible]）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

文仲子[illegible]謂[illegible]祀[illegible]建[illegible]如[illegible]剝[illegible]乳[illegible]億[illegible]旬[illegible]多[illegible]縣[illegible]之[illegible]變[illegible]建之論固[illegible]斯不主後世之說方角立而宗元遂言必天下之

[illegible]自秦始也

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鮑昭[illegible]賦[illegible]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左傳管仲對楚子曰賜我先君履[illegible]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後魯人殺戲而立括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哀公三年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盩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illegible]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

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高帝被圍於平城病流矢高帝擊英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

良士高了舉勢之源吾曰遷會使然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與其田之人可行於後世一批卿州此文特筆其要

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文帝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後召以爲雲中太守）得魏尚於馮唐（漢文帝因馮唐言魏尚功復以爲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覩汲黯之簡靖（黯爲淮陽太守治民好清靜）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

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

西山真德秀曰易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之四肢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於是指形器為粗迹而求道於虛無元虛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始不相屬矣此余所以得道器下於性之意故

交遂虛遠須知柳州天中又有此一種

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守道論（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傳朝有著定注云著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敘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眾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從也）是道之所由也則又俶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周禮上罪梏拲而桎梏手械拲兩手共械拲居竦居玉二切）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

以四賢之遺跡述六代之腴辭

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矣人者不為不仁其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眾出于人不遇與詞鬱龍眉之都尉（漢武帝至郎省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顏名駟三葉不遇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漢李廣猨臂善射武帝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隻不偶也）

東坡云褒四字碑以下皆以也此為一始然屬對全似駢却未出時文蹊與了序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近世論文學以年考之乃壬寅程年此詒有以投俗耶

○奇居宜切 天寶末，寇劇憑陵，燬突河、洛，天旋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猩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蓍以佐命；陳謂希烈等。劉歆字子駿，仕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哥舒翰等。晉王衍為石勒所擄，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訏，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己，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瞫為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

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城一堵為雉。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後漢耿恭據疏勒城，匈奴絕其澗水，恭兵不至，故恭以守疏勒而不下。胡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太守臧質堅守三旬不拔。賊徒乃棄疾于我，悉眾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墨子：公輸般設攻城之械，墨子九距之。志益專于三板。史記：智伯率韓、魏引汾水灌晉陽，城不浸者三板。不偪陽懸布之勤，左傳襄公十年，偪陽人懸布，堇父登之。

身離首而不懲作身雖離兮

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又汧城鑿穴之奇，潘岳馬汧督誄：晉元康六年，氐羌反叛，時馬敦守汧城，賊作地道，鑿穴而攻之，敦以鐵火燒之，賊焚其穴。息意牽羊，蓋鄭師之大臨。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尚衡、賀蘭進明等皆擁兵觀望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

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首而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辭九歌國殤：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賊陷睢陽，遇害，無傳檠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漢書：周苛守滎陽，項羽拔滎陽，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闔義能徒，果其初心。賊欲降霽雲，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殺臧洪，洪邑人陳容見洪當死，曰：寧與臧洪同日死。

（日戮二列上、）一直臣致償、惜蔡恭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拒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病卒、梁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于魏、理景宗以道恭云道、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刑、）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得、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焉、）陵關龐德之狀（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為羽所殺、魏帝命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棲于會稽、乃令于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舉門關于

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徵印綬于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懂以怒寇、（懂勇也、勁莊二音、）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免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浮）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

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于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記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徵來、（後漢溫序為隗囂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乞歸葬、帝許之、）麒麟閣中、郎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乃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貞以酬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授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由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蔽吳楚、西臨河鄙、婪婪孽內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衝、橫當不測、疾風斯勁、榜衛外舞、矢穴中飢、（[illegible]）銷馬非穀、（[illegible]）析骸猶饒、（[illegible]）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一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嚙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立意奇而不靳於法句句載力如此可以為論古人

[illegible]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兌威西懸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沮漳羣生咸育偉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跡是元功旌褒有嘉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享祀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箕子碑 箕子名胥餘食采于箕故曰箕子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周書囚奴正士謂箕子也）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人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疊山謝枋得曰此等大文章天地間不可多得[illegible]杜牧之過江有[illegible]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二句得此妙致

[illegible]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illegible]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率是大道藂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陸文通先生墓表 （[illegible]）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illegible]）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

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詞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illegible]竹簡），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劉向父子穀梁春秋，其子歆見左氏傳大好，數以難向，向不能答[illegible]），君臣詆悖者（[illegible]），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illegible]）洎趙匡（匡字伯循，河東人），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于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包羅旁魄（[illegible]），膠轕下上（[illegible]），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

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illegible]）。刺二州，守人知仁（[illegible]）。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illegible]）。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illegible]）

（二陵，德宗、順宗之陵。[illegible]）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illegible]），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illegible]），而大與鬨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illegible]年號，元和憲宗年號），

通篇惟用直叙，此所謂兩難之旨，故無須於抗隋也。

[illegible]

天嗣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進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以太常丞禮直平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illegible]）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illegible]）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黎獻則以示四方其肅恭禮無不備其苞并總統千載之遺緒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同閱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昔劉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illegible]）鄭玄以箋注釋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名小同）賈逵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逵孫名嘉）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illegible]）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任義嗣（[illegible]）侍中公以禮議封禪（[illegible]）刑部公以禮承大事（[illegible]）

[illegible]

大理公以禮輔東宮（[illegible]）又太而墐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墐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illegible]）大理之兄正平節公（[illegible]）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正今相國鄭公其宗子也（[illegible]）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遊其門若嘗韶濩入其閫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敬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illegible]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illegible]）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亂（[illegible]）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illegible]）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

處心[illegible]

[illegible]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攟摭拾取也[illegible]）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敘繫於左以為

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册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

[illegible]

鹿門茅坤曰嶺南節度使所領者盡領四道饗軍堂之制亦弘敞而文亦稱

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illegible]宗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illegible]）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illegible]）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

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illegible]）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賨琛時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犒牛饗飫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蹟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問其堂宇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illegible]）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

王廷敞曰文字[illegible]之論妙於發揮瓌偉之語工於鋪叙詳而不煩[illegible]雖大文

聊下陳子縚同文不甚峻[illegible]高尹大鳥[illegible]崇賦觀者神駭

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隅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觀泉池於其東閣奥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泣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曁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横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問役焉取則纍錄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畚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敘日就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幢牙葬纛[illegible]金節析羽旂旗旌[illegible]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序宴獻衣[illegible]胡夷蠻貊雕耳旒列旆于人以上劍鼎體節[illegible]緇組蔽炙[illegible]羽鱻雜互之物[illegible]況泛醍齊之齊[illegible]

於小中見大而爲弘麗翻不足既之

三日盎齊四日醍齊五日沈齊。[illegible]均飫于卒上興王之舞。[illegible]服夷之伎[illegible]之[illegible]撾擊吹鼓之音[illegible]飛騰幻怪之容。寰觀十遂邁體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illegible]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顧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揚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illegible]鄭去疾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illegible]墨車餘棗粱肉[illegible]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乘到今翊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所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illegible]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悉兇虜之

猶以博求羣臣以副擧王張公爲能（張獻甫）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兼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脩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敬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脩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

故領斯院者必擇歷聞習於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守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九關天門九重也）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致也惟公端明而厚深裕而簡宏將出大忠而遊施德下邑而黎人感懷設命而降而攻虜伏息茂功溢於太常盛烈勤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大者也質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牆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代宗年號）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

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簨簴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罍先、俎豆醆斝之器，必絜於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致其實，設筵扑於堂下，以脩官刑，而卒吏莫敢不備物；羅奏廣於几上，以嚴大憲，而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觀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

下。仵服器之脩具、制守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以班在二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教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從於一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詔天子以周漢進律增秩之典，（律，法也，謂法度者事。加上公九命，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漢書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以褒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黎老童孺，爰鉏公門，叫囂歌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刋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上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糧糗芻藁，塡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餽夫畢力（野餽曰餉），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二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

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詩烝徒楫之烝眾也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劉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夭死曰札小疫曰昏又曰夭未名曰昏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為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illegible]其官而水西門遺利史起興歎漢書溝洫志[illegible]鄴田惡死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illegible]封[illegible]鄴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劍門銘

并序[illegible]統志大劍山在[illegible]又名劍門山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庬俗剽庬雜也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師喪眾暴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皋卒劉闢舉疑不制妖孽猖行怙恃富強謟天阻兵書象恭滔天左傳阻兵安忍皋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使諸將表求節鉞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益驁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闢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節以兵取梓州憑負丘陵以張驁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礪為古梁州之地故謂嚴礪為梁守臣以國書為私讎以天討為己任宰相杜黃裳薦前檢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為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為前鋒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討闢推仁仗信不待司

使兩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得喋而死，士一其心，悉師出次。張侯明節，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偫糧資，[illegible]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本場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道利州，躋危坳，乘山斬虜，以趙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壞西鄙，劍狗鼠竄，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illegible]凡[illegible]封劍爵賜[illegible]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鼖鼓一振，[illegible]元戎啓行，[illegible]取其渠魁，以爲大戮。[illegible]

克咸[illegible]由公忠勇齊桃，挺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爲大塗，消沮害氣，對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illegible]蕃宅是南服，[illegible]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illegible]時惟外區，[illegible]界山爲門，環於圖都。藂險積貨，[illegible]

惡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illegible]乃出王旅，乃吝列嶽牧臣。司[illegible]當其要束，器備攻積，攻糧是齎。[illegible]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主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爲犄角。[illegible]右道嘼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illegible]上拔重雲，攀天躡容，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兇，內獲囹圄。[illegible]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illegible]大憝冈戮，[illegible]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末代是觀。

○宋[illegible]曰：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太祖太宗時仍江左餘風，則王揚爲之伯；玄宗好經術，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大曆貞元間，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今於韓柳諸家，各擇一二，以備當時之體，其他麗藻繪窮研盡致之作，則載入別集，而韓愈之文錄爲獨多。昔愈之門人李漢緝錄愈集，言文者貫道之器，而宋儒亦稱愈爲因文見道者，蓋自愈以後，士始知以道德仁義爲文章之旨，[illegible]易詩書禮春秋爲文章之根柢，無論對偶，皆受其陶冶而成。即宗元且力與角，而卒莫出其範圍也。要之，宗元視愈猶仲之關，而翱與湜之徒若附庸焉。有唐一代之文，源流正變，不外是矣。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七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八目錄

唐
白居易
初授拾遺獻書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授鄭覃給事中制
元稹
獻事表
論諫職表
與韓愈書
劉禹錫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李翺
論事疏四篇
復性書
平賦書序
上宰相書
答進士朱載言書

楊烈婦傳
高愍女碑
田弘正
謝賜節鉞表
呂溫
功臣恕死議
張荊州畫贊
皇甫湜
論進奉書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舒元輿
上論貢士書
李漢
韓愈文集序
歐陽詹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邽貞元中進士元和中以盩厔尉爲翰林學士遷左拾遺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初授拾遺獻書

臣謹按六典唐六典三十卷唐明皇撰列職司官位敘其秩品以擬周禮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唐百官志左拾遺從八品上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

劣耕儒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本傳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為盩厔尉委心泥滓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元和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黷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

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孔戣字君嚴登進士第憲宗元和初為諫議大夫

勅昔齊桓公心體墮則隰朋侍 漢成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 今之常侍是其任矣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廉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於天官虛舟為心 莊子方舟濟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 利刃在手全材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於左右 唐志侍中中書令 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

常侍

授鄭覃給事中制 鄭覃故相珣瑜子穆宗長慶元年由諫議大夫轉給事中

勅給事中之職 唐志給事中正五品上掌侍從左右分判省事 凡制勅有未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駮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故不專於掌侍奏讀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

色審詞先臣之風藹然猶在（先臣指其父瑜也瑜[illegible]）白居首諫爭勵謇諤（[illegible]京西北[illegible]罷[illegible]）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右拾遺後爲相三月而罷以武昌節度使卒、

獻事表（[illegible]）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一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致蔽疏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所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群臣莫得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所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有而容之敢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笑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求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

[illegible]

行矣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繇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

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繇是進見者格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惟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貞觀元年太[illegible]伏伽之上書[illegible]）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詎不以翩龍鱗（[illegible]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

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房喬杜如晦王珪魏徵）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敷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己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繇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仰符之日天下維新畀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叔文 [illegible]）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illegible]）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孼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綏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由被殊私覃於有截（[illegible]）

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illegible]）卜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illegible]）也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自彈卿上至於天下四方之人尚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御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illegible]一諫受陛下徵召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面（[illegible]）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號目彌年不得名見無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疏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而為虛器謂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名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敭（[illegible]）不及俄頃之間議天下之事豈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

許發穀之登答不殺又安足置才齒閒臣竊惟陛下以景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臣輔之朝而猶上封進計者蔚至況可致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illegible]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illegible]者乘[illegible]鈍床然默默然以陛下臨御之始首下求諫之科[illegible]擢拔諫司思為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昧死條奏十事於後一曰敎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官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illegible]紀[illegible]八曰許方幅糾彈以肅外廷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衛[illegible]上下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天下之福也何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論諫職表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職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illegible]有典常文皇猶以為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貞觀元年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否不善也可無不行不四二年而天下大理[illegible]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illegible]干戈征役之所致蓋縱敵之患銷而[illegible]達之[illegible]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illegible]之可[illegible]爭者則不然夫不得[illegible]見次不得參時政[illegible]行[illegible]列累累而已日臣聞之諫臣之職日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illegible]小則上封[illegible]年以來王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憲宗貞元[illegible]七年[illegible]二人[illegible]以政事謂之巡對[illegible]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

陳廷議安設其所謂摩諫職者，雖獨詰命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見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迴日月之光，信無神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左封進計為安，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此稱供奉官與乙注擬微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將以理道，又不宜疏棄疏遠之，使至於見其顏色。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可採，與疏遠聰明，則臣甘受刑書，以謝諫官之尸，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激切之至。

與韓愈書

[illegible]之足下，來與前宰州文學掾甄逢。逢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illegible]大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按

[illegible]十五歲[illegible]人，家於衛，亦隱居青巖，採訪使苗公晉卿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覈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病其音，復隱青巖。[illegible] 逾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織刃逼召，且曰：或不可致，斬首來獻。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非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illegible] 府，至則號撲自治。[illegible] 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館宗富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懇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難所從於居易之事，[illegible] 堅直操於利仁之世，[illegible] 而猶觸犯逆臾者之所不為。[illegible] 蓋怖人之心雖病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

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脊脊本朝其心何易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驚爲鶩世變則爲蛇爲豕爲僥爲竊者十常八九若甄生見弁不加其身喙食不逆其口於天資未嘗奇崛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蔑一也某嘗讀注記與而未書護備所聞嘉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求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illegible]崔太傅[illegible]前皆爲歐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時先人待用於襄之宜城[illegible]請其爲文不許其爭盛鍾其力稱節何以給足於親故歲穰則施餘於其鄉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見以義勵衰之俗故爲文學始就得於吏職某間遍覽久得其之遊逢務寬長文之名不在於吏然欲推所究皆不自小許司史氏益行有以矣以懲判之疏[illegible]約行孤將[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固無自而入[illegible]以[illegible]入之[illegible]以乾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浮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劉禹錫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illegible]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於兌隅[illegible]調草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浩遷汝南之師[illegible]八年[illegible]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垣不足迴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治起幽陵[illegible]許爲兵衝連戰交梓[illegible]無寧歲耳說鉦鼓[illegible]不聞絃歌日不知書不害爲智通來生聚教養起居訓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聽吾民爲擇賢使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錮民嫂[illegible]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上已既從。

乃卜新宮，冥水之澨（[illegible]），城池在東，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擊柎枝梧（小柱爲柎，六柱爲梧），載塗載塈（[illegible]），黝焉陵虛（黝，微青黑色[illegible]），寢廟弘敞，齋宮嚴閟，軒墉廊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飭甎稜，中設龕幄，獨明當宁（易說卦聖人南面而[illegible]），[illegible]天用王禮，冠冕頭禹身（史孔子世[illegible]），華冠衆佩之容，取之自魏齊（謂曲阜[illegible]）。[illegible]及門親奥（[illegible]），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彝籩豆（[illegible]），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獻升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於重櫩，敘器於廡檟，笙鏞有位，鼓篋有室（學記入學鼓篋，遜其業也[illegible]）。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掃有廟幹（[illegible]）。公又割隟地爲廣圃（[illegible]），時其采蔬，而常祀旨蓄之御備。捨己俸爲子錢，權其孳孺（[illegible]），而盥絡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騷，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宮與遊市同恥，是廢冠與髫，[illegible]鴻冠者（[illegible]），[illegible]人往往而雜沓而觀習[illegible]義於[illegible]者，知報於忠信，服縫胡者，不敢衣縫掖（莊子[illegible]縫掖儒服[illegible]）。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

冬十一月，諸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名從，字木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illegible]）。岐公諸[illegible]二帝（[illegible]），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illegible]），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形乎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illegible]），近年牧汝州，道[illegible]門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illegible]）。銘曰：

[illegible]亦有儒宮，軋於兵間，[illegible]，思樂泮水（[illegible]）。俾人郷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爾物，[illegible]子，入於門墻，如造[illegible]

賓客斂容拱手。曾有泮林，鳥革其音。○魯頌泮水：翩彼飛鴞，集於泮林，[illegible]我好音。詎崇學校，民悅其教，鐫於圭石，以志新廟。

李翺 字習之，趙郡人。德宗貞元中登進士第，授校書郎。憲宗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illegible]李逢吉出為廬州刺史。文宗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知制誥。卒謚文公。

論事疏

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議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illegible]之為何忠正之人而用之。臣以為察忠正之人甚有術焉，能盡言[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忠正之徒也。人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illegible]朋黨矣。夫皋禹稷[illegible]也，不[illegible]往來也，不為黨，皆[illegible]仁義[illegible]之日以為朋黨，[illegible]之矣，故[illegible]之剛

堪劉向謀退許史，[illegible]竟為邪臣所勝。○邪臣謂史[illegible]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難任之樂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宗[illegible]上官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屏姦佞

臣聞孔之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辯，進奸不知大體，不顧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之利則獻[illegible]之路[illegible]好[illegible]主[illegible]之[illegible]至[illegible]危也[illegible]雖堯舜[illegible]必不可

與而危事習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illegible]費無極[illegible]太宰嚭[illegible]王子蘭[illegible]王鳳[illegible]張禹[illegible]許敬宗[illegible]李義府[illegible]李林甫[illegible]人謂其口蜜腹劍盧杞[illegible]裴延齡[illegible]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抑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為窮奸佞之人亦自有為主之所欲皆順不逆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比對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日日雍蔽耳目一聽則通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所奸佞而不近[illegible]明

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illegible]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illegible]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有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

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遠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臣故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絕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illegible]李兼有日進裴肅[illegible]進奉[illegible]人自是獻[illegible]以為常矣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塡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若非太平之事

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憲宗元和十四年[illegible]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通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蓄兵可處每道宜罷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名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惡矣今之進獻[illegible]絕進奉[illegible]御史李[illegible]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不可也臣故曰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復性書

[illegible]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 [illegible]乾乾夕惕若厲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illegible] 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 孟子平旦之氣 旦晝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而違禽獸不遠矣 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 [illegible]人生[illegible]如白駒之[illegible]

[illegible]彭殤之年非壽也 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按翺復性書有三篇今錄[illegible]其言曰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illegible]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illegible]非不泉也[illegible]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眞德秀云[illegible]書二篇皆論寂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

經濟之文字 佳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中節可已未嘗以為可無也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四端正欲人擴而充之未嘗以為可滅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孟子因情之善而知性之本善蓋因其所發而知其本體也以為不可欲滅之可乎故程正公謂性為本情是也之謂也又饒喜怒有論雜一之學則謂覺者的其言使今於中不以⋯滅也不又公亦曰今夫鈞意復性之是滅情以復性則其情如何以滅此釋氏之說何為其可二不知習來蓋之言可以警學者哉

錄等

平賦書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四人即士農工商）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獨當其力、自古之所以

壤山丘墓門字初作下賦若蓋則當於之賦不乎也賦一人不乎者蓋以廿川民其者無法也民財者無藝之既無制民之又之去如欲之民不以其是則居貪奧民貪財其安能便為欲重所謂人爭知之欲之所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其害尤為警切

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豈亦之所聞所平濟錯哉著）（自受兵則不足故饑人攻）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可備饑桑柘奠）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言宋人有好大喜功之部）（爭以聚斂以聚斂為其前平章事故多人察）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其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今減古法壞井

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illegible]）[illegible]是以致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illegible]）[illegible]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上宰相書

（此宰相乃趙憬賈耽盧邁也）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怯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奔竄，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illegible]）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illegible]）[illegible]爲刺史，而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韓潮州直諫貶[illegible]責，諍而不得，（[illegible]）[illegible]道路之人咸曰：揭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按本傳[illegible]）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畧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房玄齡、杜如晦）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姚崇、宋璟）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見道不行，雖皐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爲賢者終不敢進，其心所爲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

行已之道爲學之方是書所累者之而其叙文章源流且幾處尤詳

矣、凡慮巳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巳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欲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自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巳、劉不能凡

竟爲積用讀書爲通觀然者屬綜

答進士朱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巳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

臣畟曰書文章以六經爲則取以諸子爲文本蓋繁由於不拘一格可謂博而核矣

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能自見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

臣士奇曰文以性靈獨至爲主乃翺於韓愈爲工者習之立論推本傳之根柢六經可謂崇經之士斯亦繼昌黎而起者

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揚雄著）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劉劭著）王氏中說、（王通著）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帝舜命龍之詞）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非難也。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李耳著道德經五千言）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爲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

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死守得我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蜚古飛字）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誰人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陴城上女牆）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弱弓之射…）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姒音似）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使彥昭守濮陽者乃平盧節度使李正己也按李正己□不起於建中二年六月死其子納秘之不發其喪八月發喪奉詔襲父位上不許濮陽本屬淄青節彥昭乃以歸天子也）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眾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完孝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常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

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曹娥上虞人其父盱[illegible]）獄吏呼門章女悲號（[illegible]）若思其兄作詩載馳（[illegible]）緹縈上書乃除肉刑（[illegible]）彼四女者或孝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而遂排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呂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田弘正（本名興[illegible]）

謝賜鈇鉞表

臣聞君臣父子是爲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爲子臣不爲臣殺赦莫可得容幽冥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illegible]）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illegible]）驅馳戎馬之郊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illegible]）天慈遠臨免其罪戾朝章薦及仍委旄旄（[illegible]）錫封壤於全衛列班榮於八座（[illegible]）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醜目知羞（[illegible]）低徊自懼是知功榮所著必候危亂之時徼倖之來却在清平之日猾逆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illegible]）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外撫軍士內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年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illegible]）之（[illegible]）扼亢擣虛（[illegible]）

逐段議論皆以兩意互發字字原隋氣韻之道上不率

算笑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愧此志陛下察之

呂溫字和叔[illegible]

功臣恕死議

昔衞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illegible]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illegible]獲昌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近代戡者因爲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盡刑者聖人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停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遊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大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幸勞怙寵姻强自

卧子陳子龍曰八議之典自古有之而不着之丹書鐵券者良有以也

負僭目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豈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行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累突憲綱或姦鋒將發覺過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幾得其敗消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爲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爲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姦道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大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遠者以罪死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得如狗盜庸如騶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暴生廉恥同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將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誓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勲全名紆衍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仰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爵從人事信賞必罰之典虧

[illegible]

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範物之制也。謹議。

張荊州畫贊 并序 [illegible]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 [illegible]，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寖廣，若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為公卻明。九齡 [illegible] 虎而冠之，不敢猛視 [illegible]。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啟幽薊之禍 [illegible]，祿山反 [illegible]，俾姦臣乘釁 [illegible]，以速致戎，詐成讒勝 [illegible]，聖不能保，殲我公袞，寘於佼服 [illegible]。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窮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懷荒政 [illegible]，

[illegible] 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為將要，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樂與羣下勵精致理，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濟，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而扶之，眾為蒔害，勤勞上欲，日與讒黨抗行於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歘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蹤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 [illegible]，雖脫離世務，而猶存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虛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拔，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其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縕道鍊，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浮以化 [illegible]，羊角中頹，摩天而下 [illegible]

也中書險也
論最致將也　無喜無懼亦如斯書嗚呼為臣微禍夙
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

論進奉書

臣聞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土山川林藪之所產殖賦稅之所成熟莫非王有則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illegible]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賦斂之數等第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征發因緣贓私[illegible]陛下亦了指之不存之地[illegible]後君之聽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資也臣雖愚敢知陛下上聖之資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府藏賜非務積藏如四逆不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illegible]由此而傷儉德而後心何[illegible]府本[illegible]終不若斂之大患也[illegible]

凡三大司農為官庫少府為[illegible]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illegible]何必囿之內府以開濫關[illegible]會[illegible]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之古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疵蠹全大體與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illegible]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屠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庭必沒於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與以振罷羸以代逋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所司如是則天下稍於人大伸於用矣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illegible]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illegible]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

至傳諸曰怪怪
汪洋不窮適足
之言文亦驗證
春麗驚耀天下

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illegible]）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illegible]）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illegible]）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illegible]）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本傳爲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憲宗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illegible]）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恥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illegible]）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向罷（[illegible]）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illegible]）宰相軍出觀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illegible]）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深（[illegible]）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懼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illegible]）以爲急病（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左傳曰禮也）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斂禁軍（[illegible]）帖旱羅縮倖臣之鋩（[illegible]）

[illegible]

再爲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

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

食。嫁娶喪葬。太傅。凡內外親交友無歸者。皆與家遺孤女而歸其家。平居雖寢食

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飧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

恐不完美。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舊唐書。愈與孟郊、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illegible] 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

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

拾遺李漢。漢亦爲愈門人。昌黎文集乃漢所編。集賢校理樊宗懿。

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今望絕孤。

痌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後於前。

擠義旁仁。[illegible] 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

亘年。亘長也。按我章書。經紀大壞。崟不時施。昌極後昆。

癔嘻未歸。奈知之悲。

舒元輿 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與李訓善。[illegible]

上論貢士書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

善矣。惟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

爲童子時。學禮者。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illegible] 以禮禮賓之。厥明 [illegible]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之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

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竊聞則

又學之。徧觀墳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

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

人言昔信之。謂宵質待問上國。問聘也。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必

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

察臣。臣得備下上貢士之數。[illegible] 到闕下月餘。

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

狀書。[illegible] 劇

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

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illegible]

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

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闈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闕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令甲（[illegible]）皆是偷折經語侮聖人之言者乃非其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難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爲陛下用臣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頼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政抵罪累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羣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浙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按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豊朝以臣寫書進士故曰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人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黜此爲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唐以詩賦取士詩有六義）試之時免自擔倚

廊廡之下，特設高榻重褥，火脂燭設，朝晡飲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浮氣全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發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瀝膂篤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廷臣自謂臣雖不敢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亦便辭巧佞，馳騖關從，引臣之力所不能也，耻不爲也。故濳以頌才下有可得之困，無奈不得引納龍而上，從跡巢由，以樂陛下昭熙之化，何在涓與泉石之決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李漢 [illegible]

[illegible]

韓愈文集序

汾州司馬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illegible]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𦯀，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illegible]幼孤，隨兄播遷韶嶺，[illegible]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illegible]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

删當世遂大拯頹風敎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
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之於
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
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
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illegible]十五聯句十一
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
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鰐魚文三表狀四十
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
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
於史書不在集中

歐陽詹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說繹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構也構成業義如農之耕田耨而弗穫將植而不實雖耕矣必講分其章節殺由是乎生典籍將肆以求明業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役吏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二月紀九公通其六經於予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防有於典籍而講之束修既行筵肆乃陳公執几北坐南面直講抗聲南面北面大司成司業皆於東小司成率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詣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鞶裳以從亦自其館發蹤雲來郎席鱗居搢弁如星逵森成群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義流長短錯乎作者之意吁乎作者之旨明俱於懸風落於天清泠岡延乎聽心冰鏡徹於下所疑未釋於心泉從而然到白可達官造者千後以歸於家皆尋髮得碧虛來實歸乎職在下庠太學有敎道不足訓須從從公惟始有終觀公之美敢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操衣者於左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八 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九目錄

唐

劉蕡

制策對

李德裕

討劉稹制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石雄詔意

賜王宰詔意

又賜王宰詔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宰相與李執方書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議禮法等大事

論維州事狀

丹扆六箴 并序

臣子論
忠諫論
近倖論

劉至謹明談經術所以是氣而中矣
要可以是[illegible]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劉蕡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舉進士第、終柳州司戶參軍、卒、昭宗時、贈左諫議大夫、

制策對 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不能討、文宗即位、思洗宦者恥、太和二年、引諸儒策之於廷、蕡對策極言其禍、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尚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諱、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轄有譏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

致堂胡寅曰裴度爲憲宗加承官御史以令律責何也奏罷宦三事爲一則此及之事以此[illegible]
[illegible]

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臣以爲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以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不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

[illegible]

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僭、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藏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蒙

博之不詳思之不致也

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漢書嚴尤三策[illegible] 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illegible]人爲、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illegible] 且俱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寵鑑、又何足爲陛下道哉。或有以賛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瞻、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illegible] 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illegible]聖人無爲而不宰、實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廟

其將焉何如也　黄不一試可觀　與致台不同芳　能及矣無知台　造士之役學無　大義畧皆先具　修析患務一持　如蕢考據經術　所宅藏害而成　氣力任事須其　以文〻生身以　無識〻者生　蕢余忠論唐人　賢〻良〻有〻宣　[illegible]宰克[illegible]書

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史記高帝贊言夏政忠其敝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故莫若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百偽滋熾之漸
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
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
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
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
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
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
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

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
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
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
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撥亂
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
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
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
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
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

伯學王應麟曰　唐宋胡之論其　博於今者有補　文公經子不載　道術學之策其　書於史者唯則　貫一為不在乎　科目得失也

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
正人春秋閽弒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不書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
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釁故之誠明
法度之端則法正言履正道杜褻狎之漸則居正位
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
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
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
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

帷幄臣恐曹節侯覽節覽宦官也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
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
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
無正也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
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
不得正其始春秋穀梁傳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
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
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

書者頁其顙于命也大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illegible]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於晉[illegible]）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與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諫（史記[illegible]）袁盎當車以抗辭（史記[illegible]）京房發憤以殞身（[illegible]）竇武不顧而畢命（後漢[illegible]）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祇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illegible]）夫上

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illegible]）易有失身害成之戒（[illegible]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非因釁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暇御便殿召當世賢材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撥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曾事之變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

宋心策速曰立國之與亡大當論多安危而先當論君之者有書善論治士少有能知新史謂專兵變婦學於動皇白神策密律專姑從言之而乙如纂兵蠻鎮以為爲安危言之可也而存亡之分情未及焉行明皇以備言惡要兵手室從謀之盜之悔貴宗見李林甫代宗情

理有根原錯曼德宗遂爲故事終唐之世東帝高其治者權數責對策試擊兵抵以歸於將帥王以文既已取之而不能使貴得用兵知其何益以歸於將也然則以其事考中募兵藩鎮不有能兵然兵國而亡唐者特中官將兵而亡一代所以又長及其諸侯之國有至七八百年者

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官、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弘恭石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流、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

皆以其雖可見亂而未可亡故也

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僖十九年、梁亡、穀梁傳、雨於周、沿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自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貴顯、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

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聞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

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冒聚斂之吏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賜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禮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黎獻無悲歎怨恨之心無不從而行無不爭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修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人不務修自身導之也則人教行而寧從君子欲人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流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

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各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時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僖公

二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僖公傳不雨者喜雨也一時而言不雨閔雨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illegible]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閔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

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

臣前所謂國廩罕畜本於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畜、一年不登而百姓饑。[illegible]公二十八年冬[illegible]之蓄乃發[illegible]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賑黎元、則廩畜不乏矣。

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審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較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利息矣。

臣前所謂刑憲得論於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

田子嘆子親曰書時壽兵者皆盜賊耳兵非天子之兵得非天子之得也而天子之兵之將則又以軍容監之槿泰主之兵故貴於山復言以兵柄歸於將也

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僖公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穀梁傳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宮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illegible]之南司宦官列局於元武門內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車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illegible]則櫜弓矢、有事以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勳[illegible]。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illegible]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

劉蕡因忠言讜論反覆數千言文章經濟兼而有之故能閎中而肆外以直言極諫取士而以直言極諫棄之唐所以不競也

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賊閭里。賊徂稽切又音伏害也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志，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緣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理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竊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

臣建敬白其鍵術餘之傳之說言其識略切當世之要務要關冒忌諱不顧利害尤能言人所難言向唐家以來對策之冠冕也

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升以爵古官爲一命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可或不敢爲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迺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

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遙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

理哉。是稱柔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illegible]理部郎中龐嚴見蕡對策以為過古晁董而[illegible]

[illegible]

李德裕

討劉稹制

裹屢東都[illegible]

德裕處分澤潞比[illegible]蔡功以示雜叙[illegible]謀明所謂[illegible]處實也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習之樂趙[illegible]家有舊勳、遷之韓縣[illegible]身為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悟頃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二面開壤、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illegible]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illegible]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illegible]招致死士、固護一方、迷於末年、已虧臣節[illegible]

失意不逞之徒、多投[illegible]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挾剛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覲之禮、隙劇為樂、魏豹姑務於絕河、漢王[illegible]大受亡命、妄作妖言、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中間劉廷潛圖不軌、謀動戎師、屢奏陰謀、頓首卿之可矜、豈梟獍之足察、厲乎沉痼、曾靡哀鳴、猶駐將蠱之魂、恣行邪僻之志、聞敢荷校、樹立孩童、中使挾

皆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轅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運翊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異漢任職受詔而刻無辭嚴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引道初無辭嚴之貝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內孤遷以卜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請行上下詔曰往年西羌叛惡兒樂壘人入夷人又首奮建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illegible]戰勢方酣再反魯陽之日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反三舍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左傳成公二年[illegible]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倒六十年之賜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必能禀奉役之指蹤肅成葛亮之心伐[illegible]吞汝二師朕方注懷元逵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鎮將列置在藩[illegible]先大將官待以招撫[illegible]

鑾輅巡遊金石烈於孔郡[illegible]績事煥於泂亭[illegible]實為可封之俗久為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成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將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旌殊功[illegible]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鄧至有言愛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因積能得士心人多致命化於商鞅敢猖狂及漢高仍之奔走向闕惟慕狗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殘延殊寵光顯介名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或寬死雪郾等舊校亦並甄錄仍委[illegible]茂元[illegible]各務進兵協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

焚燒廬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為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為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蕃維大臣，抗疏於外，耄儁侍老，昌言於朝，戒朕以列宗之法不可私，族刑賞之柄所以正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賜回鶻書意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隣好，累降帝姻，當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弘容納之意，罔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但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兌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寺，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靺鞨，西有散關，南有舊田，北有蕭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豈有假賜？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列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棄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於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親諭朕意。

賜回鶻可汗書

楊觀至，覽表，欲求糴食牛羊，糴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糴。下在緣中國以農為本，最貴耕牛，百姓所畜無多，富斷屠殺，羊則產於此土，不出中華，惟塞上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雖允來請。又所請束縛嗢沒斯送歸者，嗢沒斯比自投邊將，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冀保持，未嘗有交搆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使擾諸蕃，肆為

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固宜存撫儻徇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況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漢書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遫累烏厲溫敦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嬌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却令如舊

奉宣撰太和公主書（公主憲宗女也穆宗時嫁回鶻可汗至武宗會昌中回鶻離散其年公主來奔至漢將[illegible]遣之）

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艱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北望姑朝謁每致悲歎彼已殘破寂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旄必當流涕今劉屈既至破亡事已零絕因蕭條固難久處旃墻廬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豈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亦明必是懇鑑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illegible]）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孳回鶻託以私讎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

邊霸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辭若待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斂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諭彼將相使其知分更不狗非塞外那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請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賜石雄詔意（[illegible]）

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illegible]）得飛將於無雙（[illegible]）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尺一之詔仞無猜疑（[illegible]）盤丈八之矛（[illegible]）果能盡寇殄除勳績沃注于懷近聞從諫時（[illegible]）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魂兆於人今天策向殘已及成軍之候（[illegible]）能蹤建所必協渡江之諸（晉書羊祜傳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武帝因加王濬龍驤將軍率樓船伐吳遂定江南處皆出降阿童濬小字）舊史昭然實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頤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鍾會字士季鄧艾字士載司馬昭使鍾鄧伐蜀會屯兵劍閣艾從陰平道襲德陽下直抵蜀都蜀不能守遂降）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辨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自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夫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illegible]）

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illegible]）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illegible]）今卿為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貴持重報國在於不敗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將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遣

賜王宰詔意（[illegible]）以宰衆彼首勢不遂取澤州之擇詔切責

省所奏，差張公幹入澤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又焚燒晉絳廬舍，侵逼冀氏，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會昌[illegible]），下臨高平，危壁逼來，賊自知懼，方獻偽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宣十五年[illegible]）；朱師乞降，曾無面縛之效（[illegible]）。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羈縶。想卿忠憤，必志梟夷。況自去年以來，頻爲[illegible]，今又熒惑鎮輝，正臨天駟（[illegible]房爲[illegible]）。天象表[illegible]，不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熒惑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仰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食刑，亦知愛賓是卿之愛弟（[illegible]），朕以大義在卿，私懷豈無鑒原（[illegible]）。[illegible]劉稹名器，令削其封，適待使必附卿，且[illegible]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來此必有奇功，卿宜[illegible]襲歷下

之軍（[illegible]），李靖覆陰山之寇（[illegible]谷渾），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計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攜。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又賜王宰詔意

將師大略，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illegible]）。今賊在窮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況卿已得天井（[illegible]），遊刃其間，更何顧慮。關天井前後寨柵十餘所，以備衝衝，如此費兵，固須審力料賊，因所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扼捍，何暇更於諸路致軼。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偷世兵馬（[illegible]），起太原，自[illegible]至霍[illegible]五百餘里，賊已扼得[illegible]（[illegible]），其間纔路，並多數[illegible]皆備，竟不敢突，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illegible]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遲[illegible]，卿若更廣

目十有心支兵北蠻職卽以事明兵者又要穆方營寫工體卜撥戰傳之位責其初和伯義其知人等使當略可於一遭貴高人一等矣

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審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路遥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可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免戰鬭闕人今爲卿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没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殁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使各聞知並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二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宰相劉沔於天寶末後或盡入回鶻故九姓皆爲部九姓也其地云先姓已絕）頡于相公閣下緣名回鶻因遞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唐書貞觀二十年其國遣使入貢太宗爲幸靈武受其降款因以其地爲瀚海等六府列於內地是爲瀚海都督之州十八其酋領皆以爲刺史）

初封殖自我深恩回鶻今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黠戛斯所攻（黠戛斯一名紇扢斯又作紇吃斯）國已殘滅可汗率傷殘之衆席卷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散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國家得以撫之拯拔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邪單于亦以離亂請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漢宣帝甘露元年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三年來朝）既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遣家擁衛出塞救恤加恩況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與國合先請朝爲門陳賜從太和公主（穆宗長慶元年以太和公主下嫁回鶻）是帝室愛女太后所以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願便遣入覲卽帝不當歸何待彌可憐之意惟可汗之誠皆不顧可汗之心寒華夷之望則我之救恤無所愛惜乃卽毁邊城然後可汗若遂夾遁鄙如在木若遂遁之人無不驚笑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軍爲名（無）安禁未已黎庶久宜安定居秋稼疏疇不遑夜則人欲求之後對之情當務交懽

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
制，得只如可汗為紇扢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
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開在天涯，固宜
泣血枕戈，嘗膽思報，大雪冤恥。若論聞遇可汗忿怒
之心，合施於彼，今欲移此，冀行義逆志，中華天地神祇
豈容此事。詩云：而亦不止，柔亦不茹。[illegible] 回鶻以
紇扢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剛則吐矣；輕中華之弱，惟
務傷殘，可謂柔則茹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大雅
乃言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
謂

見輕。昔今敝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
中國結怨，內為紇扢斯所排，逐集烏從流，難遂轉，以
沙漠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
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illegible]
[illegible] 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
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
[illegible] 呼韓納用其策，竟
保安全。又戎子駒支所謂匪爲執政以其行哉觀數

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為。執政嘉之，遂
命即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於向，范宣子數戎子駒支 [illegible]
使不及，何惡能為 [illegible]
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今相公以雄才偉
略，匡弼可汗，既無秩訾之明，諫於事大，又無駒支之
辯，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興二國之禍，傳離羅
機，何以報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謂晚也。此二句本光武勞馮異語。儻自改
悔，實未為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
見示，不具。沔白。

為宰相與李執方書 [illegible]

何副使 [illegible]
賢因軍中變置，起於韓用，推爲國之誠，
動遵訓典，雖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遂此淪亡 [illegible]
今深可悼惜，制以監軍劉約貴安物情，軍府事令後
紀勾當。太於忠臣，而於私怀以聖上君臨，雖新景
化施王者之號令，臣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

易旋疑臣前後皆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憐其在安人以司徒之嘉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以河朔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雖於今日李師道兵籍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領貢賦等內監決皆待有司凖式攷覈乃授留務王承宗述乃知復奇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擢尚書以頳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効忠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謀其大計尚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爲忠謀早布嘉言勸於善誘遂其實效勿受旋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卯亦戌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擇忠信有才識人令充使下此伏希鑒悉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二日於延英殿陛下問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曾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覼縷而言覼縷委曲貌○覼音羅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也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趙盾隨會士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女叔侯叔向羊舌肸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詐誠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illegible]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初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云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illegible]

及其盛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殂尚浮虛使有虧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illegible]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illegible]子游譏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illegible]子罪宰我鑽燧爲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

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並掌國權競爲四豪爲擅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illegible]內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爲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朋黨爲貴四豪之門惟務[illegible]常以勢力相高今[illegible]欲以奔走權勢之徒[illegible]名列之中比方孔門[illegible]臣未知[illegible]則[illegible]不必與黨成[illegible]

[illegible]

欽欽相是態不可容退則專馬[illegible]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蕭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擲擲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假借事例而神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管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爲命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者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群情疑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衆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其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樂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如貞元元和之風復行今日

[illegible]

論維州事狀 [illegible]

右臣頃策先朝設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illegible] 望風疾臣、遂與廷言上聞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為郅支報仇、[illegible] 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一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illegible]

[illegible]

寔於蜀路 [illegible] 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以經略河湟、此城為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維堞高峻、臨衝難及、於靡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礧石、莫展公輸之巧、亦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歸地歸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遣探情偽、其悉怛謀等尋師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征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 [illegible] 牒、[illegible] 使刑 [illegible] 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illegible] 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見此有莫大之利、為恢復之機、所以亟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頒賜朝廷、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illegible] 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

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士馬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壘。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辭。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吉甫蕃中……），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周文收送鄧叔，簡冊致貶。況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曆聖之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稽塞之誠。臣實痛悉怛謀等舉誠向化，解辮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不賞庶其之功（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翻以忠愛徒爲仇讐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避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誓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丹扆六箴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且列於後。仰塵睿鑒，伏積兢惶。

宵衣箴：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惜。

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王充論衡：光武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illegible]遠詣闕下而復拘以禁，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無俾姜后，獨去簪珥。（[illegible]）彤管記言，克念前志。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武帝見[illegible]不冠不見[illegible]）楊阜慨然，亦譏縹紈。（魏太祖[illegible]楊阜[illegible]）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illegible]。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驥，鑾輅徐驅，馬用千里。（漢文帝[illegible]千里馬）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晉武帝[illegible]太醫[illegible]）

[illegible]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流湎，棄白浮鐘（[illegible]）魏叡侈汰，凌霄作宮（[illegible]）忠雖不忤，善亦貿以規為瑱（[illegible]）是謂塞聰。遠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illegible]邃匿不能[illegible]之[illegible]道[illegible]成[illegible]知[illegible]照奸[illegible]情[illegible]於百代之後。

乃留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于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illegible]）柘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illegible]），斯可戒懼。（[illegible]）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illegible]者蹈其志，不[illegible]外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極異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脫而[illegible]名節者理亂皆可以任。[illegible]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中必不能忘公理，遇難亦不能捐軀[illegible]可以類[illegible]廷[illegible]名教，如宗[illegible]劉[illegible]睦[illegible]休[illegible]鄭[illegible]人[illegible]賢也。然世亦有

[illegible]

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illegible] 郭代公震、[illegible] 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肅宗內難、[illegible] 一心保護肅宗、雖遭危機、竟全臣節、[illegible] 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illegible]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拒諫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深拒諫者、恐不能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何獻[illegible]其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

[illegible]

不欲人諫己、人臣忠諫亦有二、一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illegible] 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illegible] 白馬令言帝欲不諦、[illegible] 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惟英主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何、因及[illegible]王衛尉之言、[illegible] 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杜佑[illegible] [illegible] 天后嘗問曰、[illegible] 今猶在

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合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寵靈之士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籥撾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

石顯所以得竊政矣雖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倖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狎宮中之衆外有姚崇盧懷慎蘇頲宋璟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堯舜之名六合晏然天下富庶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新唐書陳子昂[illegible]云[illegible]出其後[illegible]古奏漢所未有[illegible]去遠矣[illegible]競[illegible]業[illegible]鼎[illegible]禮[illegible]文[illegible]多古莫[illegible]當以[illegible]井其子[illegible]論定如此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九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目錄

唐
杜牧
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燕將傳
鄭亞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孫樵
復佛寺奏
書何易于
書褒城驛
孫氏西齋錄
李商隱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羅隱

上招討宋將軍書
陸龜蒙
復友生論文書
皮日休
請孟子爲學科書
請韓文公配饗書
沈顔
象刑解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

御選

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杜牧

字牧之京兆人太和中進士又舉賢良方正官至中書舍人

罪言

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

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俗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衰，獨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強大，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鷙，可使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甽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混澒迴轉，顛倒橫斜，未嘗

王志堅曰朱全忠有事魏則必先結羅紹威得魏而天下莫能與抗者唐莊宗用兵累年不能大勝得魏而取河北青當時大勢在魏可知已牧之此論已預見得

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

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

四

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儕，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餧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矣；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四十員，屯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位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戎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上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蹂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教消側，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武夫奏章曰……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言其疾也），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

瓊山丘濬曰府兵之制[illegible]無事時耕於野[illegible]在農務[illegible]以時而已若[illegible]出有事則命[illegible]出征事節而還[illegible]散於府[illegible]朝故士不[illegible]而將帥無擁兵之重[illegible]以[illegible]社稷[illegible]之原也[illegible]長[illegible]遠[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後[illegible]至[illegible]生其於祖宗之法則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切慎重焉

丘濬曰唐初府兵之制最爲得策一變而爲彍騎再變而爲召募遂成[illegible]之患[illegible]切言之

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謂將七國及祿山僕固懷恩是也）居內則篡（莽卓曹馬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焦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皆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算戶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擊也）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溺齊人乾耗（[illegible]）殆盡風俗淫窮家燕（[illegible]）教化恩澤擁抑不下水旱災沴被及牛馬嗚呼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曰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築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鉗亂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瓊山丘濬曰唐府兵既廢[illegible]鎮[illegible]也[illegible]所兵[illegible]命者十二二耳以論[illegible]時[illegible]地行也未之不可及也[illegible]後文字[illegible]可兼也

戰論

兵非忌也殺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得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强果於戰耕名城堅壘㟼嶭相貫（㟼嶭山高大貌㟼音額嶭音蘖）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緣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賦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

正與同論河北之勢甚爲騁外盡然意　所備之形異耳矣

屯夥乎膻腺微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
劃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
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
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
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
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
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
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

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
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
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
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
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
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
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
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
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

風規峻遠今天 [illegible]

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
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鏜然將陣殷
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偃月魚麗皆陣
名）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
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將天子
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
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
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祭厚恩與人休息
未幾而燕趙甚亂（是年王庭湊反以成德朱克融反盧龍史憲誠逐殺田布以魏博叛）

由是再（夫河北五）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
不暇社稷且為顧遣節度使將諸道兵與廖復焉能（人羣大敗於真定身軍營要其壘飭）
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
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
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
夫非偶而已

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
過束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

森山嶽比肩日排畫褪之大談皆必至之則文字嚴緊數於張之處

見士子下□者性材以混錯亂者諸侯廣兵之蝕唆爲干事之機不知見可知難亦有兵時居以天下全力發成河北諸鎮□□民有文忌之地也

使叛臣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黛鎖，角奔為寇，何哲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次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貪以法，故於是乎闒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上用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筆力陡健似戰國策中文字

燕將傳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冋關，死禍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之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

臣[illegible]以國
策敘事[illegible]
中變體[illegible]
勁[illegible]更
欲自成一家

王承宗也魏救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
臣[illegible]討田悅不克又[illegible]將又復蹉跌可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
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
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矣沮者斬忠時
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
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相臣
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
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
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
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使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
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
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
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
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
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
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當遺魏一城魏
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

西得以爲臣[illegible]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
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
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
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
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
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
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救命忠
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
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

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
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
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
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
必爲備一且視趙不救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
人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
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
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
趙爭怨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

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魏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illegible]）（[illegible]）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必合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

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建中德宗年號）朱泚稱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齊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據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驍將爲騎鼎力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縶五十甲萬從卧褥褰身如大豚忽在檻車季安死僨件未收

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圍三石之弩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軍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萬鈐劍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illegible]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illegible]師道）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紬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業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敢星併倡顛戲之臣（[illegible]）類遊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

兵驍騎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因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灌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過於馮翊鄜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鄭亞（字子[illegible]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又以書判拔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

序

綸綍之興，（[illegible]）載籍之始，虞夏之際，一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備徂升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緜邈，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漢興，當秦焚書之後，儒

數所上宗詠曰近日應制全書不觀氣味[illegible]生實發一隅喜之即付其為者縱能使敘議論自成佳篇不知與其人其書何所取也字句古人[illegible]類似

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詔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蓋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微寖長，下至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草昧，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其才（燕公張說、許公蘇頲）角立於玄宗之朝，常（常袞、楊綰）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命運，雄圖赫奕，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宰相李吉甫，德裕之父）翊

[illegible]

翊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李錡）定蜀（劉闢），[illegible]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畢諸侯，圖淮蔡（吳少陽），少料齊（李師道），外定內理，頌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德裕），長慶中事惠皇（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illegible]）。昭肅皇帝（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厥神度。每形辭奏，罷則承天，降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六百四十五年生聖女，後王氏以為元后）神井之瑞，贊纂樞懷日之慶（[illegible]）皇后（夢日入懷），遂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晉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湟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僾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登崖日角，觸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

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態變怙眾強
梁嚴之以小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慢然不
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贊宸斷偏師
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兇黨披抉腥膻
解離遁其名王（[illegible]）復我貴主（太和公主至京改封安定大長公主）
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搶
衛榛棘襲世未平至是遣驍帥仲武（張仲武[illegible]）掃除妖
孽滅獲仇讎（仲武命裨將石公緒等[illegible]遣[illegible]門將軍等四十九人[illegible]）奉揚威神乃底康
（[illegible]）

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
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噏神祇吐納嵩華當
書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成諸侯
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
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從諫之姪[illegible]）因隔河之險恃甲
兵之眾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說天聽帝
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稹耳在喪不聞利父
（[illegible]）雄渠受戮祇以拒君（[illegible]）

王[illegible]況明皇舊宮（明皇先是兼幽州節度[illegible]開元十[illegible]以故第為飛龍宮後又改啓聖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
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公心無疑群疑乃定
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
山勁卒是為屏翰實資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
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illegible]）嚴
立刑賞以勸戒之（[illegible]）魏侯鎮侯（[illegible]）王
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滏水之上游獲茲渠魁
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illegible]）餘兇（[illegible]）

（[illegible]）
旗石也（[illegible]）盜晉陽之倉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
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蚋宥迴者雷同
公又揚銹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illegible]）是玄
祖勤商之邑（[illegible]）后稷造周之所所以存堂構
斯在苟虧策當不讎仇讎則是獎稱兵逆主之風（[illegible]）
（[illegible]）長昌甄射親之俗

冒頓從其父騶于(頭曼獵以殺頭曼) 詩稱築室于道(小雅小旻篇) 書聞疑謀
勿成(書大禹謨) 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群議運籌制勝舉無
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
之圍棊尚切(謝安見子姪度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圍棊了無喜色) 曹參之飲酒
方酣(參爲相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客欲有言輒飲之醉) 果有軍書飛聞戎捷砥
礪□鉞(父黃鉞武王左杖) 水淬鄴刀(考工記鄴之刀) 萬里來袁紹之頭
顱(三國志注袁尚與熙謀欲擊公孫康康伏兵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 已(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 然則此書乃熙尚非紹也說誤) 二冢葬蚩尤之
肩髀(皇覽蚩尤冢在山陽郡鉅野 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歡聲雖震

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
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王黜之制平沂陽之赦宥
英可汗(會昌五年黠戛斯可汗爲宗女降故以可汗) 獻琛輸賛越自絕域
通於本朝文異伯上之禱呼韓鹿蠡之師(鹿蠡漢書作谷蠡單)
于之弟谷蠡王(公音鹿蠡音離) 或執玉而朝靈國或解辮而拜甘
泉(宮甘泉) 竝垂於冊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論回鶻之
命五歐黠戛斯之書四(黠戛斯之先貞觀時授堅昆都督德裕書云堅者不朽之名昆)
者有後之稱(今其使) 以堅昆爲國云云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
固將偃仰黃石之符(黃石公兵符) 傲睨鬼籍之籙(鬼谷子書) 開

之者可以祛弊職得之者可以彊邦國每牙管既拔
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
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
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名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
章達於旒扆嘗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
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誦於後庭(漢王褒爲洞簫賦令後宮貴人皆
誦讀之) 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武帝讀子虛賦善之曰朕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哉) 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肇公常仍以天子之
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

虜興北伐之詩(擊回鶻) 四年詠獲童(討劉稹也) 詠東征之歌
而又伐摩尼之寺(會昌中於數處摩尼寺之類皆毀) 壞浮圖之俗(會昌毀
皆歸俗) 偃兵返旗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于武公乃
觀東序之圖按河崑之牒錯舒名實藻繹文采類於
上帝爲神宗(神宗見書大禹謨) 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
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
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公玉帶有明堂圖) 考
肆覲之禮於梁生(梁□明堂儀) 叩封禪之書於
犬子(司馬相如小名犬子相如未死爲一卷書言封禪事使人所忠上之) 爲壽皇王之

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黃帝鑄鼎荊山下鼎既成乃上仙禹書就掩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然猶進先嘗之藥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獻高手之醫藏周曰請代之書武王有疾周公祝告先王請以身代藏其書金縢之匱追漢宣易名之美會昌元年諸臣請以憲宗爲不祧之廟如漢宣帝尊武帝爲世宗故事表五十不上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制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惕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陵脩撰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敍焉按文粹文苑英華並載此篇爲鄭亞作及考李商隱集爲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今程安陽公作亦見英華與此語多相同榮陽公即亞是時亞爲桂管觀察使疑亞屬商隱爲之而亞又自定也

本論義相發明

孫樵字可之大中九年登第累官職方郎中

復佛寺奏宣宗即位詔天下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復之僧尼皆復其舊樵乃上奏

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豐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繒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群髡矣武皇帝一旦驅天下群髡悉歸乎民是將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群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群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東都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

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兇將何以躋開元太平事邪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兇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兩稅筦加算矣天下老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

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庸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即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兇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也臣樵昧死以言中書門下奏言崇奉釋氏恐財力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從之

唐書易于傳全作此文盡不詳其於叔書何以褒揚亦至公何傳也

困學王應麟曰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與人書何易于[illegible]嘗何[illegible]使古[illegible]嚴律史[illegible]治尚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

民乎命吏劃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劃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思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皦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政縣州羅江令其治視

前幅以上言貢賦 後幅以下言不[illegible] 此文數變化起結之法

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二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因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書褒城驛

（褒城驛今屬漢中[illegible]）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所，則離散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illegible]）以褒城控二節度治

[illegible]

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

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負驛邪剗更代之隙黠吏
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
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壁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
吒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撮其繁切者
獨可以示懲勸者鄉其叢冗秃屑不足以警訓者自
爲十八通著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
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

善長蕩戮兒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僁則
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彷愛義
失教也太宗有大功當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卒有六月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志諛贊慝懲殺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儀鑒謀不奪高宗不改立武氏爲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氏已廢
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
疑於禘祼也高宗崩武后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立爲后故特以天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祼
條高后擅改之年下繫中宗者何叢邑闕位不
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係天后年號及行事

繫於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改名諱崔察戢殺中書令裴者何裴名炎武宗顧
讒諛梯亂箠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屢曰天后歸政察受崔嵩之誥以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殺裴故書以察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
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咈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
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稱天下殺者何
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
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
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
怠夫瑞示戒志濔謂災異示戒志濔謂言志滿也尚德必書賤戶

位則黜貴皆所以技邪令正俾涯大義操實眞例以
示懲勸嗚呼宰相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
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
者不能抒忠骨於枯墳鬱鞠魂於泉下磨毫潰札叢
闕飽啖豈國家任史官意邪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
錫傳云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擢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王茂元濮陽人憲宗時劉稹爲昭義節度使書郎

唐通州書文之以
姿態勝者

（牡至昌恩節度使封賞陽郡帳收陳府將圖澤節度使從諫卒大將郭誼等匿不發喪旋具狀請稹領軍務降詔李德裕篇吩亦復表歸訴以聽朝旨稹竟叛及元與先謀者移檄捉之）

足下前以歸所命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辯擇禍莫若重擇福莫若輕一去不返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嘗嗜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為藩后（某父從諫以節度使檢校司空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加太子太師兼元同尉馬藩鎮）昔者與國今則觀歸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貝纏聯徒衣莫陳乃聽後生遂亦先訓還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教之忠將覆藥書之旅（先教藥書者官以太夫先教以遺旅謂敗於秋人欲為殺之旅事族不聽以忠見稱長先勢成節穀之為樂書劉從諫子人欲為之全宗以向己報其家遠族比言劉不可其割劉啓之將以宗也）此僕隸之所共痛兒女之所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接旗誓眾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赴未窮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東身之策昔先太尉相公

常脂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雖孤悟從諫之父當為[illegible]節度使李師古牙門將師古死又事其弟師道師道遂悖逆憲宗討之悟將兵北襲反攻其師道以降擢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下）居輝之西為國之屏弃代之際人情祜然十五年（務[illegible]為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子從諫襲父事）太師相公以早副戎牙久從征旅（從諫先以金吾衛大將軍克昭義節度副大使）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敬宗授從諫昭義節度使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納職貢賦十五餘年於我唐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纔加壯室之年奄有壞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益將顯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需為喜恩之重俾之還朝以聽後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儕所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吉秦（實誼[illegible]晉人[illegible]夢之下林父[illegible]夫[illegible]其言之安）巢幕曰安（季札謂孫[illegible]之巢於幕上）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齚舌竊於使者行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孰事之論當以趙氏鄭子（趙氏謂[illegible]盾也節度使丁士良[illegible]子[illegible]八）魏氏藩侯（魏氏謂[illegible]也節度使）

徐乾學曰：處以學力者以論勢，公以變態從理，繩其僭竊，宗闡說而以理，此篇爲標矯。

（僕王庭湊、子李寶臣、）欲以邀巡希恩顧望誤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舉其華而尋其實，願爲足下一二而陳之。昔趙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承宗爲士真嫡長子，季安母嘉誠公主介爲己子，寵冠諸兄。）於其人也，職則劇戎（承宗先以營中大夫爲副大使，季安數奏爲節度使，以右金吾衛曹參軍爲副使。）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劇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其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爲繼代棨

賢之美，（從諫爲吾 與趙魏同）事，施之於足下，則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吳王濞曰：寡人之錢天下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爲牆藩，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猛羊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己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主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鬭，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昔龍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

王士奇曰：披抉情事，幽隱畢出，層折反覆，不傷於冗，詞嚴義正，益見其學。義山駢體，縱出之外而疏暢爲各如斯文者，尤不易得也。

哉。（吳季札過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諸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先是衛獻公爲孫文子所攻，奔齊，十有二年乃復，故曰孰救渡河之敗。）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齊蔡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惡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關者不能爲謀，明者倒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司徒尚背齊之密戚（太尉謂從諫父劉悟，在李師道幕爲牙將，李師古妻以從妹。李司徒，李同己之從父兄也。）楊太保與蘇肇給事察之懿親，（謂楊元卿與吳少誠之從事，少誠死，又事少陽爲御史裏行；蘇肇爲少陽之節度判官。）

也。竝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至，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王巳于李師道被擒，不爲議宗，郭是內割元宣圍兵使營，校戶部尚書。劉悟反正事見前。）送款輸忠以入（元卿爲吳元濟齊奏入朝，盡以賊計輸朝廷，事覺，元濟殺元卿妻子，以蘇肇營救元卿，并殺之。元卿仕至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通，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以足下大未倖齊蹇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帝王世紀：炎帝時夙沙氏叛，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彭寵之奚執寵

以戮光武於之爲不義使文討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介何遽背李抱真相圖抱真澤潞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於魏郊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滔人大死不敢哭于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顯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甄功盧從史爲昭義節度副大使丁父憂獻計誅王承宗於是奪服復領澤潞[illegible]與承宗爲[illegible]節度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從史又陰與承宗通書告兵未得進討未就而人神

共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爲萬夫之長擒一卒之手驪龍北闕弃尸南荒憲宗陰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執從史送京師貶驩州賜死而鑒之人猶老者捫胸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即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恃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成名興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

對案忘餐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擧將軍之令然而經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違者已有乖異之說橫議者興與悖惡之歎李德裕素惡從諫之爲人不欲其子代將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又足下昔李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貴先太師之浮議彰聯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啟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illegible]邊之士見鄉黨之人邪

又計足下何日之前遊衆爲慮今茲追收罷有後難以下[illegible]立盧從兵之役更加累遣則月俟[illegible]不承此左右者不明而存詞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封革常侍重賞之輩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効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李[illegible]吳[illegible]之卒[illegible]將節度[illegible]爲李[illegible]刺史[illegible]賊[illegible]以昔招之求質遂[illegible]役[illegible]節度使不能吞數賊徒實繁豈有藉兩代之餘資弃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

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
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旗以歸洛師秉象笏而覲
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適身無爲蹀道所資使作他
人之福倘尚淹歸欸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
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
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干者
動以千羣猱驪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
則日月能駐拘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
灌魏趙邢邵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中原之

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
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孱抗百道
之奇兵此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
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
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飆易扇此際必當驚地
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公孫瓚作高樓千計袁紹爲地道突壞其樓壝
遣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
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於樓上喪貝躋陵飛走之
期既絕易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注震來則危喪其資貨亡其所處雖復
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叢不過七日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可馬懿既執王

氣怒胥流涌地下寸
自然八寸

庚凌自知不免誠素而守以探藍慝愆幽之遙自殺自然慫下平生盡忘舊愛
帳中親信即起他謀廡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笑
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單車申扑素惟鑒
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窮察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
令畏威之易亦以古日躍茲坦途勿使劉氏之魂勿
汚燕人之俗封帛喻狀含毫瀝酸延望還章用以上
表成敗之舉慎推倒之不宜河朔三鎮節度使王茂
元頓首稹不能用劉從諫佐鎮官令臣留之盧先入鎮之師西面進攻朝命斬稹傳首京師

羅隱

上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城肆毒而東南一皆爲之梏
托其後果卒以狼山拔則東西圍之筋力殆矣
一年浙西很山鎮遏使王郢作亂俘蔽寰宇八
泛江入海寇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自爾天
于不運困百姓由是官未實辭諸葛夾
魏率百餘人自時浙
累遷及此防禦使㑹安文佑皆自盜而拜朝序也所

巳熟學因事手分剖條縷發撰其叢恚熱歛推可不斷詠。衣擁襟經證篇之郭竊直養職壯人心目

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濟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羅劫葭葉人爲兵人刻於面據皆斷竹尖而從之前以言表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交突我盧壽焯剝我梁宋乾符三年仙芝出攻郟城陽武攻鄭州又寇汝州鄧州天子以幾亂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踐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

而將軍朱軺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時鄭畋上言仙芝眾皆五六十萬寇數千里宋威衰老殊無進取之意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潰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戮其族而籍其有且二賊齧蘄春嚙潁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輩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

穿貫東說以約理極擬從對部中道中東故絕無擬夔影響之語

滌毒不解殺傷驅掠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之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字藥師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敗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上位鞭撻餓羸以愚麾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摧殘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踰韓之醫

陸龜蒙 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以高士召不至及拜左拾遺詔方下卒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其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萬舞之總名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丏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

旦笑曰班固漢書以六經爲六藝此謂六籍內兼經史左氏編亦稱左史豈始於班馬哉

之聲節槩則傳之爲誰會則序之値巾罍則銘之箴散聲遞興所避諱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甚苟濮濮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一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

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論語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何名出於戴聖耶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杜預始作春秋經傳集解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

[illegible]

亦當作緯聲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按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也之名已久名已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緯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皮日休字襲美隱鹿門山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

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卓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昌歜菖蒲葅也

（呂覽文王嗜昌歜，孔子聞而服之。）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昌黎衛道之[illegible]，此書[illegible]揭字當不[illegible]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

皮日休以表彰昌黎[illegible]

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隋王通，字仲淹，龍門人，教授河汾，門人私謚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

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得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一十賢者（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

[illegible]

賢之列則未聞予與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繇夫是也

[illegible]

象刑解

唐虞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苗民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二等及秦漢皆大用肉刑鑽鑿鞭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刑之殺之扑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illegible]人髽[illegible]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爲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刑之殺之扑之而不爲畏也凡民之心知愧其行爲而不知戒其事嗟今愧而恥之

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皆絕刑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象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所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深遠深得其理故也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一目錄

五代

後唐莊宗

冊封吳越國文

李繼岌

伐蜀檄

李嚴

聘蜀笏記

周世宗

賜南唐主李景書

又賜南唐主李景書

伐江南詔

王朴

平邊策

南唐主李昪

舉用儒吏詔

論廷臣勿言用兵勅

南唐主李景

災異詔

答留守周宗乞罷鎮詔

張義方

上南唐烈祖疏

江文蔚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

歐陽廣

論邊鎬必敗書

潘佑

代南唐主與南漢劉鋹書

馬涓

諫蜀主興兵旅疏

李貞迎

諫擊毬疏

田淳

言朝政得失疏

吳越王錢鏐

杭州羅城記

丁思覲

諫楚王馬希範書

此聯有同德足以張藩之候

此處四典助語行須務貴佳在於整處俱見風格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一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五代

朱溫篡唐爲後梁李存勗滅梁爲後唐石敬瑭叛後唐爲晉劉知遠自立爲後漢郭威自立爲周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共五十七年是爲五代

後唐莊宗

諱存勗晉王李克用之子爲唐後伐滅朱氏遂即帝位

冊封吳越國文

同光三年命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錢鏐金印玉冊仍賜紅袍御服一副及衣冠劍履等

王者惠濟黎元輯寧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啓周公之土宇裂漢祖之膏腴者錄彼茂勳寘之異數登進賢哲焜燿事功也惟爾錢鏐氣海靈源承天峻嶽以英風彰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舉之徒盛推韜畧遂著襲封之績高步藩維挺魚鯤鳥鳳之姿宋玉對楚王問曰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擁岸虎水龍之衆晉書孫恩時童謠云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居方面任將五十年鏐自二十四歲爲偏將破王郢至此年七十四歲矣宣導休聲攘除兇醜鏐破王郢次敗黃巢次斬劉漢宏次討薛朗次擒徐約次抑孫儒次滅董昌

摧堅奮銳鄙許東岡圍之謀（左傳鄭伯入許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東偏曰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阜俗頒條廣覽北安居之頌環堑

浙江之要雲滋屋純之墟闢籍敦詩位崇元帥前茅

後勁名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在三之節佇立靡移

於風雨義行投俗於津塗教珍則罔顧險難爲帥則

常歸宰府（天祐一年鏐遣錢鏵貢方物又進萬壽節禮甚厚是年獻孔雀二又進王冊貢重于草壽龍鳳紗敲錦）振英謨而端右弼鍾舊號而異列藩可謂

職貢不乏梯航時至襲敷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綽

奬爰示褒章今遣某官（某某某某）持節備禮所土苴茅。

冊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地盡數圻賦過千乘畢守閩

閩之境執圖勾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榮秩

（漢書□□傳球等俱加食邑）土疆瀕海方輪豈限於魚鹽貢盛富

強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慎厥終始

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協予一人汝嘉

（詩書既崇左右職具於冊命矧爵儀既承旨聞伏受鏐厚賂遂尺下冊非禮也）

李繼岌（唐莊宗李存勗之子封魏王）

伐蜀檄（後唐同光三年莊宗命繼岌及郭崇韜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副兄東北面行營招討使李紹琛等伐蜀因傳此檄出師七十日蜀平行出降）

體本縝密而氣俊。

數山于帷行以乜古創業之君望夜以肉寡光徐却其國大未窮奢極欲虐帶萬端以異之年兩以其也陳貪之李無休論大前蜀王行以一州之地但僅富大張唐李煜以一隅之安家怠江一每可謂鶴鍋之一枝竊萬之四隅矣而兵服食恩長存笑於色宵衣攤華由能以義有一統

益闓揆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爲福聖人垂

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

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唐僖宗時黃巢入寇帝幸蜀田令孜翊）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皆內稟忠貞外

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關羽張飛皆萬人敵劉先主資之以取蜀）文傳揚

馬之風（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迎大駕以劬勞戮合諸軍而定

閩輔忠義貫乎日月勳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

傳諗不幸鄙龍忽去蛇豕薦生逐此匪人（楚人謂陳敬瑄田令孜）

敢據斯重地蜀主先父（謂衍之父王建也）由身陳許據衆巴

蜀（建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節度使陳敬瑄守亮忌之不能制建遂有蜀爲之患）據王室之顛

遷（光化乃爲劍南節度使天復四年又全忠遷帝洛陽）保邊隅而自大

建既據蜀復殺韋昭度（建殺韋昭度變蔡鳴照）宗帝方茲播越正

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露綰紅旗碧幢之蓋乘風

池雞樹之榮（建爲節度使王宗佶請建稱帝事後進加司徒封）

羅扇指中書省謂平章也狂兒逐山嶽展橫行之志鴞梟由穴曾

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

集群兇（天復四年建與李茂貞結爲婚姻）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

節及坤維析絕翻爲僭僞之謀（天復七年梁篡唐建遂稱帝）烈士

之土宇曰下六[illegible]乎軍不下攻爲成兩可敗矣也以斷者易也泰[illegible]而八更發息史一見氣上出竹如討蜀落安得不已

蜀之撫膺憤夫見之攘臂洎茲狂孺益奮殘妖謂蜀主衍惑閹豎握權勛賢結舌閹豎宦文扆宋光嗣等也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謂徐延瓊韓昭王承休王宗弼顧在珣等內溼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多以韓昭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蜀中百司無不遷歷亦又至事矣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唐遣李嚴以馬市珍玩錦繡蜀悉以瑕惡者與之謂之入草物唐主怒曰物豈歸中國入草人乎將未光復上言嚴歷有患嗟我國家之意遣將練兵屯戍以待乃以光祿克武德軍節度使王宗壽等屯洋利數頗橫拒轍之臂譬若螳螂當臂以拒專擬舉投羅之翼譬鳥已投羅而思舉翼我皇帝仰膺玄識再造皇圖謂莊宗滅梁興唐也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

正惟茲蜀土敢阻朝風速賓廚伽養之恩比屋困頻苛之政毋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矗如山刷騎車則迅若雷奔震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狠兵赴死我則無虞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近封巡不早迴翔終同殲滅故令曉示貴在保全王師諸軍皆降於蜀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唐莊宗爲客省使使於蜀歸言王衍可取之狀唐遂發兵滅蜀

聘蜀物記嚴至蜀爲鄉導唐興復功之盛用作聘見物記

溫陽成蜑使臣之義應前辭亦惟務

水窗劉友益曰李嚴省使李嚴如蜀者一以萬宦人之拙一以爲亡蜀之間耳若夫李嚴能言蜀主之失而不能知唐主之失則亦可謂明於知彼而昧於知已者矣

伏自朱溫肆逆遷屬昭宗二年痛別於西秦天復元年宦者韓全誨以挾宿衛兵劫天子奔於鳳翔一旦遽遷於東洛天祐元年朱溫迫遷天子於洛陽誅殘南北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俟嗣襄張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迥發心雖獨燃塢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幾過汾水縛王彥章於馬前彥章嘗與保守鄆夏爲太原將擒之彥章傷重被擒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李嗣源至汴朱友貞自殺

劍鋒未匣掄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士梁段凝以兵降唐因倚人然於鄆唐莊宗寵之賜姓名曰李紹欽趙巖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友貞死於樓上巖奔溫韜韜斬其首以獻段凝奏族之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務於八日唐兵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岐王李茂貞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兩浙稱臣吳越錢鏐遣使貢獻求玉冊淮南陳附拜之儀吳王楊溥使司農卿盧蘋來賀回紇備朝天之禮同光二年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甫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兕方議除殄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

彰貢奉之情以備四時之氣

帝祚中興孽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晉蜀之歡晉皇適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則叨承玄造獲奉皇華載馳得兩於天顏懷汗不任於地蹐

周世宗 本姓柴氏名榮邢州堯山人周太祖聖穆皇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長太祖家遂以爲子太祖無嗣遂即位帝英武雄傑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在位六年崩

賜南唐主李景書 顯德五年世宗復伐江南江南主大懼遣鍾謨獻江北十有四州地世宗乃許班師而賜之以書

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服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蓋發明正旬能使聞者慨然

致堂胡氏曰南唐欲與中原和結與丹爲援又寧可貢累家產越敏爲之出師粟國如此歟仄存得乎

又賜南唐主李景書 唐元宗既獻江北地受盟於周自以在位日久雖於降號厭遣鍾謨等奉表貢方物請傳位於弘冀俾爲大國附庸周世宗答以璽書力止之元宗乃已

義指淵亭不爲迫促

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覩來章備形誇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愛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詞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涼惟英敏必照誠懷

伐江南詔

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 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晉遣其將李承裕迎之與晉將馬全節等戰於安陸南 守貞之叛河中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南唐 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爲陵兖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句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王朴 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使兄外事征伐攻取

中一段議論乃宋之所以救弊於今之所以取勝也策士既善文亦復佳

取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皆朴一人之力爲己。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平邊策 世宗初即位，朴遷比部郎中，因獻平邊之策。世宗奇之，遷左諫議大夫，充端明學士。

唐失道而失吳（闕）、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楊吳專於後唐天成二年，晉遣攻元冥孟知祥於清泰元年，晉遣攻元稱後漢幽、并乘其間而

身之朝三公朴先事上於後藩並爲臣何刑亦有素參升發楊漢曰五代人材王朴爲冠其爭處叢攻取先後宗與之初必平山東挽定河東次第不雖易也如事征是句信史台其論星晝宋之成天也於易也其論學律實作大歲樂才德易也亦言有曰候民與此民之心

據其地。石晉時以幽州與契丹並爲北虜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

同是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於知道矣王者之世而有若人耶

直是數曰史書周世宗親覽兆治令近臣兼爲文難高白不易論及府遺梁王朴所獻獨得當時要領

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

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南唐主李昇 字正倫，徐州人。楊行密養爲子，後以與徐温，乃姓徐，氏名知誥。即位後，乃復姓李，氏廟號烈祖。

舉用儒吏詔 將四方鼓起，武人用事，烈祖昇元六年冬，下詔命有司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宋尚儒術立六正大

身之謂二者以書列祖而堂故古之有大事持以權有能持正以學爲論者

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不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皆嚴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柔媚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尚矣今陷於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

以爲設行不住也民之道矣十分

而措之者繫在於用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

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

諭廷臣勿言用兵勅 烈祖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凡有言宜出兵以取曹士者至數息曰兵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時馮延巳等皆欲取閩越二國爲之云

常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萃醜斂從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 劉裕滅姚泓衍關中留子義眞守之歸建業 竟爲赫連勃勃所併 朕甚悔之及聞李密勸玄感鼓行入關 密李 逆賊玄感入與上策 意壯其言至密門王亦不能決意以西

關則也知不似相多論

也近徐敬業起江進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趣河洛而反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錢氏父子動以奉中國爲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國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惟諸馬在湖湘間 馬殷卒子希聲立希範卒希廣立希萼爭之 恣爲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軻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與稅之入君臣

信於江北當權天時地利亦人事之不關也

共爲節儉惟是不腆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乃外以爲蔽障者也數年國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起而爲天下倡云

南唐主李景 字伯玉烈祖李昪之長子廟號元宗

災異詔 保大八年春正月

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氷 孛彗星也下冰五行傳謂之木介春秋有大 感召靡爽比災異頻仍豈人君不德以致之耶抑亦天

伉衆不摩持司中之鋒爭者、

紀叙雅[illegible]

心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幾者兵連禍越武夫悍將不恤朕意[illegible]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余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帛

答留守周宗乞罷鎮詔

毖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於成績乃遣僚請罷豈朕不能優禮勛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憂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illegible]無分民今付公以何恂之事宜强飯扶力爰副朕意

張義方[illegible]方名以動之[illegible]

上南唐烈祖疏義方甫就御史職即上疏言事烈祖大加稱賞御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舊綱辭旨激切可宜示朝野加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

古之任御史者非止乎獄訟糾班列也有怙威侮法

軒軒標格略無媿
廉吏習

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悅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敗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竊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

幸赦之

江文蔚[illegible]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illegible]

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

永叔歐陽脩曰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鍇之徒至美官文雅於時因為盛

人、不自私怨、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此四人皆宋齊丘之黨、共爲朋比、以亡南唐者、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謂與李徵古、查文徽結爲死黨也、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元宗在藩邸、有過失、時夢錫爲給事中、輒盡言規正、無所撓、及即位、欲用爲翰林學士、齊丘黨惡其不附己、出封駁制書、貶夢錫爲池州判官、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勅、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帝勅齊王景遂總庶政、惟馮延巳、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賈崇叩閤切諫、帝下詔罷、始得感慣遠寢是令、履霜堅氷、言者恂恂、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件傷權要、其貶官勅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蹤績國之威望、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尚遭排斥、續可文之子烈祖以女妻之、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齊丘專政、公嘗斥之、惟貴持正不屈、爲黨人所擯、出爲池州刺史、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徙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赤縣之令、羣小疑懼、與臺吏司馬正彝同惡

臣乾學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非已甚也訴謂邪正不兩立耳偏據之柄乃有以御非廣中矯矯邪

相濟、延魯忠臣高越之與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馮延巳素惡盧文進、文進亦不少下、文進死、延巳誣以陰事、收其諸子於獄、籍其家、營田判官高越文進女夫也、上書訟冤、指延巳過、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元宗怒其言切、以惑衆吏、貶爲蘄州司士參軍、羣內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擁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二凶邀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走、饋運者死亡、殺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隣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榦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與臺隸、謹將帥孤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雖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

利與厥遹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排諂譖遠近警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覦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將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葬拾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

之心將校爭功諠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福州屠害使者（查文徽請伐王延政遂敗績於建州部將[illegible]邵武被執死焉）福州違拒朝命（保大三年福州李仁達以福州來附賜名弘義四年陳覺諭弘義入朝不從）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弘義既不入朝覺恥無功擅興汀建撫信州兵以岑爲應援使與延魯上岑文徽之役此爭功而岑先潛師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爲弘義所殲弘義又乞師於吳越兵至延魯與戰大敗諸軍皆潰委棄資戎器數十萬計帑爲之盡焉）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

賀首異本論事當楊

皆斬罪勍救諸將益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强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究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非天兵敗衂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臨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揚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平和東有伺隙之鄰北有覇强之國（東謂吳越北謂後漢）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穢類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

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

歐陽廣（廣吉州廬陵人仕於南唐爲縣令）

論邊鎬必敗書（保大中廣[illegible]時邊鎬下謂[illegible]將是取[illegible]衡下無法又不爲備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書入不省又失所寄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戩辭請名試廣不肯乃授本縣令）

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才偶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剌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逍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懷下也（鎬得潭州會奉節兵潛謀欲叛鎬禦之敢遇變失[illegible]又不知[illegible]則之亂作[illegible]攻奉節

事大之誠交隣之道以此兩語括之

軍校也鋹既於鋹與薄其廟將覺料使王紹顏又刻削之殘與諸宰臣同心表宮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鋹不聽期乃謀殺鋹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大叛不發傳屬部覺之為吹角以亂之朝等以為將旦斬關出奔並以圖作亂責告朝言言素懷叛志得部大喜鋹不為備言鋹之鋹遁走朝陵延在肘腋，曾不為虞，時吾在閩也即陵良尋言也乃圍桂林以取奔走，是智不足以謀遠也。與臨軍使呂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間，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

潘佑幽州人陳喬得其文薦於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時為內史舍人上疏諫後主不從歷詆大臣將相後主益怒乃收

代南唐主勸南漢劉鋹書宋開寶三年南漢主劉鋹數遣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爲暴虐數出兵寇邊帝命師伐之乃詔江南國主李煜以書諭鋹鋹稱臣歸地煜因命佑為書遣給事中龔慎儀持以遺鋹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埸阻濶，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宋乾德二年鋹遣師侵宋郴州為潘美所敗鋹以邵廷琄為招討使帥舟師以拒宋初為足下危之。今者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宜示曰：彼

臣與同明於順逆之理達於時勢之來故從與切不得已以備耳

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遣廷，則百萬之師不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强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爭危事。天方相楚，尚未

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蜀亡於乾德三年兵莫强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建隆元年太祖討李筠筠自焚死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强兵之策，謂五嶺之險，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非可逾而堅壁清野，絕其饋道，依山阻木，射以强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克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衆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饋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

此亦是面要語然意之周至

數日至足下國都，安人情恟恟，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敢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豈與足下俱行乎？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令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鋹得書，因寓儀驛書答江南國主，詞多不屈。宋主乃命書處代之，棄出降。○全文載國史，實二千餘言，此從陸游南唐書中錄出，較爲簡淨。

意婉勁而且懇切

馮涓 字信之，婺州東陽人。登大中進士，王建表爲節度判官，歷官御史大夫。

諫蜀主屢興兵旅疏

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爲先，豐財爲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今土德云衰，朱溫逞虐，雖都遂邑，盡是荊襄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鬬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

辛寅遜 蜀州青城人，唐山社國幸帝立之後，普圖文，後主孟昶時爲茂州錄事參軍，後於史館修撰實錄，常夢掌中有字，占者以爲作學士，長鏡果拜翰林學士。後歸宋，年九十餘卒，仕進意甚誠，其文辭如此。

諫擊毬疏 後主頗好擊毬，馳騁雖甚暑不已，左右多不敢諫，寅遜乃上疏云。

臣聞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名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於俎豆，豈可以非禮養

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祖皇帝 孟知祥也 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爲國，傳之陛下。陛下宜親賢俊，去壬佞，視前代君，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士置於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擊鞠，妨息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樗蒱於江 晉書：侃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樗蒱之具，悉投於江。況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 前蜀王衍以荒淫亡。臣又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爲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踴躍，以爲再覩有唐貞觀之

蜀文輕不草今且揚馬之餘風失然耶

風也、今復聞陛下摽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於捍閑、亦可一兩月時爲之、臣慮積習生常、不惟勞倦聖體、復且妨於庶務、諸司申覆、因之淹滯、其次奔蹄失馭、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社稷何、後主得疏、雖不能盡從、亦優容不之罪也、

田淳 淳蜀人、仕蜀爲醴泉令、屢於後主直言、爲前朝貴切齒、言者留遣毋審徵驗、得免、人可當大任、爲宮卒入驗、

言朝政得失疏 淳疏言、留大畧、廣政中、後主與周世宗交惡、更興師旅、淳因上疏、

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爲政不平、重募組、奪女工、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誠、納諫之心、微自滿假、朽之年、漸乖始卒、載舟覆舟、不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籍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濟、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動搖、莫測其故、家搆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舉動興師、須明利害、況關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稍却、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之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

涉憂國惟亦有以讓之款

此士奇曰儲蓄廣實戶無可爲能勤其本爾至封境則將自耕斯爲得國之良兵與農亦甚消宿

爲防邊乎、爲赴敵乎、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徵發、則須先決便宜、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朝之蓄藏、比柴氏之囷廩、至於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長此大、差等不同、須用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鬭、恐未十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使柴師由於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儻入隘途、如無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日贏、我師強銳、不折一戟、不失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爲上計、合符天機、

吳越王錢鏐 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始從董昌爲偏將、董昌僭號、鏐討平之、遂有吳越之地、爲吳越王、謚武肅、

杭州羅城記 唐景福元年、鏐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餘萬、築羅城、自秦望山南、由夾城東亘江干、至江、自爲之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禦

臣杜詩曰置閼設險吳兒未西州孫文牧保障光昌貞征楚而設頗時自推之致

其外華夏之制其孫一焉故鄧之祝丘（桓公五年城祝丘）齊之不穀（莊公三十二年城小穀左傳爲管仲也）猶以多事不時而城況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黃巢入長安也）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縈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者長三丈高一丈也堞者城上女垣也）夾以南北巋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圉邊陲也左傳以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黎

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於宛陵勁弩之大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大順二年孫儒自廣陵入寇宣州將楊行密行密遣使求救錢鏐鏐遣兵糧甲兵以助之敗之於宣城斬儒首傳送京師泛舟謂泛舟之役）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聯巨浸轉闡之舟檣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竊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慚由是復與十三都（錢鏐置十二都者分鎮諸縣以保障鄉里號爲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於冬十有一月某日

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於涔水遲綿百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媿云

丁思覲（楚將）

諫楚王馬希範書（希範馬殷第四子性奢侈嘗加楚國中思覲正色諫希範怒之思覲嘆曰吾親事先王見王爲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吭而死）

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朝廷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荊襄以趣京師倡義於天下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

古文淵鑑卷第四十一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二目錄

宋

太祖

論輔臣詔
平刑詔
下孟昶詔
禁獄羨餘詔
禁鑄銅詔
治河詔

江南平下詔

太宗

非課最不書勞績詔
限日決獄詔
禁喪葬作樂詔
戒許王元僖等詔
止尊號詔
答樊知古詔
選寺監官詔
平權衡詔
議立贖法詔
賜上官正手札
申理冤滯詔
答李至詔

真宗

順時行大詔
切責陳堯咨詔

仁宗

戒貢士進學詔
恤刑詔
禁按赦前事詔
立制科舉詔
給致仕官奉詔
改定樂制詔
戒百官詔
頒樂名大安詔
戒飭轉運使詔

戒百官詔
賑濟災傷路詔
儆百工敦行實詔
頒久任各詔
英宗
飭百官詔
飭舉人詔
神宗
賜韓琦詔

諭邊臣詔
求直言詔
求言詔
諭文彥博手詔
資治通鑑序
高宗
罷上壽詔
察吏詔
幸學手詔

禁加耗詔
孝宗
斷獄詔
獎諭魏王愷詔
與水利詔
賜魏王愷詔
禁兩稅折錢詔
罷官鬻鹽詔
光宗

諭守令詔
寧宗
賑荒詔
理宗
從祀五臣詔
罪己詔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二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illegible]

太祖

[illegible]

諭輔臣詔 建隆三年

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illegible]

下孟泉詔 乾德二年

[illegible]

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illegible]至於臨戎蓋非獲已蜀惟益部僻遠一隅廓恩僭竊之愆輒肆覬覦之志潛結犬寇自啟釁端[illegible]爰命偏師往申弔伐旗所指逆壘自平朕旰中宵興然兆民何罪屢馳驛騎戒兵鋒務宜拯溺之懷盡招攜之禮而郡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許以慈母[illegible]之保其宗祀封府庫以竢干師追咎改圖斯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議舍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亡慮

禁獻羨餘詔 乾德四年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碩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須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禁鑄銅詔 開寶三年

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

治河詔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澶州濮陽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之南北皆大水發諸州軍丁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帝下詔

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云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郎示甄獎

江南平下詔 開寶九年二月平江南都部署曹彬以李煜至京師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至爰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 建隆元年 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名節亦冀來朝 開寶七年九月帝遣李穆使江南召煜入朝 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異謀勞我師旅以至征伐孤城而問罪洎覊危迫累示招攜何遽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謀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 青蓋辭吳 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

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之恩，以旌元勳。

太宗 初名匡義，改賜名光義，宣祖第三子。太祖受禪，封晉王。母昭憲太后約太祖傳位晉王。太祖崩，晉王即位，改名炅。

非課最不書勞績詔 太平興國六年

古者懋建庶官，分治百職，考其幽明之狀，以申黜陟之典。今則無聞焉。故京朝官蒞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別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循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爲勞績。其贓犯無有所隱。

限日決獄詔 太平興國六年

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爲姦，逮捕證佐，滋蔓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

禁喪葬舉樂詔 太平興國七年

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盖聞鄰里之內，喪不相舂，曲禮：鄰有喪，舂不相。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爲娛，靈柩之前，令章爲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不用心，並當連坐。

戒許王元僖等詔 [illegible]陳王元僖進封許王[illegible]

朕聞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武昭皇帝南征，屯於揚泰等州。顯德三年，周世宗征淮南，宋太祖之父弘殷從行[illegible] 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祖駐兵六合，[illegible] 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illegible] 亦在行陣。洎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京，[illegible] 鎮撫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授開封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僞，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一年矣，朕持儉素，外絕畋遊之樂，內鄙聲色之娛，真實之言，故無虚飾。汝等生於

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恐未曉畢說其本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情聽覽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群臣無非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不察也

止尊號詔 端拱二年十二月先是太平興國六年群臣上帝尊號爲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至是卒詔

古先哲王托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虛名矧乃帝皇之稱已極崇大爰自應運至如加美號徇臣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亦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傳制深懼寡實之有踰憮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 [illegible]

答樊知古詔 [illegible]

萬里長城皆在於此自古匈奴黃河互爲中國之患朕自即位以來或疆場無事則有修築河隄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黃河安流無害此蓋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厲然而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深溝高壘亦王公設險之義也所請過當不亦重困吾民乎 [illegible]官物給之

選寺監官詔 端拱二年五月

九寺三監國之羽儀 九寺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寺三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 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爲舊章比聞縉紳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

平權衡詔 淳化三年

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書舜典 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

議立贖法詔 [illegible]

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令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習之？一陷於理，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弊歟？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幾於刑措。其議科條非著於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違令，或過誤可憫，別爲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

賜上官正手札 正時爲西川招安使，恃平蜀功，數面攻[illegible]官吏之短，宥[illegible]

古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倘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爲念，斯盡善矣。上章訴其不法者，帝欲保全之，手札戒焉。

申理冤滯詔

中外臣僚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至，虎相與東游渡江。[illegible]是時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

答李至詔 [illegible]

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下之心。

真宗 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封韓王，改名元休，封襄王，又改名元侃，進封壽王，立爲皇太[illegible]

順時行火詔 大中祥符四年

火田之禁，著在禮經。[illegible]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

切責陳堯咨詔 [illegible]

詞雖峻切而竟抑[illegible]

[illegible]人才求得故[illegible]道

有發其前知[illegible]不法事者[illegible]至是其兄[illegible]爲之於帝請復其官帝不許[illegible]命知鄧州又聞堯咨自鄧建議[illegible]下詔切責之

卿知永興日所爲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親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衆論甚喧不但樂黃目奏也朕念卿母氏耆年堯叟朝夕近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敘成命既出舉言愈譁卿曾不內省但曰爲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前後事狀盡付有司

仁宗 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初封慶國公進封壽春郡王又封昇王立爲皇太子即

生

戒貢士進學詔 天聖初貢院[illegible]者得特奏名[illegible]

學術殖也不學則落遂志務精敏厲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軒較得失而愛其屢不中科則衰遲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爲之甄采而狃於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

有益明允之治

詞何溫厚懇惻[illegible]

恤刑詔 天聖四年

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無得舉駮 其後[illegible]

禁按赦前事詔 天聖七年

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協穆而無激訐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竊慕焉嘉與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敎化未至澆薄日滋比者中外羣臣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或外託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重刑詔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官宜務大體非事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立制科舉詔 天聖七年[illegible]

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
吿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

給致仕官奉詔

致仕官舊皆給半奉而未嘗為顯官者或貧不能自給豈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其大兩省太卿監正刺史閤門使已上致仕者自今給奉並如分司官例仍歲時賜羊酒米麵令所在長吏書加存問

改定樂制詔 皇祐二年[illegible]

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法然必王定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樂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illegible]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緝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皆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illegible]

定大樂

戒百官詔 皇祐三年二月時茶法大壞芻粟之入大約虛估券至京師為南商[illegible]

朕惟古之善為國者使變通不倦而公私相足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本末相橫吏緣為姦故命近臣考決大議今利害曉白尚慮輕肆之人陳辭空言幸搖其端夫利百而法乃變令下而議不起然後民聽不惑而憲度行焉自今有依前事為議者亦須究知厭理審可施行若其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

須樂名大安詔 景祐二年七月

朕惟古先格王，歷代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惻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招揚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遠求博講而考述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太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安其仁厚。祗覽所議，蔚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已大且安，誠得其正。

戒飭轉運使詔 嘉祐二年

朕惟分治州縣，付之守令；按督守令，付之轉運使、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耄昏不事事，以此為寬；以苛為察，賦斂有常，或增重之以為勞；刑罰有經，或出入之以為能。而使者莫之察，豈朕所以寄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毋撓權，毋縱有罪，惠綏吾民，以稱朕意。

戒百官詔 嘉祐五年

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旨，或為危言詭行，務以驚衆而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矯激巧偽者加放絀焉，用揚朕言，以厲多士。

賑濟災傷路詔 嘉祐五年

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萬物欣豫，乃

治體貴乎厚大此詔行之

令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憫怛憖焉靡寧其令災傷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稱職者

儆百工敦行實詔 嘉祐五年

臺諫爲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聰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見夏書胤征篇）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中書門下其爲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衛而弗改當重繩焉

聞之吏治增爲令辭

頒久任格詔 嘉祐六年

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材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謹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爲民之意豈人材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媮不爲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治行不擾政迹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將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洪調出紫宸殿言楊大

風體頗似兩漢

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允讓子仁宗養爲子在位四年廟號英宗）

飭百官詔 治平二年

朕觀漢宣之治稱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總統之業盛矣朕蒙先帝遺烈懼德不明未燭厥理乃夙興以思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爲治而屬天下承平日久內外因循借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險陂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無以勸

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烝民篇）百執事其易慮改玫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飭舉人制 治平二年

朕享國日淺不能任大而守重致闕賞罰之方以警不逮而未始八歲天人之際災異屢作自冬至也朕卽位以來非有歌舞狗馬之度與夫外家女寵位賞罰之過乃二月中有大風晝冥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巳太白晝見八月丁[illegible]大雨汴京師

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豈朕不共不恍不決不達之致歟是以頫省厥愆夙夜寤寐念今吏治未醇民風未厚官益而濫入之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田野雖闢而農不免饑寒關市雖弛禁而商不通有無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宋景一言而勝妖告朕下罪己之詔甚祗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漢宣終世以核名實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飭職之應遠參百王興壞之所由近慕四聖功業之所就（四聖謂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何行而適世變何修而當天心子大夫其悉心以陳

神宗（諱頊英宗長子初名仲鍼英宗即位封安國公進封潁王立為皇太子即位）

賜韓琦詔 熙寧二年

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攜老幼棄舊廬日流徙於道中夜以興惕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役時以重民困

諭邊臣詔 元豐三年

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况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為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為良可惜也

求直言詔

朕以菲德承至尊託於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厥躬夙夜兢兢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術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內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體朕茲令之非徒也

求言詔

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然而不言乃或私議切歎若以其責為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

馬政國之所重，宜加考覈，賜乃周

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㫖而發者也。今百度曠弛，風俗偷惰，薄惡哉異，讀告不　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糾制改法，袪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覩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

論文彥博手詔

方今馬政不修，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盛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於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吏。（唐兵志：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

資治通鑑序　英宗治平中，司馬光初撰國語至秦二世，凡八卷，以進。上甚善之，命續其書，自是光以二十九年間至元豐成書，凡二百九十四卷，更名資治通鑑，詔賜名進。

覽而不可以已，以綜貫其本末，悉以全史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煇光日新。（易大畜象傳）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尚書說命）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攷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於麟止，（漢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司馬遷史記止於此。）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

此序四變，紀事爲編年，次以代事，繫以年，凡以實史本末之總，記事之體也。其以王者之統相接映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繙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光之志以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室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

教民衍之方畧，循吏之教條，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四十九卷，列於戸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墜顛危，可見前車；甚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又按論司馬光於書示史學之益久矣紀次無法論義不明自是之後一代撰述明久遠故博學多聞貫穿古今自先秦十三迄五代發揮編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裁依資鑒以遺後王其嘉歎今賜御製稱焉求賢帝聖語真如別錄至于誠也故茲褒寵[illegible]身者不多及

語亦條暢

謹於敘事之言

整練有餘閎北宋諸詔文又一格制矣

高宗

謹按徽宗第九子初封蜀國公進封康王欽宗立王泉王金兵初副京師詔王如金軍議和及金兵至復受詔至金留相州尋拜河北兵馬大元帥二帝北狩元祐皇后手書告中外俾帝承統乃即位於南京是爲

罷上壽詔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一日爲天中節下詔

朕承祖宗遺澤，獲託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顛之道，未知攸濟。念二聖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暴露，夙夜痛悼，寢食幾廢。況以眇躬之故，罷樂飲酒以自爲樂乎？非惟深拂朕志，實增感於一心。所有將來天中節百官上壽常禮，可令寢罷。

察吏詔

建炎五年

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賞緣軍須，掊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慢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按劾以聞。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貸。

幸學手詔

紹興十三年車駕幸學遂幸秘書省右文殿賜詔云

朕聞周建外史，掌五帝三皇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畧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肇建冊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爲空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

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

禁加耗詔 紹興三十二年

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爲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爲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寘重典仍没其家

孝宗 諱眘太祖七世孫秀王偁之子初名伯琮高宗以子畜之命爲太祖之後育于宮中賜名瑗封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尋立爲皇子更名瑋封建王立爲皇太子更名眘受高宗禪即位

斷獄詔 乾道二年

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執政探取旨意以輕爲重甚亡謂也自今其祗乃心敬於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

獎諭魏王愷詔 乾道七年二月進封慶王愷爲魏王判寧國府愷孝宗第二子也

大江之壖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爲膏腴者圩之爲利也然水土鬭齧從昔善壞鄉申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嘉歎

興水利詔 乾道九年臣僚言江西連年旱暵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乃下詔

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無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乎昔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一萬頃此特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之廣乎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鍾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斃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卽勤惰而爲賞罰焉

賜魏王愷詔 淳熙二年愷判明州

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爲州實治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溉其東之七吏循不度葑茭蕪穢利失其舊農人病焉卿臨是邦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七鄉之田

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爲澤豈淺哉刻秦徹聞不忘嘉歎

禁兩稅折錢詔 淳熙五年

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强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臨安府刻石徧賜諸路

罷官鬻鹽詔 淳熙十五年

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而也官利其嬴轉而自鬻久爲民疾朕爲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爲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褻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

光宗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乾道七年冊以恭王爲皇太子十六年[illegible]

命守令詔 紹熙元年

朕惟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苛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承之人言乃聞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催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廢闕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促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詣此朕所責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爲心以牧養爲條俾民安業時予汝嘉

寧宗 諱擴光宗第二子初封英國公進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太皇太后吳氏命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爲太上皇

賑荒詔 慶元元年

朕德菲薄饑饉荐臻使民阽於死亡夙夜惕但寧敢諉過於下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賑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觀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

汝嘉、

理宗（諱昀，太祖十世孫，父希瓐，追封榮王。寧宗弟沂王柄無嗣，以宗室希瞿子均為王後。景獻太子薨，寧宗立均為皇子，賜名竑，以貴誠為沂王子，賜名貴誠。寧宗疾篤，丞相史彌遠與皇后矯詔廢竑，乃立貴誠為皇子，賜名昀，即位。封竑為濟王，湖州潘壬等謀立竑不克，竑遇酖薨。）

從祀五臣詔　淳祐元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illegible]）

罪己詔　淳祐十二年四月

數年之間，多難已甚，蜀、金之殘滅，而蒙古之與隣，連合宗成破蔡之功，（[illegible]）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將何瞻乎？又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疢之在身。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二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三目録

宋

張齊賢

論安邊疏

田錫

論邊事疏

上太宗疏

王禹偁

請諸邑嚴守備疏

長洲縣治記

陳靖

勸農疏

魯宗道

請重親民之官疏

孫奭

諫祀汾陰疏

再諫祀汾陰疏

論天書

尹洙

諫時政疏

蘇舜欽

玉清宮災上疏

宋祁

言災異疏

張方平

條制資廕勅

論屯田

王珪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戒諭夏國主詔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泰國公免恩命不允批答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除富弼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寧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仍賜功臣制

蔡襄
論增置諫官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包拯
請罷天下科率
論委任大臣
石介
明禁
上潁川蔡侍郎書

吳育
擬唐詢請停賢良茂才二科疏
錢公輔
仁宗配明堂議
鄭獬
應詔上疏
備亂
范仲淹
上時務書
推委臣下論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三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太宗朝舉進士及第累官至[illegible]同平章事卒諡文定[illegible]

論安邊疏 此太宗朝[illegible]議者也宜是時齊賢上疏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嵐州憲州忻州代州皆屬河東）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

居仁呂本中曰齊賢之論皆[illegible]本[illegible]未可伐[illegible]燕薊在所當取豈惟[illegible]普在[illegible]王[illegible]亦不[illegible]知也燕薊不取則河北之地不固[illegible]不可高[illegible]以在時[illegible]有可取[illegible]爲[illegible]以敵之料敵之情[illegible]下[illegible]內治之

使謀實速敵之奇策巒山[illegible]賢之[illegible]乃[illegible]本之論自治之策

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愼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

德字字思成曰人君之功行賞必以知足為先和不受於[illegible]謙之十萬以武臣勤勞之所一生不成敗續道盤功於當恩章帶礪山河封功錫爵之義也殊不知大臣之功能守已然之禍紀諸靜之力充明先見之危亡破之於業天下蕭寺戰之安臣功於不安之曰以良其儀也

思慮深遠老成謀國之言

後於民者委長吏以闕敢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識陛下之意以德懷遠以恩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宗朝舉進士歷官至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錫好言時務居諫位章疏五十有二眞宗嘗謂宰相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

論邊事疏 錫時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上書言邊事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幾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俶擾親迂革輅戎馬既退寇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煩勞耗斁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愼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俾獲善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

眞山立齋曰田錫此以持敵靜守邊之道

是杜內口蓄帥度時務為據患備而分論名為不僕萬[illegible]其具

降既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輕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僥倖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

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興兵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使無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

上太宗疏 錫時以右補闕知睦州曾文明殿學士極言時政

陛下渴聞至言，切待直諫，引咎自誠，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而不在陛下。近日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所行，時有未當，而無

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勅若許之封駁，則所下之勅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垂為典彝；勅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也。臣又見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國家有舉事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

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昇平自得，委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脅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一謂湯武可偕；陛下行一事，乃一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於今九年，四方雖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方欲為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泰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警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告布於臣人。近臣聞陛下感悟之言，寧不惕厲；諫官聞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傍徨。臣所以謂過

在近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然臣兩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幸天啓聖心，神贊皇運，感陛下虛佇待犯顏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伸鄙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置而尋廢者，農師；禁而不嚴者，車服也。臣所謂陛下有捨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縣令錄事參軍 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

吾案有方在書於爲政禁之要

從者少既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由規畫未當乞今後凡有所奏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未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書奏帝嘉納之）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太宗朝擢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尋罷歷知黃州）

請諸邑嚴守備疏（時滿淮郡邑多廢城壘知州三守倍置軍王昭度禹偁）

黃州奏疏

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値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

滁州之要

臣乾學曰易萃之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當其聚殷阜之時而有此諷守邦之道宜如是禹

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檢使臣敎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雖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設法救法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濫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紓宸斷許

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眞宗嘉納之）

長洲縣治記

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爲稱首以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於人亦將繫於時矣當時皇室雖微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爲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

夫由上二所未　東潤文節雖古　古及若而不若　爲學者所稱益　無師友講摶之　於也柳開穆修　張景劉牧當時　謂結古文今所　存者皆河南尉　韓稅建相饒鍾　靜也待月摶蕩　時以儒儀　以表政任郡爲　言以政所以未　書古文若集不　知此韓愈之文

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䘏、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變其令以納吏、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鬭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修祭祀以事鬼神、行養子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霸圖孔熾、大小

自名學翔皇　姓不能知　而況孟郊散　乎方人文字間　天下之淵巧　與被徐延就撲　用功不崇樸作　其廢賊蔑是而　已

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城濮之戰欒貞子言又曰、楚縣陳、事見魯宣公十一年蓋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盡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隸於郡矣。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擕民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懾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

臣賢曰敘事已之難殊有感慨嘆欲民登乎漢政體疾疏循良之遺

臣廷敬曰以單父彈琴立義文有風於今在位廢不教其

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是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於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襃仁鐵首之、王禹偁忝之。其土汙潮、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蓄、好祀非神、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併者僭而驕、貧

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蔽事矣。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涖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檝之役、糜堰壕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竭斂民、瀆平議政體、

浮名論頭盡切世示

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得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

陳靖 字道卿莆田人歷官至左諫議大夫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所奏章目曰勸農奏議錄

勸農疏

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為稼穡農耕政之本苟能勸課田畝廣濟黎元則鹽鐵榷沽斯為末謹審天下土田除江淮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里夐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遍獲其利況古者强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既衆則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遊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俗阜地平天成者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為副執事於外自京

臣英曰國家承平自當以墾田為第一義所謂根本重計也疏中條例公私利弊如觀掌紋而陳述其疾苦者

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汙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詣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役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逝則鄉里檢其貲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言歸姦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則望借以閑曠之地廣募遊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磽肥均配行之無煩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以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徵量田輸稅以司

斥言吏并討稱與
論

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會收之簿書、斯實教本化人之宏畧也、太宗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其弊俗、驅民南畝、致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靖此奏甚有理、可舉而行之、以名對、獎諭令條奏以聞、未幾三司以爲費官錢多、方水旱、恐遂廢失其事、遂寢、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真宗朝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所由敢言、上嘗書屋壁曰魯直、疾惡少容、貴戚畏憚、人稱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請重親民之官疏

臣嘗讀近書、自唐季接五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亂離塗炭、寃號天地、金血之氣、鑠盡沖和、愁苦之聲、求息不暇、天爲既悔、至聖勃興、故太祖皇帝以神武大畧定天下、有反掌之易、太宗皇帝以至仁善繼恢域中、成光太之業、陛下奉而守之、勤而行之、彝倫敘矣、故云亭泥檢、雖壞恭祀、謁太清之真館、薦玉皇之大號、至於必躬聽斷、勵精理道、以宵旰爲宴處、樂菲薄而久安、從古王者徒載簡策耳、惟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未見區別、其如民何、今審官例差一知州、縱耄昏寡識、以何道推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令、雖菽麥不分、且無由擯斥之、今與天下親民之官、以十分論之、贖貨害政、未寘刑章者、有其三、清濁混然、巧於情僞、使在上知而不能糾舉者、又次焉、暗懦不能制猾吏、不能審法令、凝滯於物者、又次焉、貴游親屬、望風護養而不言者、又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約己恕物、不諂上、不瀆下、爲陛下孜孜於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且令大臣具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詞氣、而考其否臧、才能者獎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槩問望臣僚主遣之、能否之間、各如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臣不任狂狷、干犯冕旒、待罪之至、疏上、真宗納之、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九經及第、歷官至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

諫祀汾陰疏

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瑞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於天下、築玉清昭應宮、走

辯疑策皆天以宰
台見長

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
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
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
瑞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
穀踴貴
奭上疏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
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
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
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
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
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

居仁呂本中曰
左史李文靖之
言驗矣封禪之
議決於丁謂定
封前餘之一言於
天書之唯成
欽若神道設教
之一語雖以王
文正之殉從臺
望才敢有異議
其後祖帝之入
相亦以天書當
時極言其非者
惟孫奭一人而
凡天何言如此
足以破世主之
惑矣

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
祀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
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
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
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
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
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
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
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

與今喘難出一辭
而所增割至

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
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
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
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
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
旱游臻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
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
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誇示後世耳陛下天

資重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
可九也唐明皇得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
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
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
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

再諫祀汾陰疏 帝覽疏遣內侍皇甫繼明諭問奭又上疏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
發急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
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

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出帝重貴）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遼太宗）。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邊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太宗雍熙元年，羣臣三上表請封禪，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災罷之）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薊，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

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而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左傳莊三十二年，虢史嚚之辭）愚臣

明皇聽讖祥心，王莽諸人亦皆殺身矣

殺山下快行，白行瑞謂讖，之興背人主所，蔽信以為真者

所讖之未方用，如詳修數符天，害也王財明古，天之詐可必得，前瑞不以人力，為代有惟之主，可之者崇人之，以信而天奉則，與明求擧下此，於天瑞經集也，以詐不欺之君，立以此初其篡，而宗明之篡此，身保以王以明，知異自而是被，[illegible]，公為婦逆人以

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奭又言古者五載巡狩，有闕之真爾，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稱賀，是何殊非竊笑者？比比皆是，誠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由陛下深鑒其妄。）

論天書（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奭上疏，未幾能果敗）

臣竊見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

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侯莫陳利用，名[illegible]，鄭州人，太宗召見試之，即授殿直）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illegible]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覆沒，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饑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察，而猶惑[illegible]曾不知皆良由在位

[illegible]

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典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日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尹洙 [illegible]

一本云書為中的不愧為條暢為文

諫時政疏

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武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纂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言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

水心葉適曰尹洙早悟先識言必中處國時莫能及然惜有限於空文者也

年為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寇北有強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應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逾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敝壞日

臣龍學曰詔令屢更由於發令不審發令之審由於聽斷不立其始也詳於發令已行人共禁也令出惟行不惟反典變而及信如四時矣

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聞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願自諱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

擅朝樹恩私冀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蓋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恥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疏遠之人誠

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浸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

淹深經術該熟宜
言直氣雅健乃臣

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乞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蘇舜欽　字子美以父任調滎陽尉因詣登聞鼓院上疏極言時政得失舉進士范仲淹薦其才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事除名

玉清宮災上疏　天聖七年六月玉清昭應宮一夕火宮爲眞宗所建以奉天書聖像存者焚數處舜欽詣闕上疏

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破災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

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高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

閩晴王志堅曰手美名家少年有學分文遺皆務者數數王首一事從中務謂朱吉士大夫人尉當時之人所輝而則曰者以此掉明情哉

致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祐。浹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竊議，咸謂非宜。昔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工木，則費用莫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災之已譴之，是欲竟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緣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繇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

臣衍曰因事進規得忠告之道末幅推原徵應據引經術尤見淵博

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成公用季文子之言逐公孫歸父，宣公臣也。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時舊臣晏殊、曹利用等先後罷黜，故寧數以為說。願陛下恭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是月，詔天下玉清昭應宮不復繕修，以災餘長生崇壽二小殿為萬壽觀。

宋祁

字子京，安陸人。天聖初與兄庠同舉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翰林學士，卒謚景文。

明而俟壞漢而不枝

言災異疏

臣伏見頃歲以來，災眚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觀法而尊，乃有驪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絜，當蒙介福，翻致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名姦，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啟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於今，累咸重譴，不可不

臣廷按下古良興者皆以以多蔡？多化今始鑒一不應之世天道為并流人助黑言號變由以備六人事內元可謂明識達醫也

察若乃孛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川邑邊戍竊聞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壞宗廟卸器者再則神不歆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數十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屏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稔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饑歉以何理振救脫致竊聞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姦有幾災異不驗

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其於穀中哉臣聞君以操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决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乞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勑使恩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愆宣王成周之良遇患側身故能承祿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爲太和

弘七選漢宜才學給尺有柄爲

化已衰爲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眚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愚患之謀不詔於詢逮委遠天戒慮而未答逾時越月羣下默然聞者但引編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寒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爲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爲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惟陛下留神省閱

張方平 字安道南京人仁宗朝宋綬蔡齊舉茂才異等歷官至禮部尚書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

條制資廕勑

周禮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漢制光祿勳典任籍以四行察三署郎茲其官材本於世胄然當辨論必屬俊良今蔭法之所原古典刑之是憲惟因循之日久寖滋蔓而倖多敝生作法之涼濫起推恩之過且賞延於世諒非及於疎宗官惟其人顧何取乎髫稚暨階仕進之路復無誨育之科室不芟墉田不疆畝處不務立身之道出不關從政之方暴觀貴遊

良鮮舊族此則上因朝廷法制之不立下白父兄訓養之不孚故俾宰司詳為定令使夫冢嗣先錄以篤為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藝之格激之向學立保行之條勉令率履前史不云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礪世磨鈍茲實用焉庶乎位有稱職之才朝多濟世之美非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咨爾具僚如朕此指

論屯田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戍之勞宿軍轉餉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界褒斜中夏外事胡貊魏氏之後兵戈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吏相節爽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辯彼甲之上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置佃於浩亹今屬鄯州地○浩亹音告門魏武之經畧四方取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惟省因用遂因隋制相更衛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一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戎事無曠及明皇恃海寓之泰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蠶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弊漸至危亂范陽搆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鎮之任徙兼營田之名苟散之夫冀霑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李吉甫所撰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一卒人力凋弊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議盡乎體要頗窮其利跡而或者猥為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為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番剽為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乎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祗建安之迹遷布都畿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等議募民屯田許下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項魏正始中艾為尚書郎行陳項已東至壽春建議開渠以水灌田東至壽春晉荀羨興石鼈之利分界東陽穆帝時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東陽之石鱉石鱉地名在

臣純按[illegible]太宗[illegible]皆意難[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兵留[illegible]倘得更[illegible]何如也唐[illegible]兵近百年非[illegible]皇懷之可以入利故准此[illegible]盡書也

[illegible]晉務華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內[小注 illegible]唐氏府兵執出天下相望[illegible]後[illegible]凡中州其[illegible]陝之餘[illegible]人[illegible]為用我朝自東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潁之域人希土曠地力不盡密接京輔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決日不廢衛護又東至鉅野至於彭城率多閑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壞淤皆爲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淮泛漕而北洄可至河北東境西入賈利害可至太倉費南陶丘可為廩積置屯之地無便於此江淮之境人稀土沃田與休易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何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廢其運致費已兼倍此爲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民之前兵民同業本謂取於農散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情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於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呴噢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暑耕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爲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冑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使入勞莫之憾也惟所

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鄙無役衣食足而起居寧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慊於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爲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爲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爲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爲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爲或兵或民惟所用今天下浮戶依豪家而爲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太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儻變制招來諭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屯徒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爲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稼之事功勞報賞爲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寓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減省屯倉可衍且雖有因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于儲峙民不增于横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

王珪 字禹玉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甲科官至參知政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公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祗廸於乃事朔日左右

之臣以朝夕承乂乃辟予敢有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乃陳所以固辟朕命者三朕思有漢之世藩臣皆讓亦莫安厥位終勤之曰俞汝往哉爾弗逖圖於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愼爾止毋倚乃身乃罔弗孚於休

戒諭夏國主詔

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弗蹈於前烈迺竊署重爵以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攬萬幾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稟信侵常護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於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卽不得僭從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昔我祖宗誕受天命厥惟艱哉克正皇儲不忘乃貽以遺我子孫萬世之休今朕纂厥服惟稽古建爾元子於有邦乃季秋辛亥肇公卿尹罔不稱朕言於廷爾乃陳德弗及期畀於一二弟兄之賢我聞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其敢示天下以私廢汝惟往哉尚廸時命無違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答

夫戚藩之建王宰是祉古者皆世襲其封近代或別予之邑既非祖列之服又失嗣嗣之傳故朕推近屬之長賢修先王之舊典以大子孫不絕之序以均宗社無窮之休適攬露章遇形沖節宜體親親之意庸光繼繼之圖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予臨路寢之上會覲八紘遐然有通神明之志迺季秋宗祈既右上帝亦右文考如予躋精誠有罔不勝及觀大禹鑄在宗鍾石在庭合坊上下之數與夫九州四海美物之備可不具飾何其禮之盛歟非爾元宰之臣竭忠叔劇之故已降之制爲百嘗先亦皇天降休命於我家非予之所敢專也今書罔審顧不廢予惠行之施寧

除富弼依前司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寧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仍賜功

臣制熙寧　年

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蕃、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富弼、復貫有元、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於百辟、鄉名從於列屏、御進朔於家、可爲日尚新、何意靡已、未及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卻而復至、朕憮然自念、嗟莫能勝、既閔勞於政、幾其聽遂於私佚、建彼斧節、以殿東郊、守茲名都、以保西宅、仍位鴻鈞之貴、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功、尊老氏榮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羲經履道之終、易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而福。

蔡襄 字君謨、仙遊人、仁宗朝舉進士、官端明殿學士、知杭州

論增置諫官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舉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謩、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須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厲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

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挎者言之號令不行不復再諫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聡愧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以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陛下出於聖慮自擇諫官必自王之若有陳進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競惶激切之至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邈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嚮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致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化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材與賢選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并閭而别其善惡强弱富貴勤墮寃讐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是令之責豈輕也哉令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得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黄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治囚必真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嘱子思以爲令之事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包拯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鄙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

[illegible]

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締所未講盟之時宿兵兩路千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選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爲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贓否各狥顏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爲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横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

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郡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譏察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

[illegible]

猶將亦不能成無爲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忠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

不可以邊陲不警恬然便謂無事况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按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爲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黜直而嫁禍翕翕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雖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

右本末求輕重一𢆞[illegible]知所[illegible]為[illegible]

用意亦婉健

水心葉適云時與如養力難運業知乎氣不今以其怨嗾不思之意發為偏宏太過之縫激猶可與為者者之怨鬱已於邢是之致也[illegible]

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徒叨居言責之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石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官至太子中允出為濮州通判介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有為作慶曆聖德詩者禍賈瑕叢萌人稱有徂徠集行於世人稱為徂徠先生

明禁

國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宮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矣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喪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慝也市有游手宮有游食則公私蠹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貨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攻之故田規無毫髮而傷殺精山陵與漢議然自學者言之如見其剛正之業洵傳重視身輕身行大過上下當其任則其節有已節也今所錄特錄此可以覽概矣

正經不悖一禮當文之意引編然[illegible]

上潁川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子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柔者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生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

良逆臣門介性剛鍾讒論成不傳其中發任知規以中道行分能自守以言先進退者也又必直無緣飾六丙其人

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者也繫辭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邪啼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竊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意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歐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宜介再拜

吳育 字春卿建安人舉進士歷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

詳達之書既有益於人才亦有關於政治

日乾學曰因災異而舉則制此考古之識後世學校廢壞以此一綫以延真才正論侃侃令人神竦

駁唐詢請停賢良茂才二科疏

時御史唐詢請罷制科育判吏名付中書省奏疏駁議帝因除翰林曰我者者乞從內出令下今乃知撰疏也

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漢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鼂錯出焉是時非有災異而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所舉亦非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逮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觀當時策目所詢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因不專於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或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居常自邀謂毋闕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於臨事此則舉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未造也豈足法哉陛下自復制科於茲累年隨貢舉而開疏數適中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惟失設科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天下賢儁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

所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天災也三則輕敗常令示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晨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時須此紛易兇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無所則制舉奚試或比歲而有則於事太頻既不因乎大災又不隨乎貢部而曰非時詔舉浩毋端倪乃是遂廢此科務蒐稍詢則言路有寄餼羊一去則禮意都忘今無故而更張使遺材絕

擇

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兩制詳定

錢公輔 字君倚常州武進人仁宗朝第進士歷官至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忤王安石罷知廣寧處

仁宗配明堂議 治平元年正月詔以仁宗配享明堂禮院奏乞與兩制司義仁宗當配何祭故事二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自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以考肅宗配享明堂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請以仁宗配享明堂錢公輔知制誥以珪等議非是云云

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以國朝之事言之竊謂聖宋勃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至於兩漢去聖未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

其時經世當於心而發於言

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亂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儒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賴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舊典、替有唐之曲學。

鄭獬 字毅夫安陸人英宗朝舉進士第一歷官至翰林學士爲王安石所惡出知杭州徙青州

應詔上疏 治平中大水求直言

臣竊伏思陛下發詔書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之耶、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怪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冊、以爲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爲帝王之值災異者、於此空言而足矣、曷足謂之罪已修德者耶、今詔音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攄其所蘊、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爲妄作、然而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果能環復而究覽之耶、計陛下一日萬機、必未能然、爾而將欲如平時章疏、事關深密者、則留中不出、事繫政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下羣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爲空言者等耳、臣竊謂陛下萬機之繁、既未能徧覽、則宜選官置屬、令專掌之、今之羣臣所上章疏、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夫下之爲言也甚難、而上之聽常忽焉、自

非忠憤激於心則孰肯瀝肝膽而冒忌諱者哉古之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也好之者顯其能褒進而招徠之也祖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茲事寥濶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賜金帛無取焉報罷之使史册書之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行某事以黜夫前世之爲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爲數幅空紙而已

備亂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貪殘剖而爲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竊其隙遂盜有劉氏及光武之再興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奄闈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潰而爲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爲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竊據大柄更四世而移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備強臣而梏桎其宗族雖愚見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爲帝暮爲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彌漫橫流以至於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爲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爲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緜剗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

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逮弊者耶、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仁宗朝舉進士、累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初仲淹始經略西夏、與韓琦齊名、及爲參政、上十事、中外想望其功業、而論者紛紛、竟不行、迂乎、然亦不得竟其用、

上時務書眞宗崩、仁宗年十三、章獻劉太后垂簾聽政、天聖三年、仲淹以大理寺丞上書、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而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敢忘藥石、切犯雷霆、不避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夫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眞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今天下休兵二十餘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衅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眞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

臣然曰條陳時務俱切中仁宗勅政尤能暢所欲言不作一危激語明體達用斯爲經國之文

在設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將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十八人內房杜及于志寧皆爲相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廢我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繇此選三館清密史館昭文館集賢館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應所謂集仙之館也開元中名學士張說等宴集仙殿因改名集賢殿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繇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官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

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然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虞書臯陶謨大勳之後立賢爲嗣係子則以材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及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開之賞延毋乃大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資非貪忍之徒罷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雖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途紛紜祿位褻委文武官員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爲奔競至有訟爭而況脩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成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繇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

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懷而力不可恃也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來服天下之心若夫敎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疏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雖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示天下之儉也雖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與土木有餘暇則名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

也惟聖人勉之貴賤親疏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雖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疏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疏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辯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臣又聞聖

人宅九重之深鎭萬國之至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相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鎭萬國之意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纔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舍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毫之重輕錢穀

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敎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 書上後三年復上書執政乞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敎育養將材賞邊備保直臣斥佞人凡萬餘言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謂之曰公知范仲淹否而他薦乎殊遂以仲淹薦爲秘閣校理○按宋史但言上書宰相李燾長編云上書執政今查本集內有兩書長編作大理寺丞今從史及年譜誌銘

得失在上一篇大意文字理然可思

震川歸有光曰人主親攬總[illegible]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上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護城壁，修方畧，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糾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

臣乾學曰推明先遠慮爲詳人主倚任腹心之臣而希文則言主權不可下委然曰當賢以與之則所重又在知人之明而賢之意未始不相發也

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奸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猶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擇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求人，求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眾，必審賢以與之。

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辯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于官百僚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詣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弱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駮司使制勑無得倖者此又推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古文精鑑卷第四十二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四目錄

宋

韓琦

諫垣存藁序

富弼

辭定策遷官奏

司馬光

上殿論御臣劄子

請定儲貳疏

上皇太后疏

上英宗疏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仁宗配明堂議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

應詔論體要

辭職疏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知人論

范鎮

請裁冗官冗兵疏

再陳官冗兵多疏

范百祿

對制科策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四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琦 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仁宗朝弱冠舉進士，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右僕射，封魏國公，加司空兼侍中。有處名識量，英偉。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安社稷，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稱之富韓云。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與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上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密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儒檏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若聽

臣子陳子龍曰：韓魏公以宰章規史官修之呈，不悅。我朝王三原梓諫藁，爲嘗語入禁中者遣。數其書，若魏公此論可以折之。

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葢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其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樞垣，實前日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斯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

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泰亭西齋序。

富弼 字彥國，河南人。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國公。弼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神宗時，王安石用事，稱疾

求退歸家居凡事關
利害必切直言之

辭定策遷官奏治平元年四月上初仁宗無子英宗以濮安懿王子養於宮中仁宗崩帝嗣位光以疾不知人慈聖皇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其多過失太后有廢立意疾差乃已帝由是心懷不平太后尋還政於帝而侍從猶多廢斂至是論定策功加弼戶部尚書弼累奏辭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易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臣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疏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

答則可以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全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爲仁宗常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爲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況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誰可釋然豈宜蓄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詩小雅刺幽王也臣甚爲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爲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亦未嘗聞陛下畧加恩照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

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詔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散秩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官行之爲方泰之況陛下方在諒陰或未頋聖慮其

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
官爲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
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
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
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
義略無畏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
進瞽說惟垂慈矜容而納其一二

司馬光

上殿論御臣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
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
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
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
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
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
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守不必能盡善也
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
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
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
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
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

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疑
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
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
不仕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
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
罰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
未必誅陛下誠能擇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敎
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
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爾。

論定儲議疏 嘉祐元年八月。先是知諫院范鎮首發建儲之議，不從，乃閉門待罪之。又與宰書言此大事，公不言則已，一言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廣言之發力，光作累奏，凡上第一疏。光方為集賢校理通判。

臣聞書曰：遠乃猷（周書康誥）。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之篇）。况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揖未暇，則有司為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也，未聞人主以為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思忤

臣延數門言不切不能達意而疑切亦奉大體惟積誠而有學覩經見於二夫此乃以為千古不刊之議也

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逮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夷狄僭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義行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况國家聰明睿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晉衣旰食，又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

則思之，臥則計之，感歎流涕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賤隸，莫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縣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前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

之使遠近漠然無復憂疑自然神祇悅於上而災異伏眾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留神詳察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有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光上疏

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纘統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凡舉措動靜不可不謹戒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大小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御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

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疏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疏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裁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

臣乾學曰太后以英宗之疾權同聽政然始朝者比且府性慈儉仁賢及大臣百僚未嘗假

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侮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

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眾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眾人之所惡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

嘆而文正議論此盛如此其經綸處之宜矣

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仁宗即位劉太后被服袞冕而御承明殿出入警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曾知白以下宗道奎眞宗朝宰執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崇勳爲人內都知殿下當疏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擧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讐、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脩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爲公卿、親爲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姓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

長公韓琦可材句斷之論

原也、尙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絶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

上英宗疏 嘉祐八年四月

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略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觀、傾耳而聽、擧措云爲、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訟卦象辭書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也、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墮頹、治亂之原、安危之幾、盡

臣與子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英宗之朝滅之功固當光宣遂此說大義漢於後世廣周之讜執守原於光已守念之矣

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更變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衞太子、宣帝祖 史皇孫、宣帝父 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光武祖 南頓君、光武父 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

兩宮之議以入人勝

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哀帝尊父定陶恭王爲恭皇、安帝尊父河閒孝王爲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閒孝王爲孝穆皇、考蠡吾侯翼爲孝崇皇、靈帝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及即位追尊祖爲孝元皇、考爲孝仁皇、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皆孝經之辭 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

左右侍御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捃摭語言外如効忠內實求嫿以相搆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閫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御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譖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周書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故曰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眾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為眾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家給社稷永安不然若陛下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

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上英宗言災異政闕失疏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庫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

水心葉氏曰先諸路按今行遣論打事為三萬慶曆也然乎也死於之言雖不及仲淹之所其約如國家守成之規摹始始蓋宋者也

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爲陛下深思其故蓋有三焉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著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入承大統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嫌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爲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英宗初以團練防禦使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後遷齊州防禦使賞寧郡公）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疏其母棄其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

萬機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聰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内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

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說命之辭）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

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

海内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僥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周頌敬之）天雖至高而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

詳據典禮可廷諸家少者

臣廷敍四議識之文不難引據經典其論最切贊貢氣流流爲可貴耳

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緘默，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

仁宗配明堂議（治平元年正月，時翰林學士王珪等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以爲不可，御史中丞王疇復申其議，光知諫院與呂誨同上議）

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於得禮而已。（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我將，皆周頌篇名。）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

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魯僖公，閔公之兄。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君子以爲失禮。）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議上，翰林侍讀學士孫抃請如前議，眾從之，光說不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治平二年六月，時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發，光獨奮筆立議，珪即敕吏以光手槀爲案。）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襄國太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謹議。

更下尚書集議。

應詔論體要（治平二年八月上）

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大雅棫樸篇）又云：愷悌君子，四方爲綱。（大雅卷阿篇）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

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皐陶歌之辭）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重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

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燭火研味經史博覽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

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褢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

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貞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

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

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苦好別遣使者

思欲專由州郡之間使節旁午驚擾之地皆察外經由承攝司若以此爲患大則遣使至者外不省其實臣也胃都事須從者内不信其大臣也可乎哉

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關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辯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日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

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娟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

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
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
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覂遣使者遠矣若監
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内之人
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
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别遣使者案之若
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
一事朝廷輙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
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與
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
臣竊恐似未必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
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
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
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
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
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
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
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

臣英同知平湖縣之中而獎良擊邪寵之氣溫公論事顧如此湖端人正士之爲也

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
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
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
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
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規之
倘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
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陰落私謁無不爲
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
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小人疑駭
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
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切以爲過
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
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
爲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
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
福在陛下耶且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
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
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切恐未

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出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

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役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聚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

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

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小雅小旻篇 此言亂亡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人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下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損

廷之攻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是
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
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
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
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雲謀殺其夫有傷
無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村
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
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
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
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
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
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
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
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雲之事陛下試
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
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
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
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
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若
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
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
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辭職疏 王安石未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
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
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
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
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
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
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
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
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

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巖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復外但已籤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

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

宇融王鉷因入之計當何以濟無以過也

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惟太宗皇帝嘗游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故修農田勅至今稱爲精

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粒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特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繇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留意省覽庶以開廣聰明養益聖性於民

聞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爲始矣取進
止、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臣等伏覩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
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
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
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
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
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
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
乃至帝室姻親市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
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
舉動語言皆見擒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
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
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
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
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
憚愈加忿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
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
其狀依法施行仍乞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
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五規 嘉祐六年八月上

臣光幸得備位諫官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
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失於迂闊言其小
者近者則叢脞委瑣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
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
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
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
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
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
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
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
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竊惡狂瞽

瞯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在昔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所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人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肆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叛、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顚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爲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已降、方鎭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暴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被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劃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孤、始有所息肩、由是觀之、

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有小禍亂不可勝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子之歌）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君牙篇）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

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强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驀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

以驀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過今不爲已過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篇）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既濟象辭)書曰、遠乃猷、(康誥)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之辭)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見史記貨殖傳)夏則備裘褐、冬則備絺綌、彼偷生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臣竊見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明主舉爲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向令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下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洊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

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大雅桑柔篇)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緩也、而無攻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手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所以痛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壺山丘壽曰孔子告魯君謂平旦視朝處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憂可知矣蓋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可憂嘗夫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則必憂之于憂之則應之處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本末之可必至於所言之一字之類而長之體歟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眞宗皇帝欲與章穆皇

而應之是雖其未然之微遠其冰至之理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遠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及後而已之惟恐其失之尚在不玩細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如此則惰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者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而何患遊之有哉

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眞宗深以爲善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徒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增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蚤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

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 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緖、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敢、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廣脩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彫畫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怨苦、而簫竹數奏、敲叩古器、其爲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鉤校簿書、訪詩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艸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也、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也、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也、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也、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繪膠板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靑、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殿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有覦心、移易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爲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諫無不盡、選智將、揀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彩之飾、歌頌之聲、壯觀愚俗之耳目哉。

言事之文但以此要

乞改求讜論書劄子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今到

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
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然臣伏
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
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
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
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則衒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
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
待其下而無所疑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

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
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
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
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
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
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
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
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
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

用筆如劉作前文
縱以有勢

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
出牓朝堂付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
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
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
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
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知人論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鑊之等計遷次之數此宗人之
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辯綴兆之容此太

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
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盜賊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
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
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蓍策占
祲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
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
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
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
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

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此爲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

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貴條治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以上並荀子王霸篇。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

臣光曰：大慈以勞於求才，逸於任人，久然元嘉得之於求，水而興年矣。之於臨川故同知人之明不可[illegible]也。

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恭己

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羣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見弟爭國，暴於犲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

鼻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於上政淸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况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騏逢蒙之關繁弱（繁弱弓名關彎同）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旣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旣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皐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

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illegible]）

請裁冗官冗兵疏

臣比嘗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密大臣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朝廷恬然不以爲怪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夫慮之有素爲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詳實慮之無素爲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忤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虚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請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溺而復投其源也臣竊聞契丹內寇靈夏不臣

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實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爲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用已百萬緡矣其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爲備豫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乘竹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爾儻得高寇竊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奔走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某而卒能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益兵者臣愚以爲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羌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廣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爲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能道日月星辰謫見於天皆民之感也伏請明勅大臣求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變而爲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大臣以募兵爲責當是王介甫事見皇祐元年十二月

再陳冗官冗兵多疏

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振貸存卹之恩不爲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而流民如此就使五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爲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書秋初稅畝冬蝝生說者以爲蝝應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

感也國家自夏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勑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為經制又罷土木之費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今古之言太平者止於使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何如爾

按三代以後相臣德業首推葛世司馬光足以臣之隸齋之評洗文也曰啓沃之談略而推周公之治績而悉今觀光之文亦可謂須悉矣其心力萃於通鑑一書而其奏議皆切直精當以視衡經世務者朱熹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活國救世何等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集文多不勝載登其先者盡其自謂如人參甘草可以愈病者審矣范鎮平生與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熙寧元豐之間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光與鎮二人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獨退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讀其文可想見也

范百祿字子功鎮從子仁宗朝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

對制科策 時治平大水大臣方議濮禮

正論濮禮之失得不嫌於激切

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魯莊公丹桓公楹又刻其桷以夸大夫應是而大水夫傳飾非典猶不與其先君共饗且若是況今朝廷陳奏顯言欲為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豈有愈於斯耶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威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湧井溢又明年平原王以奉崇皇祀尊馬氏為崇園貴人而京師雨水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歷考數者之異若有期會而至異世同驗審如符節彼衰世之主豈足為昭代之所取而復道之哉然足以明天心之不易也今之為異先事而發有以見上天眷祐有道之意豈不昭昭歟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加也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父事先帝而繼體承統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矣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得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

來也陛下明詔罪巳以來直言蕘以答寒天變今踰月矣然未聞朝廷有所改修將有司之未嘗言耶抑言之而朝廷弗之行耶有司而不言則是有司不良以負陛下也言之而朝廷弗行則是朝廷之不畏天變也有司負陛下則有責朝廷不畏天變則天之責將何以復之耶臣竊以是爲過矣朝廷無疑乎改之而巳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是其所以爲聖帝明王也商湯之過以旱災而改中宗之過以桑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雊雉而改成王之過以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此五帝王者皆不能無過然而或致太平或爲中興榮華至今歌頌不已惟其能改過也夫今之過特有司過言而陛下未有過行也是非世俗之所謂過也蓋仁者之情爾孔子曰觀過知仁今而改之深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以禮言之上不失尊天地社稷宗廟一統之大義以仁言之則不失思慕閨門顧復罔極之厚恩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爲之立長以爲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爲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禮義人心悅而天

意解矣大臣之罰何用議哉

古文淵鑑卷第四十四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目錄

宋

歐陽修

勸學詔

弛茶禁詔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上范司諫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本論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下

縱囚論

唐書兵志論

唐書禮樂志論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朋黨論

送徐無黨南歸序

吉州新學記

王彥章畫像記

豐樂亭記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古文淵鑑卷第四十五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歐陽修 [illegible]

勸學詔 慶曆四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用宋祁[illegible]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敦德敦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比今詳酌仍詔政事府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辯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

見其才全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

弛茶禁詔 嘉祐四年[illegible]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

就閉之而皆𢙢然顧宛其禁廢人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伴析其狀，朕猶若惕然，又於旋輸哉滅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末純，節行

末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不絕，僅與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耗，得其口傳（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殊私畜，其後各為疑傳，別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

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illegible]

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ළ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

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駭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

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禍患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退章列署

其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皆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愼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

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

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至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權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牵顧私

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為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譴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

清言如高可以大夫
風律好求矣

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上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

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譏誚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賜省覽或有可采乞賞賜宣意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慶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等八行並中書十一月辰左正言錢惠等先後累劾也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有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

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臣乾學曰君子小人各有朋類君子尚義故[illegible]小人尚利故[illegible]而心[illegible]四人之不[illegible]門[illegible]之紀也

尹洙亦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慶曆三年[illegible]）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

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

之。弼等遲回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

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

賀於內，內夷相賀于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

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

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原指屈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存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宓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明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

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侍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夢得劉禹錫字）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爲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本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

政事皆[illegible]而後從之始可與一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歟

[illegible]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

[illegible]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畎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

[illegible]

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壞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壞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

[illegible]

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

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果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彊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淸泰帝患晉祖之鎭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

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疑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議論實敘實相維淋漓撼去略似上篇

升菴楊慎曰予南宋衍於正是此意

鹿門茅坤曰此言聽言之難以上二篇亦引事說之文以爲據論行乎其中略綴數字以足一篇體若是遂是論伯貴和又成篇以議論爲叙事正與此互相發明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

曰乾學曰新進勇銳晴猶王呂諸人蓋安石之徒陳兵要趙括之讀父書亦可聽如晉不可用也是以敗矣

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彊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

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嘗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

以勢比之魏晉宋事也陳以下諸論甚堅而有力

黃震曰縱因論上下相賊理又甚要之三代後歲事若夫聖人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則至論也

疊山謝枋得曰文有氣力有光說得八面人無暴才五論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篇蓋為王安石而發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

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唐書兵志論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illegible]府兵後廢而爲彍騎，[illegible]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illegible]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

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

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射鄉食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

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二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閎博各

盡其術而爲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武德七年始定度田之制丁男授田一頃篤疾廢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授[illegible]官吏以給人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賦役之法每丁收粟二石謂之租隨鄉土所產或綾絹絁各二丈綿三兩或收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謂之調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直謂之庸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illegible]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五代史前蜀世家論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

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僵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步地多不可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為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所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文以高妙而寓意特深

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

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死事之臣十有五（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馬彥超 宋令詢 李遐 張彥卿 鄭昭業）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

可勝數哉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天祐四年、唐哀帝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等六人奉冊寶傳國璽、來上朝賀於金祥殿、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

鹿門茅[illegible]通爲知[illegible]大地而[illegible]千載無所不入其竅而其情也

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

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宋道弼[illegible]同作亂突入宮[illegible]擒帝起東宮立皇太子[illegible] 故曰深於

[illegible]者

鹿門[illegible]

[illegible]

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 李存勗 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李克用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 乾寧二年李克用表劉 [illegible] 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同光四年三月李嗣源至鄴[illegible]軍士張破敗作亂[illegible]莊宗聞變[illegible]至石橋置酒悲涕語李紹榮等[illegible]諸將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

[illegible]

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大禹謨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朋黨論

[illegible]慶曆三年歐陽修爲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斥竦爲大姦竦銜之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慶曆四年四月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仲淹對曰[illegible]邪正之黨在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也修於是作朋黨論以進之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illegible]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泰誓之辭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illegible]餘人同日賜死於白馬驛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此李[illegible]朱全忠之言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

稱美進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所施於今者何宜先使坐而書以對八

[illegible]

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

遠也

[illegible]

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七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

[illegible]

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於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

[illegible]

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與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

前、專嘆一口此文凡五段一段是起叙其知三段是其死之全節、一段是辨其實四段本旨英雄出奇第五段是其中書家文事而通篇以忠而善戰分兩須然不見痕迹

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梁末帝年號）嘗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illegible]）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徵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梁太祖、末帝、唐莊宗、明宗、愍帝、廢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恭帝）五易國而八姓、（梁朱氏、唐李氏、[illegible]、晉石氏、漢劉氏、周郭氏、世宗柴氏）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宋仁宗年號）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筯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

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彥章將保鑾五百人至鄆州、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被擒）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龍德三年）（[illegible]）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日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

羽莪圖家丈中以爲書學之由立言有關存此而處更多得此評

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甞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淸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甞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淸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illegible]

虎門案竝り文字之文傳白最序體也古色

安定教士之法現隊齋樣爲中專慕此事治以謂為人心於其一也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淸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淸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皐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

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景祐、明道及下慶曆、皆仁宗年號。）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

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又以疾辭。歲餘、

經世先德情文兼勝以學行千載如生可謂仁孝之信

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呂元明嘗言仁宗時、湖州先生必求天下賢士、又擇其尤賢者專委主教、規模之密制最爲直諒、有古學業學者就試易人、爲學其道人遠甚人畏服者衆之、數之人各以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好尚經術者、好言兵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皆以類群居相與講習、胡亦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而有所否論定臣往往胡之徒也。）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

東萊呂氏曰瀧岡阡表[illegible]說世說父之事附祭而豐不如養之薄與治死獄者求其生

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吾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

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劍謂抱之如執劍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

他子弟嘗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石本譜圖云歐陽氏之苗裔越王無彊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因之先爲吉州廬陵人皇祖名誼曾祖名郴祖名偃父名觀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咸平眞宗年號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

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

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

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吾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併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按自韓愈以古文倡於唐、三百餘年、修出而崇之、起五季淪卑衰弱之敝、黜天聖景祐間大學體詭異之習、士始知通經學古、考信於經、修朝開文、其學長於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別白是非利害、故其文章、智與經術相發明、攘斥佛老、尤為知本、雖性道之精微、固有間焉、然文家法度、可謂盡矣、故亦行經實之以、超然獨驚衆

莫能及、譬夫天地之於造化、萬物不見痕跡、自極其工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八

宋

周敦頤

太極圖說

張載

西銘

與呂微仲書

程顥

論君道

論王霸

論十事

論新法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頤

上仁宗皇帝書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上太皇太后書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易傳序

春秋傳序

答朱長文書

顏子所好何學論

明道先生墓表

楊時

論王安石邪說疏

答陳瑩中書

范育

正蒙序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以舅任、歷官知南康軍、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取營道故居濂溪以名之、自號濂溪先生、著太極圖通書、得孔孟之本源、二程子在受業焉、寧宗諡元、從祀孔子廟庭、）

太極圖說

（圖見性理、朱震謂出於陳摶、傳种放穆修、以及於周子、朱子訂正、以爲周子自作、）

無極而太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作易、其大義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illegible]六經[illegible]子之書、非有意於為文、而為天地之至文者也、自孟子殁、聖學失傳、[illegible]文章分而為二、[illegible]周子起而上承其絕、太極一圖、[illegible]推尊闡發、[illegible]太極圖說[illegible]易傳[illegible]道[illegible]文章合而為一[illegible]）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舉進士、呂公著薦為崇文院校書、移疾歸、居大[illegible]、為知太常禮院、以禮教[illegible]、少喜談兵、又訪諸釋老、乃返而求之六經、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illegible]為關中人士宗師、世稱橫渠先生、淳祐中從祀孔子廟庭、）

[illegible]

西銘

張子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曰是啟爭端也改曰東銘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illegible]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illegible]吾與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儕輩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illegible]天地之子[illegible]大君[illegible]宗子[illegible]其大臣則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

[illegible]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illegible]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illegible]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illegible]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illegible]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illegible]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illegible]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illegible]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illegible]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illegible]

與呂微仲書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

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為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關諭傾伏

純儒之學實際之言

東發黄震四明道切緊乞定君志用工人少乞緊要政莫與儒次論王伯皆峻本之論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舉進士以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議新法不合乞去後為京西提點刑獄未行卒顥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似是之非使聖人之道煥然明於世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稱為明道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論君道

此篇顥為監察御史神宗數召見之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相見每進見甚多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俛躬曰當為卿戒之此數篇疏文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

議論不落第二層可以行之且上乎學術有得本原

眞德秀曰神宗求治太速一切設施從功利起見程氏自辨王霸引入路宜用人詢意變詢為韓富之學

又引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聰明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至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並商書咸有一德篇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愼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

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質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運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

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遂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

必為者固可概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

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遂設一夫給田百畝以二十畝為世業餘為口分）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立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鄉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

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鄕射亡而禮義不興貢上不本於鄕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盡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蓄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餓殍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周官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

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貴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五官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

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旣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

[illegible]

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illegible]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

[illegible]

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譴責。[illegible]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子答書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illegible] 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

聖是成个聖人
以天地爲心本
心故其心大公
有主應而能順
此所以範圍曲
成而運造天下
也書中發揮其
義識深微窮致
之論

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朱子曰定性說○一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遂遷耳。不知自反、

義存上文、心一紀
亦不前作

以去其所蔽、猶以惡外物之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之理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私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子之於義、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在窮索力之意多、涵泳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其意發之、其旨深哉。

晉城縣令題名記

嘗自上元主簿爲晉城令二年、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

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與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卸、皇皇然爾所施設、亦教令未孰、民情未

所學既純故規模自然正大

乎而更書已至備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圖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隱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吏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牘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程頤 字正叔哲宗初用司馬光薦以處士累擢崇政殿說書尋罷紹聖中竄涪州徽宗時還頤學本於誠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稱爲伊川先生有易傳春秋說記孔孟要旨

上仁宗皇帝書 時年十八

臣伏觀前古聖明之王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然常患一忠臣敷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然而不言哉臣今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瀝膽恐不見省覽虛成徒為此臣之所懼也倘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人賢者由之為賢者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為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

臣材案此宋處士何以大臣蓄名上書累千萬言八九職科之作疏其文義可觀可據如此有合生之重比於諸葛孔明又自擬於孟子董子文中子者固知六經備不敢為此言也

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

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閭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惻哉民無儲備官庾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一年之備

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明道元二年江淮關大旱蝗蝻皆絶人多流亡饑民疫死者十二三殣相望矣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敝矣羌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强盛自古無比幸

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昊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猶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竊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

屢起、黨籍撲滅、必多䜟應、幸而當時盡能誅剪。秦中比歲[illegible]賊[illegible]戍[illegible]首[illegible]太平興國八年、秦州大石小石族寇土門、知州張齊賢擊走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安家族寇長山、巡檢使韋韜擊走之。[illegible]年、秦州[illegible]數來寇、略三陽、[illegible]弓箭[illegible]等[illegible]擊破之。是年又寇八狼[illegible]等[illegible]擊破之。三月、小遇族寇[illegible]、知州[illegible]擊走之。尚懲肆殺之禍。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遽圖、遂

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盜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蘖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識者以爲何如、亦嘗置之慮

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其危、陛下宜早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繇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剌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耶。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耶。天下之治繇得賢也、天下不治繇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

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剌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强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

臣恭一帝雖對
微文知八音
之實以五色之
相賞

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貴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今天下未治誠繇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將以玉工為是乎以衆人為然乎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

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則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以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

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見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

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而不虛受陛下爵祿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智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英宗初立議追尊生父濮安懿王允讓事

引對奏對持論確正可以扶翼綱常之紛紛矣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辨明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

[illegible]學、王珪等議宜稱皇伯，參知政事歐陽修以謂服大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則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臺諫爭起攻之。治平三年正月皇太后手詔中書，[illegible]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皇帝[illegible]稱親，濮王[illegible]皇夫人[illegible]呂誨等力言不可，皆斥去。[illegible]官[illegible]御史以言事論[illegible]為御史中丞，上疏極[illegible]之罪。

廷臣胡一桂曰：歐陽修倡議以[illegible]以挾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惜夫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illegible]

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

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率其服以正統緒，[illegible]而書為所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伯叔父不同也。[illegible]義其大體固已[illegible]，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別立殊稱，以皇伯父某國太[illegible]

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皆陛下之私心，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

[illegible]而使其子[illegible]大統[illegible]大而在所生[illegible]

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

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意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疏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崇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顯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恩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

不臣自羽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援述事體則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悖禮典言者皆欲以爲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復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論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某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

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顯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背以不義加之但

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尊情論懼異論諠譁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則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家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泣致嫌隙其親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

程子自任之重隱然有堯舜其君之意殆與伊訓說命之[illegible]

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禮去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illegible]

上太皇太后書[illegible]

臣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退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尚慮陛下食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陛下不以爲妄臣於是受命供職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休乃臣之心也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

[illegible]

躬行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拘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illegible]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illegible]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

[illegible]

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保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神宗崩太子嗣位年十歲）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

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

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

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滿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眞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大中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爲祕書省正字與父[illegible]從爲校書郎伯希家本福州[illegible]父[illegible]令伯希[illegible]爲[illegible]詩百餘篇眞宗召見應對周旋所詣精習因命以官）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

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一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但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幾十三便令罷去度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聞日講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

臣是致曰其思
君姦而甲叢上
誠問暘而無與
再謂揆知悠音
其久仁斗動說

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遂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攻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元祐元年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制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

慮也祖宗之制偶然行彼孰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

爾又以為雖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眾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

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家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遂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熏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熏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 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

上。

論經筵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前，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易傳序

閑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於是作易春秋傳。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張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

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遂撤坐罷講。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志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也。

答朱長文書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

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頤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濶闊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頤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顏子所好何學論 [illegible]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

東嶽黃震曰顏子所好何學論謂其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臣廷敬曰程子以聖人為必可學[illegible]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

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

程伊川[illegible]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

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

安石學術未有不謬也者惟龜山有從程門得而黜之其功偉矣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

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楊時

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寧進士歷官至工部侍郎致仕一時東南學者推爲龜山先生朱子稱龜山之學得程氏之正其言委曲纖悉也

論王安石邪說疏

靖康元年五月時爲國子祭酒上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

龜學未嘗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詩言之無作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心非也蓋欲變法推數此須是知大豈漢石以心術以不於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談心遂事逞私入於邪說自以爲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實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龜山正言曰失業云安心人文章所好尚一世而不以爲是也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見二帝三代之盛而安石乃以一切功利兵與[illegible]

孔子廟庭安石以元祐元年卒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

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事在徽宗時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釋鳬鷖守成之詩大雅鳬鷖篇序守成也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余默[illegible]矣鞠[illegible]所論皆[illegible]上人君子而引用之邪排擯[illegible]直[illegible][illegible]極[illegible]焉[illegible]真禮聖經而欺爲天[illegible]不足異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名教也甚矣[illegible]揮[illegible]理使[illegible]者[illegible]如冰釋

亨之徒使邪説淫辭不爲學者之惑[illegible]

答陳瑩中書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蔽陋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諦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爲文也

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者也惟有質爲能受惟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賁上九爻辭）而卒乃曰賁無色（雜卦傳）斯謂之皆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爲之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顔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蓋有所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

且乾卦曰積[illegible]立夫始之時[illegible]子可以蒙小人之得道之矣

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見繫辭）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疑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疑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辭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魯昭公欲伐季氏子家駒曰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不從遂伐季氏孟氏救公徒公奔於齊遂以失國魏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昭尚書王經以權在其門爲日久矣公乃欲發兵耳王經之諫不聽卒見弒於成濟）此二爻以禹稷顔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爲姤五變而爲剝坤一變而爲復五變而爲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

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窮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

哭於庭，豈不晩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剝卦彖辭 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

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其卒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未光也 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

正蒙一書貴人循[illegible]

水心葉適曰佛老西則說者曰外未嘗以才學求勝於中國其然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精微也好異者以為從被益其今不之而欲聖賢在上

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范育

神宗時為御史，王安石欲擢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育與宋敏求、蘇頌、呂公著共劾定不孝，皆罷。

正蒙序

張載屏居南山下，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書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既成，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為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於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寖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於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說。載嘗謂門人曰吾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

棐之者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之者何如爾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張子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言性體也適將取訾於末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

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彊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

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

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下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氣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窮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

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説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静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有無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為之叙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為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為夫子言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泰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六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七

宋

王安石

范鎮加修撰制
高且可著作佐郎制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磨勘轉官制
王伯恭轉官制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上時政疏
論館職劄子
禮論
周公論
三聖人論
上田正言書
虔州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慈谿縣學記
復讎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國

後周書序

蘇洵

上仁宗皇帝書
上富相公書
修禮書狀
春秋論
明論
管仲論
辯姦
用間
六國

張益州畫像記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詞行勁重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七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王安石 字介甫撫州臨川人英宗朝擢進士歷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荊國公加司空

范鎮加修撰制 鎮以起居舍人知諫院嘉祐初請定繼嗣言甚激切爭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見從固辭又力請章十九上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為大訓而孔子刊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范鎮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推允則夫按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比事屬

詞有由據

婉惻可誦

得古人考課遺意

辭之失使來者無以考稽

高旦可著作佐郎制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與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厲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昨乃邦制不為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磨勘轉官制

有司考爾等之閥閱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王伯恭轉官制

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循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為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爵然後知勸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於正內以允廷論之公爲爾其審門闕謹房闥入宜宮令出贊朝事恐心夙夜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寵祿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嶧京兆長安人字進之舉進士擢給事中言宰相陳述古不應選出知泉州後復以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知某府請告老以刑部侍郎致仕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崔嶧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仕者非苟自佚其身楨偁行祇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上時政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以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

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以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其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付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

能詳盡而不為欺欺者則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命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留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皆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為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雖實之人不能欺也則雖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眾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官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廢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群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上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群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

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爲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創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緩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下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illegible] 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

附子陳子龍曰關處得言因是章於荀卿門公之待士已不可考然亦兆非一以其剖与之而不敢謁者

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學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

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聖務以共根本心有意經世而文勢明詩自爽然動人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

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

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也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皆孔子一人之力故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

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揭東南之吭也舟與車自京者日十百數因得聞京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假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下利害，猶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竊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猶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所謂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嘗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猶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illegible]不[illegible]語出穀梁傳），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適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耶？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孟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適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illegible]）（虔州古），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考成也落成宮室祭之名），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

自於學，說有所教之所當學所以教之之道性命之理出於人心非有古今之異者而以教者得矣上之道意而已修學記須有此本原之論

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弦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故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耳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

[illegible]　虔州學記　十七

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illegible]）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權數所以時其遲速

五七帝四地王與學原本人心奉人學學人心勝不實以見極祇之旨

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也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

[illegible]　虔州學記　十八

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illegible]）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

守法者吏，則有今人無治法之義，文亦峯峯入古

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上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民利而田學數語，如高屋建瓴，讀者靡不撫掌，極聽所行，不可止處之法，蓋由筆中轉變，故只將之中文，期亦自迫蹈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宋於五代置一使，迺總度支鹽鐵戶部。唐之叢務二，又置二部副使各一人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名景初，字沖之，嘉祐中以戶部員外郎判都水監，與度支副使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紘，宗字紘，又作綱，宋也人，仁宗時為三司度支副使已上至查道，查道字湛然，休寧人，真宗咸平六年始分三司分部置副名，道以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得其名；自楊偕，楊偕字次公，坊州人，仁宗時由刑部郎中為三司度支副使已上，得其官；自郭勸，郭勸字仲褒，鄆州人，仁宗時為三司度支副使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

此與虔州學記亦皆一意作[illegible]大淺[illegible]輕重[illegible]之文

東萊曰此篇敍漢學記[illegible]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此兩句[illegible]大

[illegible]學不能起其學如此

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禮記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illegible]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

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餘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

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茂美之材易成也杜君者遯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周書微子）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禮記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又居父母兄弟之讎見檀弓）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定四年公羊傳）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見秋官朝士）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禹謨）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

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爲義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勖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道輔以知假諫院再遷太常丞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右正言受命日詣奏稱羅崇勳竊弄威柄宜亟斥去太后可其言乃是我所以顯責崇勳內官也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明道二年道輔自龍圖閣待制召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命宰相召道輔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以大義責夷簡夷簡奏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出道輔知泰州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言士元以小吏與大臣

敘述以嚴整作孔 斟

先叙其人孔道輔銘也以祭文下事而辯其後銜體

處此分神回此議於序事中一一點綴而風韻頓發若循江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臣廷以曰銘書
辭明需綿政及
泰時野昇決殺
無多烈工下世
之學業細事
甚智勇之騎
務且右此文宗
氣遠岁意七穀
也於予蔑張道
人

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按宋史程琳傳琳知開封府嘗遣吏市材木及婦女已而其吏以贓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即爲士元事也再按道輔傳云道輔受詔鞫馮士元獄事連程琳宰相張士遜惡琳又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知帝有不悅琳意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帝怒以爲朋黨出知鄆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憤恚道卒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

敍文中能備載事
見學之法文亦和
揚其散

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瀏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戸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吹劍續錄云歐陽公妹適張氏夫死攜孤女歸家歐公以嫁族子晟晟之官至虔失其身獄至京師得之開封府勞晟之妻妾皆與相人通府尹承言者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此尹開孤甥女子之獄也李宗易編正修既上竄言傳誇作不當是爲蠹論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其母苦養於外氏修以嫁族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

義以仁智二字大其規模最是中有法度

蒙聞寧神以以勤勞乃蘇君意

誣官錢明逸交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
人內供奉官王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張氏畜具
買臣立獻陽氏第出知滁州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
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皆得罪安世出監泰州鹽稅
昭明出監蘄春縣酒稅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

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涇原路經略安撫副使葛懷敏戰敗死於定川砦走至長城濠遇害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鬨而戍人怨即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可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今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

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太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

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壽州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辟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嶅單州魚台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二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皇有四極周綴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承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寘寘昭君無窮

安石之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時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illegible]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大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意閎筆勁回環蕩以蒼景翔騰跌而出沉摯之思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宋史父平官試御史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宋史云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宋史本傳下言熙寧中長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爲郊社齋郎弟向字子直字容季皆善爲文長於序事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安國 字平甫安石弟熙寧初以薦召試賜及第官秘閣校理

後周書序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唐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旣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文帝宇文泰孝閔帝覺明帝毓武帝邕宣帝贇靜帝衍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朅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任蘇綽於羈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旣與之言。旣當其意。遂起居寢夜咨訪不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誠已以聽之。考於書。則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亂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靡。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上大夫

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繇綱之守外不出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徐日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全於出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

人性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敢欺其心外不蔽其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探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力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粲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傅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施於民而下

反覆數千言於此下事將然心目付

有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搢紳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顓堯舜之無爲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周書洪範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見何足

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是固不宜無論也安國翻疑誤異節變更官制宗名問曰欲見秉政外飾寬何以服知人不同聚斂太急耳安石不悅改崇文院校書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茂才皆不中盡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至京師歐陽修上其書宰相韓琦見而善之除秘書省校書郎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

上仁宗皇帝書

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

求心懷哉大向由此賈之自當王安石皆欲其善果以為遷之歐陽氏比於韓仲淹為始更布衣詩書之心當時所爲便之事建下四呈數堂也戒傳相常自後一齒篤習上子不得見也

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挑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者也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

案回訓新敘白上昭子背傳至人道天六蛾矣

荊川唐順之曰蘇洵上皇帝書其一言當擇賞用人其言任子也末可其三論考課其四論遣司人守緣今各一書其五論武舉其六言當傳任大臣其七言高爵名器其八言當慎外

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溢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

因之遠決其九言因循而救之不可其十事當書兼小人

説明之以此書反覆數千言如抽繭中之緒經數有條可要不中州漢行政亦又往往好中未為始盛事宜先求文章戒知所以何此

恐不由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偷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

則子使子然曰唐宋佳子宜也遠題為名臣者甚多惟能不服其所至而有以勸其後乎必欲盡載之亦非無世之事此是爲文可不能行也

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

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今莫若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收其祿位惟聖人爲能然何則其所素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收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見韓非子）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休兵之

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貪污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

爲害[illegible]
人臣大[illegible]
跡此小人上不
能擊職此大不
法也不能制其
大不法而謂其
小不法亦復安
所用法乎

歷述投以法將
爲寧之以敎勸
而常於書時事
之娣概發流思
風發載信足屋
山父子之長

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眞宗景德二年、令禮部糊名考較、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磊落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臣謂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

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舉、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觀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攀援所能及。苟非大功與出羣之才、而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其於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

觀以貸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彊其事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周禮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趦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廢散穀帛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遠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喫驕兵乘之以饑饉難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臣竊惜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還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慢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縱語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

[illegible]

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竇武欲誅曹節王甫等語泄節等矯詔收捕武武自殺何進白太后請盡誅中常侍張讓等詐召入宮因伏兵殺進嘉德殿前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灑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賈誼嘗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偃上書欲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武帝從之即誼策也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効

[illegible]

荊川唐順之曰[illegible]

鹿門茅坤曰[illegible]

其所見臣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

上富相公書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至和元年宰相陳執中以嬖殺女奴爲御史趙抃等劾罷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二至和二年五月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位弼上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閤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我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咸咸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見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間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

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耳。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敗出於他人而不罹害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敗出於他人而罹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威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

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皆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衆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

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得其大而治其細則潤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

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寇準以眞宗天禧初同平章事後眞宗得疾準欲請太子監國且言丁謂錢惟演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已而謀洩爲丁謂所傾罷遷道州司馬再貶雷州司戸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而止仲淹條奏十事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減徭役以天下爲己任然更張無漸謗毀寖行而朋黨之論興而仲淹遂罷政事出守外州以卒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

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所錄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修禮書狀（時宰相韓琦見洵書善之奏於朝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主簿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未報卒詔賜光祿寺丞）

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取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凡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威公即桓公宋人避欽宗諱改桓為威）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書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也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illegible]

東坡曰此論曰此段且前于先相應枝葉起生如此纔賞歸大極行夫盡又生[illegible]則人還多[illegible]生[illegible]又多[illegible]不亂

蘇[illegible]坡曰此文方上度有氣力有精神有井然雄蒙而華蔚者也精無盡下方老此文章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此節何等明白此論大意[illegible]段自賞罰至如是以爲春秋一段言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夫子之作春秋益明以與魯也一段言夫子[illegible]魯史而作春秋天子之權以專周有[illegible]之法至徵那一段言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相妙書則魯不出域此[illegible]之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

鹿門茅曰孔子特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為當時諸侯之國莫有足與者孔子魯之大夫也故特以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寓褒貶功罪之義以寓王政之……

文王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智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然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鹿門茅坤曰此是老泉……

則雷霆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公疾易牙豎刁常之巫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公無所得飲食沒於壽宮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僖公十七年齊侯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武孟立三月死無詭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歷六君至簡公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蓋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

[illegible]

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靈公，文公之孫），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

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管仲寢疾，桓公問政，將安移之？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為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足息。仲又曰：隰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歎曰：天之生朋，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史鰍病且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衛靈公往弔，怪而問之，其子以對。公乃命殯於客位，召蘧伯玉以為卿，而退彌子瑕。孔子稱之，以為史鰍死而屍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辨姦

（張文定公安道作洵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

[illegible]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illegible]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臣盧纂相衆之殺）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

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避暑錄云洵作論成密以示張安道安石微聞之蘇家自此有隙）

用閒

（避暑錄云蘇明允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當有攸作因塽）

[illegible]

（其所著書嵩和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疾洵有權書若干篇皆論兵法今止錄用閒一篇）

孫武既言五閒（孫子用閒有五有因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死閒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閒知之而傳於敵者也生閒者反報也）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閒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書逸汝鳩汝方篇序）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閒用也湯文王固使人閒夏商耶伊呂固

與之為閒耶桀紂固待閒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

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間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內，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為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陳平封曲逆侯），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趙而淮陰進兵之謀決（韓信間靈各無用屠為太將平門雍直也遂進兵擊趙）。廣武王又信下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出奇兵絕韓信後不聽使間人窺知其不用乃引兵為背水陳破之。嗚呼，是亦間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

[illegible]

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illegible]

張益州畫像記

時張方平以侍講學士[illegible]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我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

荆川唐順之曰此文亦一項敘事一項議論

[illegible]

乃拉封曰蔵蜀人懷思怨猶邑盡力事者功斯至覺者在民門得行焉而惠以聯其為水

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

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石林燕語云仁宗山陵韓魏公為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興故事蘇明允為編禮官以書責公 [illegible]

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疾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不能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

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當最急而天子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做陋而不易天下聯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遽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

使割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詢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則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箠楚，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於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鳩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踰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減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詢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

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見檀弓）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敢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詢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臣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詢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勑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太祖，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高帝陵）百事務從豐厚，及

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光武葬高原陵）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輙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宜（魏公得書欲簽起謝已業無狀故不奉教然業元事悉本至是否閉者原其大度○按洵文長於縱橫奔闊似子家故勿多鉄鉞也大致厥辭殺少涵畜其論列時事陳安危利害之故未嘗不惓惓也賈誼以後所罕及也但其言近於功利又俱好佛則其見道不精故朱熹深斥之然嘗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蓋在諸賢之科固政事文學之並歟）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七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八

宋

余靖

升瑒論

姚璹論

劉敞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

可諫議大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

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副泊兵馬

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

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

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
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
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
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
依舊職任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
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衣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
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
監察御史裏行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
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
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司門員外郎張掌可開封府推官
論邪正
為兄後議
祈喪議
士相見義
公食大夫義
致仕義
君臨臣喪辨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七門廟記
與王介甫書
呂誨
論選部
奏乞致仕表
宇文之邵
應詔上疏

沈括　上歐陽參政書
孫覺　諫行青苗法疏
鄭俠　論新法進流民圖

[illegible]可以正[illegible]附會之妄

臣[illegible]曰後世紀載瑞應夫豈作史本意乎[illegible]

古文淵鑑卷第四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余靖　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歷官工部尚書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荒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止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illegible]而已矣三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梼杌春秋記事之史也觀誥誓命之辭得失存亡之跡皆可見未嘗言瑞之為道於兩漢則[illegible]之應從古史訓略而後史淺陋乎為[illegible]為史之本意也[illegible]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與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與禹以平水土與湯以行仁政與周人以積行累德與夫是哉雖無祥瑞可不謂

聖王治乎？桀以奢侈亡，紂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將且亂乎？桑穀生朝而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利，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爲害矣。爵獲麒麟，哀公出奔（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二十七年公孫于邾，遂如越），漢鳴鳳凰，平帝失國（平帝時羌豪良願等獻地，[illegible]），此則闇主在下，瑞不爲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崩星隕螽生鷁飛之變者，非厭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恐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

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側庭（師曠鼓琴，晉平公奏清商，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龍見洧水（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不由德至，斥而弗敘。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至於長孟堅椎輪怪謀（昭明文選序：椎輪爲大輅之始。此蓋謂譏怪之事昉於史漢也），其啓國也以斬虵大澤爲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略棄矣；其定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爲易服之應（漢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illegible]），而古人之衆慮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祥瑞，

以爲祀事之端，恐謂非良史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政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爲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畋矣。又何用索異從怪，惑天下之耳目哉？苟爲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璹論（姚璹，思廉之孫，[illegible]中，[illegible]）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左史以書其言，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逾踰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除嚴，未臻大中。故武德之[illegible]，有一二。武德故事，小事之官（[illegible]），更直近臣，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璹建議，錄對之事，評撰便殿，嘉猷善謀，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紀。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

臣廷讀以上為
大上不可得一
聖故曰大史記者
當隨之鑒後代
之實曰也惟居
立史先於出
二不可似但鑒
鑒要後隨舉

甄叙矣槩朝著作之局不復刊脩矣璿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使退之後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錄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焉已誣矣實而不諱為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脩是使自司其迹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畏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日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諛孰評成敗之辨也用他人之注記為已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扁鐍之

執竹成小

不遺一慕

同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鈎之不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英明亮之猷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將人納疑之說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册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璹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失其源而奠之敢議惜哉

劉敞 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歷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學問淵博尤長於春秋有詩十奏封告有名了集一部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通木軍錄事參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搢善而借惡民起為盜賊脩擾以使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賊如律尚書侍上閭閻遹禍孔申祇服明命省恩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

官歟錫服尚遊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
能與禮畏義陛下日哉朕聞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
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踰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
絕俗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
休命思底終譽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挂冠辭祿利者至於選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
期爾齒未耄仕無缺行能決於去就非廉乎自下郡
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爲榮觀矣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
素可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繁庶而往
者戎狄竊開緣隙時入爲暴惠皆在守圉之臣文不
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寇驚朕師其官王
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
禁止惠於踩寨爰及羈外蠻夷之廣咸懷服集不失
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藩衛之勳也

歟詩不云乎大邦維翰其議遷秩升於諫列
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
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
之異皆唯實哉士亦宜然苟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材
宗廉吏材選稱於知己式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
之本往爲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隳而守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
馬鈐轄特明可文思使

朕干戈與兵馬之臣嘗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
累歲月計資考以此取尚佇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
又安上無所試其能故特付爾劇以思進遷爾使
列以觀來效爾亦所謂易而得之而易而守之蓋亦
勉所顯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上溯宰相韓

琦秦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嶷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豈之仕籍今丞相以衛寄閒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名非丞相歟何昔一命只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舉毋辱己知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周有天下諸侯自辟群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

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有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己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以九親之屬使游而升於朝觀其拔也既歷試於外又預聞於知己得人之辭庶必能勉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陳繹侍讀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敏求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益柔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

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其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其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暂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覩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illegible]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朕承七廟之光纘三聖之緒惟是祀將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祗受祉嘏若乃袞蒔之對頌之篇申錫無疆之謂天寵之內莫不受應丙況一二耆老其官曾公亮德器渾厚猷謀閎遠予欲觀於雅頌參元爲清廟之詩以追孝於前人汝明予欲謹於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於大饗汝圖予欲時和年豐以爲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翼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級陞上公衍食加田勸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轉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其官林洙資稟通裕臨蒞循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昨乃先正貫領大農之任以越文考今年穀未克遂人望鋪爾其勤身敏行無忝

名實於以勸猶傍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

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年至還政典也而食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于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己也廉忽而不樂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閣或丞事鄉寺歸榮鄉閭以樂蕃齒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敵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與簡厥像必皆其人而丞也以起閣景初也以夢臣可稱之閣閱察之望然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大鑑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嫁當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領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

語簡而意該於愛民之意

常中朝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而通判桂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周拱承用詔旨悉心職事終接之任帖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遠大體以僥倖驕矜之爲故至大亂治變吾民則若狄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頎可三司戶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由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遲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人傑具官李頎嘗以名字與郡屬尋奉使敏以爲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畫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之乃事

但作諫錢勉勵[illegible]在言外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敕事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處燕吾河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獫狁之警賦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宜擇其難其人具官傅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倫顧委節傳分按州郡[illegible]皆有遺愛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止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慈吏綏民亦一振一作之意而近語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聚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治積乃今難爲尹[illegible]慈吏綏民其有文理其檢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滌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推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難顯西方是則斯羽尚目遊道于瑕洄子一人汝寵

論邪正

[illegible]

臣伏以取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進之邪臣當疎而遠之今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邪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危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群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

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苟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逆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肅然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然有益當世者也誠久之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有姦佞僥倖之雄因之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懇誠獻所聞惟聖慈采擇之

為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

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非取故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逆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弒僖不書即

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嬰仲氏之公孫歸父弟宣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者謂仲遂東門故以之稱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昭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穆不得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

得不以一代也而儒者或疑僖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者春秋本不繼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聞之曰此仲嬰齊也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

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惡也躋僖公然春秋固爲萬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韋玄成承相衡匡衡引昭宣兩帝並爲昭獨以孫繼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

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爲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逆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氏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傾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也之

秋考勤忠祥錢王議

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二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不可同矣徐邈行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先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嗣之意乎禮爲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瀆君之意苟曰全廢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許受授之道春秋之意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毀聚昭穆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奔喪議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母喪者例皆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遏於上命不得遂行此最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兵戎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宴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須也習俗既久遂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爲悲其不肖者遂以當與養親爲榮以之錫類是爲傷恩以之教民是爲忘孝今人下年待有當哀不舉廢哀閉仕涂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見曾子問）竊謂唯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餘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絕其俸祿亦爲太薄豈有行聘之人反不及放廢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望望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

一以聖人之道
為行長宜使以右
[illegible]

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

士相見義 吳澄曰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觀禮各有其義、故儀禮有士相見禮、[illegible]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

天子之摯鬯諸侯玉 [illegible]

[illegible] 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

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

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 [illegible]

宋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士相見義

[illegible]

介為君發死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

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

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

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

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

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

言其不苟合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

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

有伊尹故有之
大夫交通納賄之
私哉

[illegible]

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介門外人一辭見賓稱

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敬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

禮相論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未者未之有

也人苟為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者未

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

其身而毋過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過於瀆

也唯仕於君者名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疑而真摯

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

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著者禮義

宋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士相見義

[illegible]

典禮之文知[illegible]
於經學

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

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

為謂故諸侯大國九介大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illegible]

食禮公養賢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

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

也要禮敬之本也食禮愛之本也敬為愛弗勝其敬

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

爵恭也 [illegible] 已稱則卑之已重則是以

其賁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而後敢當之賓非敢當也非
致當故辭進也公迎賓於大門內
非不能爭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
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
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見其意諭
其誠也於廟用祭器　人誠之盡也君子
於所尊敬不敢御故用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
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
東室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　小臣東堂
之南

下南面西上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內
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內官有司備
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之俱也公設醬以
臣饌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
故親設　士設俎　公設大羹湆　然
後宰夫設鉶　以身親之也賓祭
先置其祖於　公設梁宰夫膳稻上庶羞為殷勤
也　賓　飯飲漿以涪醬
上君之身已也賓必執稷有報之道

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　雖備物猶
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　醫之以敬也有
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　不敢褻其餘也上大
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
其餘褻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
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
親之者也自取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
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
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

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惟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
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有所不
足小人所恭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
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　孔子退曰吾
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雖親也將親之舍禮
何以哉

致仕義

自慎有司辭官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

閒肯臣忘職任賞之功職而功不立其事利禄貪求乎之位與功可進但使老佐偕羸明真熱功也大多

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者、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也。君留之、臣曰我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圖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強焉義也、毋奪其爵、毋奪其

祿、毋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

臣既學以君以禮待其臣以大夫以道安所謂息之作處之至也若況引有功必賞無功必廢尸素者當汗下矣

之義、君門雖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裳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月稍之利矣。今而歸君、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食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退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

痛誡勵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致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殺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

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雖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設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敺之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爲臣焉使之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益稷篇）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

曰否是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禮記檀弓篇）夫不以賤而棄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於廟門然後入（儀禮君釋采入門主人辟注曰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釋采者告有事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於荊荊君死荊人曰公必親襚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襚殯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儀禮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注曰小臣掌正）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事見左傳昭公元年言惡公子圍設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

通達治體

雖衆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荀惡之而已會於宋何爲惡之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較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亢冬不褒夏不爲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獨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爲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於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聞其聲麗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謂千載一時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祖問制度亦欲聳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勇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教化者冠冠逢掖之人其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忠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氣鬪爭之辭猶懼其末也故戢詐謀前人以德馭人以義就度其信齊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容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戕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爭未鬪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勸之以利其可得不爲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寖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巳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昔門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劉攽 字貢父與兄敞同舉進士歷官至中書舍人博學能文章論治切直

（信之功不以代史，得此可補載乎。）

七門廟記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七門堰在今舒城縣西南□□□□，下一堰之□出□。三堰：一曰烏羊堰，在縣南十五里；一曰千功堰，在縣南二十里；一曰槽牘堰，在縣□□□里，其溉田二萬頃。）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鄖爲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羹頡侯信有功，然吾聞於皆老而得羹頡侯信，初漢以羹頡之地封信爲列侯，（□□□五）（漢七年封兄子信爲羹頡侯，食邑二縣。）信遂爲民穿浚舒，得以廣溉造，信爲始基，至馥殘廢而復脩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儕邑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爲我記之。」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賈，高祖從兄，後爲荆王。）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楚元王。）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封從破黥布軍，立爲吳王。）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思豈與賈濞相絕哉？夫攻城野戰，取國得邑，足□□之所以能殺人者也；與夫開地墾土，使數千萬之口得其飲食之思，所謂能養人者，於以相當，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而公之評曰民功曰庸，若使信生當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民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祀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靈脈者耶？劉氏既配，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發於己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蓋嘗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修僞，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何公立書論，背前錢大意，不覺悵悅。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

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于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己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駮雜俗亦澆薄其取於民者百端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徙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畏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皆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

辭之畢而行矣故斂臣下以言財利求用不復敢遽言中古之作傳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皇甫鎛累遷司農卿改戶部侍郎憲宗時同平章事領度支裴延齡德宗時權判度支以能度支假戶部侍郎）顯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乃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介甫公之爲姦點甚矣□□接槍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亦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被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者也自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吾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第進士爲殿中侍御史英宗時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爭濮議爲御史中丞論安石□□□□）

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辟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部吏皆辟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

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制而備郡國之權也甄陶流
品因襲於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
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況專於一司乎矧用刀
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
一齊使官無察實民賊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
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既歲積銓衡日滋不得救弊
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前籍丞簿尉當令
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覈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
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

此四實第爲五等三之上升於朝當爲進任四之下
俾其敘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黜敘前職如是州郡
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
減吏部銓敘之要矣

奏乞致仕表

臣輒瀝愚誠上干宸慈伏見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銜車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
禍延四肢遂成風痹逆難行步非祗俾衾盤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
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
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
誠豈得已況情靡藝陳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卻
榮辱之分與之今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
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開可此疏以身疾痛朝政得失諫諍

宇文之邵字公南爲定下人

應詔上疏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

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

陰謂誤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太祖
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風俗宜
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
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
人知自重卑下之邪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
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有累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
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
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
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

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楀之盛。大雅十月之篇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以保安外城、考棠棣角弓之義小雅棠棣燕兄弟之詩角弓父兄刺幽王不親九族而作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令典大雅叙之[illegible]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致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

蘋蘩不報、憫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

沈括 字存中錢塘人擢進士第後知延州以不能固守坐永樂之敗坐貶

上歐陽參政書

參政侍郎閣下、自周公之沒至於今千有餘歲、其間可以有為於天下、殆不過二三人、二三人者不可得而待、而又皆無可行之位與其時、使得其人而又幸有其時與位、天下仰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將如何而望之、其所以舉天下之政、亦必自其大者而後至於無所不服也、凡世之有給於用之物、一有不備者、人皆知其闕、禮樂在天下為用最大、寂然千有餘歲、而天下之人未嘗謂其闕者、人之所習於聖人者、意已絕不復留於心、則皆初未嘗有禮樂者、既絕於心、又未嘗講於視聽、則其謂之無闕、而棄之必然、禮樂之教、幾何其不終廢也、伏惟閣下獨立一世、為天下之師、三十年餘矣、其蓄育賢才、風動天下、未有不知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時與朝廷之位、則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於古者、而遇於今、而又有其時與位、天下之所望於閣下、閣下所以自處、某愚淺不敢懸定於心、抑將舉天下之政、必自其大者、則禮樂宜已在閣下之所先久矣、然觀古者至治之時。法度文章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至於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黼黻黃蒼赤、豈能盡出於聖人、百工羣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遺、而至於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嘗得古之樂、諗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成書一通、亦百工羣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非敢以為足也、蓋以謂必欲盡天下之議、則荒唐悠謬之論、亦將有來獻者也

孫覺 字莘老高郵人舉進士甲科官至吏部侍郎[illegible]

王安石害卒不為之罷遂

諫行青苗法疏

歲用餘貨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衆放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周禮地官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周禮地官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周禮冢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政而不行諫官引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下移非國家之福也（青苗法行百議喧騰周官泉府民之貸者主給其息二十而九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收其息以繫其[illegible]）

安石覽之怒欲遂以事詔中書安石以詔數之以不喜學士知之將有逐鞏竟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神宗朝…上書）

論新法進流民圖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懼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弭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

際遇豈予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克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周書多方篇叨懫日欽叨貪也懫勅二反〕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趨旨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

早

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人之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窮甚貧賤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輔其上陛下之朝羣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乎有規避曰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食禄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明於上臣和於下志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於民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效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興養爲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邪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禄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追還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禄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禄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

四

思慮不出其位尸視不過簿領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吾憂故卿朝廷設官位有高下皆于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寧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寧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干雷霆之天聞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愛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憂臣切聞

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求戮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寢翌日命開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又下責躬詔求直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八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九目錄

宋

蘇軾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賜阿里骨詔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楊繪可知徐州

揚王子孝騫等二人荊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諸州團練使

李承之知青州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賜新除恭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

又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又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上神宗皇帝書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illegible]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旨編注

宋

蘇軾 [illegible]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蘇軾

[illegible]

成王命君陳、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書君陳篇）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側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於至當，而卿遂欲以此去位，[illegible]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阿里骨詔 [illegible]

恩義兼至得終始之體

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猶會外援爾弗能禁恣其所爲遂擁衆壊以犯王略〈章又借其子鎮覓獻人名〉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爲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鬼章壟送京師〉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會衆而擇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裔復爲虛言

大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趙瞻神宗時爲判官言青苗法不便王安石欲罷助己使其黨鄧綰以御史不達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歷官知永興軍哲宗立復名〉

〈屏功利而用老成王者之人〉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蔡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甚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懲勸之意焉

〈簡淳樸真近世所厚〉

楊繪可知徐州〈繪神宗初兌諫院數言事有聲王安石所惡繪陳免罷翰林學士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知徐州與言官論之不責〉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効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淘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歟庶幾爲朕撫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揚王子孝騫等二人荊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諸州團練使〈英宗第二子封揚王第三子封荊王哲宗初封王哲宗即位拜顥徐王賜贊拜不名其子孝騫等皆進官顥請罷不許哲宗所以終其事〉

言極愛重恩誼深篤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為後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覩聽悽恐涕洗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家何樂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顧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

至貴裕所言典切

尚勉之哉服我乃父所以為邦家光

李承之知青州

朕東望齊郛之國河濟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草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

韓維父億謚忠獻公

新製入古淑偉歟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漢武帝宣帝）如飾樂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illegible]）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

稍如原注

明理之體式如命王

爵改封大國益著鴻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未為地上之落輔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辭中外之勞胡為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惻然未愉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陽翟徐洛致仕依前光祿大夫充鎮起闕詔

夫有德君子以指蹤折衝之勞風能服猛鷙朕嘉懷所謂以致耆老非敢必以事煩也倘得黃髮之叟

[illegible]

情文[illegible]動人

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卿由人四世，[illegible]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龔餌有聞，時遊嵩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飾，故輟而不樂。[illegible]古人非以求名，蓋不成聲，若予以爲知禮。[illegible]朕以宗廟之重，勉蹈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愴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illegible]

溫文爾雅

莊重典雅[illegible]

予有終身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慘耳之聲；干戚羽旄，皆泫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

又

遏密之制，[illegible]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從月。[illegible]金石在御，惻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令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鼓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杜亂之權。二年於茲，百度惟正。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當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器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又

朕以天下之大，知爲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illegible]

子之職予甚見民痍有抱火厝積薪之懼正賴
多士協爲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
將力之畢陳觀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爲節卿若無事
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而況邊鄙未寧兵民多故
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使安則夫疏遠之臣何以
責其盡瘁勉輔不逮期於有成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爲請稱德則略力
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
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備君子懷以冠公議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
禮乞知陳潁等一郡不允詔

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儒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
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
寬而有斷必能肅趨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猶爲
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事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耆舊不求
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
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致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爲
厭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宮冗財匱歲歉
民貧天步雖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機務而遽易於
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
章批答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
忠邪故以卿爲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
權衡尚明此心斷可識矣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
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敍此義勿復有云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徙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著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内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二年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軾以爲不便又言爲治多以言事得官臺諫議者甚不合者先後罷斥熙寧四年軾上書論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 鄭公子孔當國為載書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不如焚之以安衆 賂伯石以安巨室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之邑曰無欲實難何愛於邑 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可否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

由析變化之妙則淺深可以名狀直從大之士矣之節而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足敘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逞騁宕與史發冒度有貫女作流深演暨之風及既俛創王氏一意忠學濡無天下休息者言切中民隱發懇到使甚窮崇高之地如鬼魑閭閻家痛之情有不能

宋例然感動者莫可無訟萬世矣

（以改相與於宇宙相而成矣當時者變其身後各得其任）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

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晉歷陽內史蘇峻有異志後庾亮以大司農徵之峻不從遂叛）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

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

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

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太宗初置三司使曰鹽鐵度支戶部之籍宋至道二年一使總領之曰三司使有判官亦號計省）

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

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

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

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

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

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

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

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

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

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

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

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

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

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

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

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

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使

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

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

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

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

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

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

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

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

可謂拙謀矣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

臣無[illegible]所知人
貸於民害[illegible]
皆[illegible]報反限[illegible]
吏不害責劍
切無論[illegible]信
二[illegible]以九州
寄[illegible]之行

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
大臣既已辭免不爲[illegible]則外之議論斷
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
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
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
縱橫本非令典[illegible]漢武遣繡衣直指[illegible]
漢武帝患東方盜賊乃使光祿大夫范昆[illegible]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illegible]桓帝

遣八使[illegible]皆以守宰狼藉盜賊
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
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
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
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
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
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
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

其於學四歷既
時事之失而指
陳三害及賢愛
達奉承之[illegible]
託於條例[illegible]
非使州縣[illegible]激
論亦頁[illegible]也

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
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
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
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
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
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
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
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

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
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
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
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illegible]
[illegible]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
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
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
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
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

帑廪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言逐鹿而無虞人之導不可得也）豈惟徒勞必人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賓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猶終不肯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猥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

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冐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奸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冐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故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以下言雇役法不善也宋初定諸州人戶分九等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至是令鄉戶隨貧富高下各出錢僱人充役曰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外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曰助役錢）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宋時役法有衙前主官物里正主賦稅耆長壯丁捕盜賊弓手主倉庫場務綱運役最重舊以坊場酬其勞至是令坊場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外數為之後坊場錢即所謂市租也）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

散則州郡事體㒋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常情也若損粹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僱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僱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

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吏則雇人之資官所
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謂夏秋兩稅夏稅不過五月秋稅不過十一月）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
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
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
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
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
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
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謂官人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則紹）

列（景祐罷特罰之法以官戶為形勢戶）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
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
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
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
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
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
戶之役（謂衙前通判召惠卿議部數甚眾令佐五戶等二人以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為五）
等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
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

有識與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
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
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
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
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
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
自昔有禁（以下言青苗法不善也宋特有常平倉穀賤則增價以糴入穀貴則下價以糶予民至是令移其貴本給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謂之青苗錢）今陛下始立成法每
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謂抑勒民戶強之令貸也）而數世之後暴

君幷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
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
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
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
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治平元年十一月揀陝西民三丁取一刺其手背以為義勇軍人給錢二千）當時詔旨慰諭
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
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
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羸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

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二世時，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以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明皇時，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蠻閤羅鳳，全軍陷沒，楊國忠掩其敗狀，令以捷聞。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

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此下言均輸法不當也。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

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即薛向所領。此錢一出，恐不能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

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狥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

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封於齊尊賢尚功周公曰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季子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illegible]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逢滑[illegible]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illegible]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illegible]以國祚方末衛瓘左右告父曰[illegible]會功德不爲後嗣長計不足保全家國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龐勛桂州戍卒以不[illegible]作亂[illegible]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

良士高曰然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正者貫可已豪政將不獨爲救時之言

愈從是以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此而易彼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德宗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

陳子龍曰前公亦不爲無書究特學術大甚相去大甲如此是公有賢兩非本色

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此下又論新進[illegible]

[illegible]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

勢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皆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繫單于則是處上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見賈誼新書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

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錯雖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

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埤蒼聱牙言其不常刺說也○聱音敖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時薛向以制置解鹽使爲江淮荊湖轉運使李定以秀州推官擢監察御史裏行皆[illegible]也猶恐未稱章服遷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役奪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

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

讀[illegible]錄執此言以為朝廷之紀綱寄在於臺諫蓋有見之言也有志立紀綱以正朝廷安天下尚念之哉

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尚問鼎之發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家祖宗懲唐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則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以下言臺諫[illegible]是時御史中丞[illegible]及臺諫官[illegible]係言動當以爭[illegible]臺諫為之一[illegible]思計最為[illegible]御史以絕言者[illegible]集又歷言[illegible]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

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所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

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

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趙高謂李斯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斯遂從[illegible]立二世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德宗在奉天[illegible]赴難在道數言[illegible]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

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何如濟水[illegible]之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所獻之三言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彷彿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臣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建大臣本意已與宿違敢意作令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召問臣以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此而言所以不懼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illegible]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蓋聞甘受和白受采[illegible]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太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

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

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聖問徵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

紛紜也則使一二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李訓鄭注曰與帝謀誅宦官遂有甘露之變宦者益盛帝未嘗得志是歲以憂至棄天下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一二年而未已熙寧四年正月遣延鈐轄种諤以兵出取費以罷宣撫令人築終君之謀是師敗及人於撫寧其地萬人殺之又築撫寧堡三月夏

愚按方岳貢曰不擾害民大紀害治是深一要論

人未及盡古遣學士三二按邊更州國錄副使發羅兀城也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而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傳曰時闓溝瀆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傳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衆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行禮有兎斯首兎首小雅瓠葉篇言古之人不以薄廢禮也掃地而祭可以事

古建欲可以淑稱之私評懲多之私難之矣而忠義學士盡然勤之

天見禮義漫落爾得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未必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

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廢樂豈不陳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舉臣策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商鞅韓非者曰為異論全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吾何以言之夏禹之時大辟者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從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際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

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彊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

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滌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平章房琯、從先肅宗請收復京師、自選給事中丞劉秩等爲參謀、秩儒家子、不習軍旅、琯臨戎、書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已而卒敗

於實讀辭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德宗建中、關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屬吏李元平、李元平才可將相、爲汝州刺史、李希烈遣數百騎縛元平去、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提挈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憒亂聖聽而已。若邊鄙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

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發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敬之周頌敬之篇、言畏天故也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大禹謨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周書君牙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

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小雅小弁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臣謹昧死上對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

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康定元年元昊攻破金明寨[illegible]延州知州范雍召[illegible]劉平石元孫[illegible]援與敵[illegible]慶曆元年元昊[illegible]任福[illegible]戰死[illegible]諸將[illegible]十[illegible]皆戰死[illegible]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

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橫山事見[illegible]呂公弼[illegible]王安石陳升之在中書亦未見與議[illegible]史[illegible]耳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寶元恐作康定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熙寧五年[illegible]王韶[illegible]蕃破之城武勝[illegible]置熙河路章惇造釁於梅山，熙寧五年中書檢正官章惇招降梅山蠻[illegible]千八百戶熊本發難於渝瀘。熙寧七年瀘夷[illegible]察訪使熊本平瀘夷[illegible]并諸部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熙寧六年度支判官沈起言安南可取命知桂州已而交人寇[illegible]起以劉彝代之彝守[illegible]日常遣[illegible]其表疏交人益疑懼遂犯境陷邕州二人皆坐罷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

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李憲皇城使中貴人[illegible]宗初隨師[illegible]不征[illegible]以功加昭宣使）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

（眉批）[illegible]

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

（眉批）[illegible]

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

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

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忝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九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目錄

宋

蘇軾

策略一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二
論治道

正統論

孔子從先進論

秦始皇帝論

荀卿論

韓非論

伊尹論

留侯論

張釋之論

六一居士集敘

潮州韓文公廟碑

志林敘[illegible]

理精辭決[illegible]之言

[illegible]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

御選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

據四分五裂之虞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淺近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彖辭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秦興刑名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

[illegible]

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議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illegible]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可以讓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

[illegible]曰立法任人二者發明論相於此不必[illegible]讀者詳之

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壞以遂天下[illegible]耳寃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譽謗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illegible]知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

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凜然人人不敢是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苻堅用王猛[illegible]）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能天子一旦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人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

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驍驍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决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夫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

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爭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為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亦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

旦乾畢以今是欲用術數鼓舞豪傑知厚生狀壯精忠鄉原一狂止當蕭游令人歟所求疵

縱辯掉涉……人運之以於……湯是東坡獨絕

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惜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

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習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爲卑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

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下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

下者日夜淬礪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illegible]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

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猶儼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艱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illegible]信之徒角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惠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

布天下屏息莫或敢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官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別七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於我

瓊山丘濬曰史[illegible]

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
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
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
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
者以爲不可是烏足恤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
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
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
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
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

[illegible]

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
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
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記王制然
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
試官夫試官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
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
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不以愛惜慎重者也今

瓊山丘濬曰[illegible]

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
有勉强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
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切
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
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
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
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
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
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

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
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
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
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
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
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
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
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
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

[illegible]

之試則罔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減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人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策矣

策別八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眾，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

[illegible]

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麻思流寓人說冀刺史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强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爲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帛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晏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敍揚之文亦復宛透

歷敍同擇人並精任人宜久其名實核于內而議論之可也內之要

策別九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熟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莫知其未可以遽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

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胥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術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畏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爲慮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麤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斷

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

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矣

策別十一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擯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

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于為善而忸怩于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

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者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以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

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鬭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以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

從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其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離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

母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七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論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弈，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變，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鄉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騁，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

夫一切以寛厚爲稱上意而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内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歳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閒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悦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悦要以誅寡而悦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内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内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内無權臣外無强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以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鄕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歳歳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有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

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囷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禄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爲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

盜以生奠不自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息也

策別十九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illegible]是爲踐更）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衞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illegible]籍總一百[illegible]十[illegible]萬[illegible]）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illegible]）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

行令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鬭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懸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慶曆七年 □武賊王則據城反以叛 [illegible]）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與人之知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從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發郡縣之土兵則彼可以欣欣踴躍出于意外哉上之恩而爭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饋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二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illegible]）（大小不論也）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惡蝎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

[illegible]

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頹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

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騁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

經急將帥爲之偕說

論治道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者終身不易克念之上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施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有親戚外有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疑心腹相賊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費莫深於興土功害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皆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仁者無敵審能行之則士逸而國安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韓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弱兵革而消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亦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情在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焉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以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商周不如秦漢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正統論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于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于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亦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

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于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廢道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

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

詐巧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葬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于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

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勝吳廣亭長起事）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

[illegible]

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illegible]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illegible]

張釋之論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耳其惻隱之實嗚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偽則不敢為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民之事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惡而未嘗虛飾為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偽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備之使全猶按脈治病虛實燥濕呼吸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于末年之敝然其實而有其名家被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衰[illegible]人誦[illegible]之詩而行益汙人負雅頌之名而政益亂[illegible]觀其詔令則

堯舜之典謨也問其與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
觀其刑其文煥然所治國之將有所不及然徐考其
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倫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
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
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
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則
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
不剪矣獵取諫諍之辭而出自言之閉其口而奪其
氣覆藏潤飾使無過之可識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
矯無闕之可修儼然自以爲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
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
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衰之季也以
文帝之寛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
結讎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決有屯戍未息之詔有
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
而不爲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與誠固繼
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嘉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
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爲治者其知所去
取矣

六一居士集敘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
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弊故其學遂行
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
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
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

鼂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蘇軾傑出悲大又可言人入論矣

日延敬曰文忠一生精論只重要字文本評寫略討時史韻莫寫竣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愈還朝欲攜與俱德使爲學官以教士子後愈還朝欲攜與俱不可從此有潮道子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

此篇原文憲有益理中間有數入文遺處亦見卓識

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志林 錄三首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於私鬭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

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于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汙簡牘而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使己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illegible]）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illegible]）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

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稷下先生即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

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淮南王安梁王武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上論洞中竅要識解最高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宦靈帝時為中常侍封鄉侯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及黃巾起強欲先誅宦人讒以常侍遂攜劍自殺）、後唐張承業（唐僖宗時宦者為李克用所匿逃奔太原事晉王李克用以莊宗屬之莊宗即皇帝位承業哭諫不能止不食而卒），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弘恭、石顯，宣帝時宦者）。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

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賁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於徙木，商鞅欲變法，恐民未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南門，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立威於棄灰，商君之法，棄灰于道者黥。刑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鞅以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江充治巫蠱，持太子急，太子因舉兵斬充。黃門蘇文告變，武帝因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詐言太子反已成，欲斬臣，帝大怒，使丞相劉屈氂[illegible]太子兵敗死。知訴之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一目錄

宋

蘇轍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劉摯尚書右丞
自齊州回論時事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元祐會計錄序
君術二
君術四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臣事策九
臣事策十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
民政策三
民政策四
民政策六
民政策八
商論
周論
六國論
秦論一
秦論二
五伯論
晉論
隋論
唐論
漢昭帝論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一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轍 字子由，眉山人，與兄軾同舉進士，歷官至 [illegible]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illegible]

敕具官某：淮甸之民，薦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為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為朕往視之，均彼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illegible]

挽後入情得如之

時[illegible]過古

秦伯復用（左衛將軍西京安置蔡挺處十年、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孟明是以能霸（孟明帥師及晉戰于彭衙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年伐晉[illegible]人[illegible]遂霸[illegible]蜀人與誅馬謖終亦無功（建興六年[illegible]）朕用於用人篤於求舊、豈故十羽以慢棄異類而黜釋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郭逵、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戢、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弁（馬援爲伏波將軍後自請擊武陵五溪蠻困於壺頭援亦病卒）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趙王思復得廉頗將使使視之廉頗爲之一飯斗米以示可用）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苟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秦伯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窮當益堅（馬援[illegible]）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鎮爲通進銀臺司杜王安石以户部侍郎致仕、哲宗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

爲國無强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含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吝嗟、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儲

八處[illegible]名言可

之言人（鎮有[illegible]嘗有訪建儲十九章、未嘗以語人[illegible]）脫說裕陵（[illegible]）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錄不待年（[illegible]）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忱成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義之命、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箕潁訪道之遊、必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辭所安（[illegible]）從遊[illegible]之選

劉摯尚書右丞（哲宗初擢侍御史、數言[illegible]多所彈擊時人以比包拯）

（[illegible]元祐元年[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尚書右丞）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備執政、肴我仁宗、儇蓁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人政、舊俗已遠此風寖寥、容從相承、亦莽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蓁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砥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illegible]）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何傳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

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躬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白齊州回論時事 [illegible]

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豈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

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illegible]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長吏，數其罪惡，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今者皇天悔禍，啟迪聖意，易置輔相[illegible]

闢[illegible]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傳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備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

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既雨而又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泯平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

[illegible]

惡如去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之舊籍而不任事[illegible]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壽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候鈇鉞

[illegible]

東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illegible]

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儉葬之命以節有司而方蜀之無不感泣[illegible]其後一年之間延布號令勸率宗族悖孝節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蠲舊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崇暱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陛下自今觀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横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illegible]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禍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四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敗衄小者

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遠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僱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熙寧二年，詔并廢諸軍營。先是軍營有定額，馬步軍營五百人為一營，至是諸存兵闕不成營，亦兩營并為一營，多則十餘營并為一營，併省）其害先見。武夫悍卒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待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熙寧三年，夏人築閙訛堡，知慶州李復圭[illegible]將[illegible]之[illegible]敗而退，又出兵襲殺其老幼以自賞，夏人怒，入環慶）。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諫政，付以羅事，多出金幣，豫書告勑，以成其深入之計（夏人攻大順城，詔韓絳宣撫陝西，至二十萬名，[illegible]築[illegible]，出牒[illegible]命[illegible]空名宣勑）。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四年，絳使种諤出兵，[illegible]築囉兀城，又進築未定，[illegible]遣[illegible][illegible]，夏人[illegible]攻，[illegible][illegible]隨三[illegible]皆陷）。使倫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夏人來攻撫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救援之兵，相繼潰敗，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帥以謝一郡（[illegible]）。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耶非耶？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

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復卦初九爻辭）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見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燔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

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憤之民奮爲寇盜使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懼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

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而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擅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昔宣帝與趙

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元康中匈奴遣兵擊屬漢屯田車師者與後將軍趙充國議欲出兵擊其右地魏相上書以爲兵出無名願與平昌侯樂昌侯詳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皆宣帝之舅平恩侯許廣漢皇太子外祖父也）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黷天聽，竊觀聖意頗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職時為御史中丞，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備，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

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曰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為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央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芻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

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彷彿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悅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

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仁慈不加譴責而寄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或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覬覦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遂以為然豈

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奪爵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其中懷不悅則其不服罔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大雅抑之篇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之不從理不徙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人宣仁后命李乾潰於窮自以撤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當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元祐會計錄序（元祐初蘇□自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要目□錄也）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啓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景福殿名藝□□□□□□□□元豐元年乃更名景□□）入蓄金幣爲吟虜之費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一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躬謁太清所至費以鉅萬而玉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眞宗□□）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屢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冀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

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命之不從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比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

列郡縣守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事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泰寧之隆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虛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亦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

終臣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椿之實[illegible]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君術二 進策君術五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

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輕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過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奉之以厚利則其心薮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說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是用人也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寵之以名高則其

臣衆可以陰天下之權而使其御之之術於此縱横敵者處而用之人中矣

心缺然有所不足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鬭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怨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所折之也，素畏則無激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取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泯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李林甫唐玄宗相也玄宗在位多歲倦於萬幾林甫以入臣接對務順獨恣伐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杜絕逆耳之言恣行宴樂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illegible]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貴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石顯漢元帝時中黃門能探人主微指將欲誠取一信以為驗專權數又能設變詐以自釋免人之將欲為此變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使獻公使之老而避[illegible]是也。驪姬譖申生於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欲將攻之得其所索寧將釋君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哉？而見

其膏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欣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

不見忌其所操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處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戀戀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撓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竊以爲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

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全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顧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

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懾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于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狎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睚

之人而不忍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人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廢弛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患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跡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以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跡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斂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間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所震懾而已不得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栗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

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枕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策四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變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鋭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常在外戚之間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已削之餘而以漸衰天下坦然而顧以爲無虞而變起於元成之閒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

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隷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飼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惡若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猾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驕起之暌緩則以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

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兵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世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蓋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付誠知其忠敢取人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兇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

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皆必在此也

臣事策九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辟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鉏其所好而強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夫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滿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為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閩南與越之人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亡之人遑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皆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彈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曰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善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敢有所施設而吏之事於其地者莫不苟以為天下之所不治今之法為吏者

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差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弗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策十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告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與今夫天下之人天子雖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鬭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骨而磨弱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役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

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皆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廩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為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驕其無祿之身，而恐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當何以不大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

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觀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予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以無僥為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繫其為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

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弟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爲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弟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遠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

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免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昔周頌良耜篇）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悅慕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

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

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悅慕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

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毀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

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鄉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

下為吏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耶也是故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雅抑之篇）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莉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衰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策三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

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幼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

各致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郎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喪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

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遂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彼之君子

王南豐先生文集卷十一 宋 民政策二

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

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
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
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求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
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內於不詳
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
以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
老之福不得苟且而取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
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
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
老之說未去嘗行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
以其道守闕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俗今者國家
幸而欲滅撤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
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
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
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
下之術歟

民政策四

臣聞管仲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
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
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
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
以衛農農以養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鬭而農夫不知
其勤深耕疾耨營饋饁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
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漢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
制令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涉辟耳
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衛徙四方國
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
公欲并海內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
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
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
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
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
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
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
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
闢天下之地賦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

死亡戰鬭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困乏。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榛莽、寶藏其利、人不得以為食、所為民之所以困急。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諸侯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開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海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下入為罰、附江淮漕運之役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遂人。昔者桓之世未力有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屯兵之處、不過京師與河北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狡、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陛下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本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并緣海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嘗有思歸者矣。故臣欲聽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斷使去者大半、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者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舉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民政策六

臣聞三代之制、無兵役之變。降及近世、有發兵之困、而無與役之患。至於今日、發兵與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

[illegible]

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戶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甚役起而人樂其勞有大兵大役而不發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既壞變更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鬭之患天子有養兵之費而天下無攻守鈞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命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又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更滿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一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發斂天下之役猶有可頼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是固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卒之人以重費天子之稟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竊為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

皆有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民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民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於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綏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用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歸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發可以稍緩矣

民政策八

臣聞古者建都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列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趨而不疲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求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之患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舉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論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齒革裘罽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學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

水之鄉。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强大，外并吳越，内與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皆川澤陶堤坍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盜，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變亂，驅民為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皆是，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決，改亦何用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眾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出節度之所治，使歲數被水，而歲穀不熟，則其常特征旅之貨、宗廟朝廷之用，將

何以供之？此皆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法而成於弊俗。太法明見利而不敢為，弊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弊俗之風而壯其太法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入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雖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寬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商論 欒城遺言五作夏商周 [illegible] 有六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 [illegible] 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

柔馴剛强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民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强也若夫商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君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强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周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强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商周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及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

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簠簋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illegible]藉用白茅[illegible]既沃而焚之見以致芳潔也為神之緒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illegible]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為之以滋味重之以膻炙恐鬼神之不屑也為之以血毛重之以腥爲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後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僾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此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子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

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漸有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illegible]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

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一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使屠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蹙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敝謫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斷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雖敢謀秦觀天下之變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

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惑乃欲以力征盡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以大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是夫秦人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秦論二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兵革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賊之行猶恐不勝雖和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强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秦風蒹葭篇）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强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雖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矣孔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賢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齊襄王后太史敫女爲王后）魏

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惓惓終身不赦而有不能感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桀暴深居簡出可以弭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五伯論

五伯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不戰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齊靈公名[illegible]楚靈王名[illegible]服之死於乾谿）而尚何以為伯乎嗚呼此若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晉論

御天下有道佚之以安勤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勞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偷傲驕矜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倦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盖常起於上之所偷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耶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役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避昔者晉室之故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逍遙超然沖澹而無欲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窮不適於用而其致常之於天下之人雖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亂並起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彌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徒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穢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役而為暴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賓而為奇之敗夫其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捐此其所以失天下之故也歟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

由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守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予以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據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獻公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

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illegible]）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後魏）并吞滅取將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illegible]）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異者英雄割據之漸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殆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人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遂起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人君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illegible]

論奇略如此古今皆奉以爲範之文第其結令人一嘆

於無憂而憯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劓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往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紛異同之

[illegible]

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不肯從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導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誠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illegible]）（[illegible]）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

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覇之所以為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説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覇之所為不同也哉。

漢昭帝論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孟康曰都試肄習也[illegible]）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屬近也之欲反）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上官桀與其子安等謀伏兵殺光因廢帝迎立燕王事發光盡誅桀安等宗族燕王自殺）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危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霍光與安世謀廢昌邑王王出夏侯勝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安世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聞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始元中有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不疑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

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驟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聰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古文淵鑑卷第五十一終

古文淵鑑卷第五十二目錄

宋

曾鞏

勸學詔
勸農詔
正長各舉縣官詔
賜高麗詔
賈昌衡知鄧州制
下制
又
相制
又
尚書左右丞制
吏部尚書制
戶部尚書制
秘書監制
將軍制
熙寧轉對疏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救災議
寄歐陽舍人書
福州上執政書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送丁琰序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二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旨編注

宋

曾鞏 字子固建昌南豐人[illegible]歷[illegible]之[illegible]學之[illegible]六[illegible]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紛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故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目狄胥爲姦僞訟讞紛然駭于衆聽而況欲紹率厲以導治于禮義辟雍附治積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弟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

曰申口述主學設兩以成就人才宏廟台化治務訓勸辭明足士風猶知造也為承可思

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旬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
方定著於令以為學制予衆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
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敎行誼謹名節肅政教
出入無悖明于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于朕
將考擇而用之以勸于爾衆士有偷儒怠惰不循于
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
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望也予既明立
學之教其為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之格以昭
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

一不率教畝其業者

之稱則待以信賞若夫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
其罰焉朕以告爾衆其不欺苟其懋哉無忽朕訓

勸農部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
所耕百畝養十口延及其夫田或耕給公上者皆取其
時不幸水旱災傷之苦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
古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將
因析以授之善地肥瘠以處之各有所役者徵以助
之濟曰勸彼有以日受可收者所以分之也又曰

臣謹按自古推之色知厚之費盡原本出於而類所實稱者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厲成就
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設勸農之
使為之弛力役均地利修水利或一兩愆期則憂見
於色或歲不成則為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
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為農也今耕者衆
矣而尚有未盡墾田廣矣而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
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怨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
桑之務咨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閼
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綠南畝之民舉欣欣然樂

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率屬官部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
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
釐百工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
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皋陶因群臣之僉諧以命
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
聰明而待之于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羲和
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于衆官則未有二帝

誥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縣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比古今之通理也。今朕釐正治官，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礪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親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其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者，皆舉一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正百官，稽于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為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恪，罰亦無捨，非獨搜擬幽滯，庶幾為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逃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予今以詔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于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共諭朕意。

賜高麗詔

蓋聞在昔虞氏分天下為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而聲教之所暨，東漸于海，昧其纂之顧德不明，何以逮此？而爾東國之君，欽誠內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寵加，宜有異恩，以爾勤恪，而爾比殺發將，以醫為請。鈴治眷然東顧，朕深嘉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往，爾惠彼一方，神明相祚，藥劑所補，以時康寧，達于予聞，欣慶方隅，而遣馳僕從，來致謝辭，覽以慰懷，獎勸良厚。爾乃自祖以來，保乂彼土，其尚順揚神保，飲食格于眉壽，以均福下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功，而朕豫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永孚于好。

賞昌衡知鄧州制

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今昔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

晉始尚有有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爲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俗僭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稽遵之聞胜俗紛娛治然叙爰教不興於好尚召佔臣札詩之遺跡作爲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纘于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

王制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戚連數十城以丞衛天子所以强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甚慕焉矧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册王子[英宗][illegible]進啓大邦茲惟典常夫豈敢啓某淵都冲約孝友忠篤不挾其貴以從匪彝不忘朕恩以作匪德泰法遵職夙夜小心王于雍邦滋久彌郁惟營丘之野爾淄之中太師呂尚之所建國兼岱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保茲東土二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眞食備物寵章大告于廷咸以屬爾於戲昔稱帝堯之德曰以親九族詩美文王之聖曰刑于兄弟蓋教自上行愛繇親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予命爾不違茲誼尚悉爾心具勵相朕使黎民有姓於變時雍錫家及國罔不作乎以屏予一人噫將有夏寶綏在王時其勉之

又

大予支子若其子弟婚姻於周末有不侯劉氏於漢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寧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illegible]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寬而能約不從以政禮貴而能戒不假以好逸尚學樂善厥德日新王胄積年遊職無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開三江五湖其陽大海鹽魚金穀天地之藏茲用命爾式是南邦儀視三公任兼上將眞封有食備致寵章於戲昔衛公於周大啓爾宇以輔王室叔於商實爲孟侯以保乂民今朕覬稽于古以寵爾其爾尚念茲以祗厥服當耕之澤配前聞人維城之依承我寵厥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相制

天有保命集于朕躬惟用乂民罔以自逸敷求良弼作爲愚依若圖覲規若正議罔令狀得上論于在廷

某蘊博郡淵密於世用推其討論見於可行考其事功効於已試爾爲爾守宜允輔朕兹用命爾位于東臺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廢而不明振壞扶微朕竊有志尚懋朕安圖惟設施發諸經訓而不違質諸時宜而不謬無崇小慧以易大猷無伐已能以距衆善惟賞罰在上不可以借惟聰明在下不可以咈俾厥后克濟其任則爾身永孚于休其往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又

有爲之君崇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若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見逮焉今得其人命于爾衆某行無緇磷學有本原材資智謀敏問惟博納忠左右匪躬夙夜徹自朕心命爾于翼列于右轄進貳丹宸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敎滋久法度多缺而紀綱愈微溺古者以古爲迂錯事者以今爲得其安於坐食而不合於農士習於空言而不知爲吏禮義廉恥困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作之以學校而敎官以舉者方興勵之以赴功而便

文行著者滋出伊欲賢俊由之庶幾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於就不底使天下後世之永振於一制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而亦纘舊服之顯庸

尚書左右丞制

本天下之政者尚書也本尚書之紀綱者左右丞也蓋衆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待我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正治官使尚書讚其務以僕射爲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紀之地所以警官邪繩諐與御史有不舉者得弁而治之則其繫於體尤重是以進其位秩使得參任政之臣升降一時朕豈虛授某明允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爲進首其尚體予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俾百工庶尹知爾之不私于法剛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憲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

將歸其稱行市法之始抑行在人其於程能蕆功定數綜覈當率厥屬還稱朴條其得肅材以稱茲位某忠厚仁篤秉義守正以其傳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授之其務將明使朕所以作可垂容不獨於今可行方當施之後世爾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懋哉無替厥服

戶部尚書制

戶部之於中臺爲民官而是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之出入以衛邦國之用厥由五代征斂煩興而使名雖出地官之職蓋在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擇位以責庶務之實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司所屬尤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篤强敏智慮精審蓋類合劑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理財之術待汝有爲今歲入甚廣而歲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有節而餘蓄可致公藏贍足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承厥敍

祕書監制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聚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與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故書省之設皆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恩秩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某多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令問惟僖延處茲位儆自朕知大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効可言非獨優游册府而已在爾自強以承朕志

將軍制

朕有遴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鎮撫諸夏能使士齊而奮其惟統督之臣求之有是其選執乎惠忠勇仁厚將以致果使治軍事必能訓敵而爲令聞上之禁朕皆親臨拔其異能若某其被軟具於撫循訓勵之方可謂至矣爾於其領惟公賞罰可以服其心惟篤恩信可以致其力使處則有以養朕之威出則有以揚朕之武行爾任職稱朕意焉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無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

下之事而能紹封，命用魏鄭公之說[illegible]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illegible]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

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凡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一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

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爲憂。海

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所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

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乎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敵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貲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

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人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上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敵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

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敵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

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衰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爲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

言乃則象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矣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懋哉懋哉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歸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養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録雖微必甄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發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大然後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有司麤務之文具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悦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禍患不除而姦邪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危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敗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司錢穀獄吏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恐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採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

本於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
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
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
起於三代之後然願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
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
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
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
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
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
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說相之
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
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
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
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傅說所稱當
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
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
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幾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
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
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
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
所謂多聞而守之以約多見而守之以卓也如求之
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
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
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
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
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
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
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
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
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
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

詳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所求是未得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行不加出之發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敬天畏之大甚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竊區區愚懷之陳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願陛下之聖志采傅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聰明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富誠以陛下之聖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聰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幾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致五福之慶以大發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末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叢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目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睿明省察。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務與繁衍久而彌昌者此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化家為國者未有如大宋之盛也大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伊尹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身獨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銷師旅而斧以節制外申藩服而約以紀界所以

安百姓總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開緒
已悉莫貴于爲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
爲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遵求厥寧既定晉疆發假自節
作則垂憲克紹克類惟世嫡長不忝之烈爲帝太宗
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纘統遵業以潤照生養兼
息齊民以并容偏覆攙搶外域蓋自天寶之末宇內
板蕩及與人出入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
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羈

東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
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
親之質所以爲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
諫慎法謹度規矩早朝宴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
明于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
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斷于衆
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奮勵罷免進以罰得數臣之體
春秋未嘗遠近有德傳于聖允孜傳天下之日不煩
一兵不留一士以成其常而上下安然始古所未有

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
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羣臣之日天
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泣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
如其所繇然者故自昔之論爲帝仁宗英宗皇帝聰
明睿智厲精以稽上帝承祖天命所集而身疾遜避
至于累月自踐祚以來默恭無所言議施爲而天
下傳頌稱謂爲誠至及于南郊躬勞卒成身疾甚見
三年省世萬機悉從簡舊章考正古義聞者惕然皆
知其志在有爲踰年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宜究而

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
宗陛下聰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
謂有君人之大德固自稽古以來世主率皆不
能獨見于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循襲因
于世俗而已于是毅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
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于數千
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
起群下趨職以從爲者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日所賴
從前效與未創作法度之事以大慎副乃政然寡

物率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總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異也宋興以來所用者徒朴之刑然猶計寄以復至于緩故縱之誅重失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一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徭役之制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其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習或在于大臣宦者與以來戚里宦官曰將相不得以擅事也所以攬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蠻師旅于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甲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論所投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

而胼胝跋涉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稽顙案質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illegible]濮東南之夷正冠束帶相與挾冊而吟誦至于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十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纘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祓有公劉泂酌[illegible]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兔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爲告鬼神覺

察察焉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精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儆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懼周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衛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未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救災議

按宋本紀熙寧元年七月以恩冀州河決[illegible]京師地震乙酉又震辛亥又震[illegible]北大震賜[illegible]之被患者[illegible]又詔[illegible]中[illegible]八月壬寅詔京東西路存恤河北災民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

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之餘已廢其業矣使之南來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亦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

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日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客近塞之地客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客近塞之地失畊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畊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廩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夫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羣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

王此學問實析
機宜於處理勢
言言有根實而
而轉換去滯亦
為京兆之文
也

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叛之苗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它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變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它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

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俗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 有他變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

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況今倉廩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愛將來之不足而立視人民之死乎古人有言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寄歐陽舍人書 [illegible]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

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

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實而接之出於羣儕則如鹿鳴之相呼名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箱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則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則如皇皇者華必以禮樂使其光華望於遠邇其來也則閔知其功又本其情有以致其

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遂遣之又識微歌之
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晩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
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
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
僕馬之瘏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
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
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
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

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
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
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
體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
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
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
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
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

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歎鴇
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
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
者也伏惟君有出於數千載之人志方與先王之
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
下之士者豈異於古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
其志邪臣獨何人幸遇盛日蚤少之時尚不敢飾其
固陋之資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今
其平居尚不敢有微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

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
冀陪朝廷之儀此輩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
日久矣今輙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
以孫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劉
守閩越仲弟守南越閩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者令
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
行輩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
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
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

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思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輒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偏親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雖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攘屬前日之變故士氣既衰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遲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磔而斃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聚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麰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

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遠之以即乎人心之安啟還之詔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鞏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窮已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且易爲德於上類者甚廣伏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

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僅幾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存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

戀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則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曰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紂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徇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六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

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非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

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

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無不以此而易彼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

新唐書藝文志韋公肅禮閣新儀三十卷元和人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足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遵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皆　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哀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墨子云禹葬會稽之山桐棺三寸葛以緘之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則以

〔三人猶見禮記鄭注錫不可許也〕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尊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傷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豈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御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佽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拔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覆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

閒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亂敗輒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字貫之其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時初

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其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適此數人有平居者相環而無一賢守有自守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罷或黜者相躡於外於是下名詔擇近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人信受其說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何詔天下舉者卒不聞某令或以書制衆不皆衍處月向授何學者有姓名得而觀之推考其材行能職其衆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衆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號可舉者今亦未見焉豈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號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爲教之節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

[illegible]

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宜焉獨千里之長哉其爲道甚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害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所友賢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舉人之道然而教養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患也則退矣可教而賢者亦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蓋此之

出也已噫奚直而不更也始皖人丁君琰佐南縣城之政平予卿其令今日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於是之特深今爲令於淮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余文者多矣抑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爲吏者也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二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三目錄

宋

曾鞏

筠州學記
宜黃縣學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書魏鄭公傳
邪正辨
說用
讀賈誼傳
上田正言書
上歐蔡書

曾肇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漢文帝論
重修御史臺記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三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曾鞏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是也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回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

此段回從理繹轉落客貫串推論為學之要所見行合轉求有道者之言也

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

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

此從學之言所以深擬筠州一一[illegible]

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耳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

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

臣建敬曰使人人學其性一語發然名言理極辭正故肆筆益詳

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

斟酌与去取次序
客可相叙落之例

周之儀同以習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十年之後當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性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者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災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

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

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

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竊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一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

徐孺子祠堂記　二

自觀學問以窠鈍識賢與孺子以爲知其至其操雖殊其志於仁則吾論正子歸重其身之義而曲暢其辭

[illegible]

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illegible]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illegible]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

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唯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存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稾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十焉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歟曰考其實焉耳言者曰某正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爲之迹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亦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譖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陷受之也以邪人焉遠之勿適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陷受之也察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

曰與曰其言之
理歷此法上品
嘗雖緩有數於
於單數之講字
錄亦一之文

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攷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攷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䜆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攷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固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攷也苟攷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搆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攷也以正人侯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過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攷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罷則必罷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邪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苟焉而已也大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䜆也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敘烏有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攷其實也曰予之言不可以攷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爲賢大佞之爲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攷其實矣豈不可歟知不獨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絕非不可歟然則予之言者忽其迹之難知也吾所謂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說用

物有根而始引葉而茂求若穗而實翼而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皆者其形類多矣才有長於虚容以篇而息之者然吾觀其用亦窮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逆而行片而甘可溺而頑

臣祉按曰天地以金爲主萬物聖人以仁義爲治萬民以爲明道闢邪以淵文紀學問板讀本今也

則耳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神充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水也火也雷也風也霜也雪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邪今夫舉而居變而交遂而金築也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嗒然聚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淆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道之以辭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豈得而知之矣若其援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由與死而不厭其私遇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辭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而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之與陽也運於內而見顯於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以水火雷風霜霧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於人者仁與義也與於上而陰被於下關於其心而不可得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感其微也世之循於儀繫於聲音就於器據於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密易以險愈不測之謂神又以觀諸人觀諸用與諸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讀意言十九摘所學謙源可以益壯一切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句節奧旨光輝潛洞達心瞭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雖辭誦之而不能動浮辭道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泝洄黑而不能叔浩浩洋洋波徹深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變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賴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詔辭鍍之以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

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觸其所志則有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從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悃將憂國而有觸於其氣挾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強之不合故斥出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容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上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親事自責既不勝喜賀大以既事諸才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因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爲諫官也然舉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嚮一本於苟且大下沒沒日就安靜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將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草野賤儒思見其爲國家興太平也天子既以此望之而又爲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白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而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邈然識四方有可論而疑且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爲天下主輩盡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爲之至今而乃爲諫官非大位爲議論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倘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有不忍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爲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因以一人之

臣執事以避讒向背榮辱故集責近僻矣妙絕所可用於世說出兩種評足使狂言責者聳然自省

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上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上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辭其位而去矣可也此非謂從容車而躬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趑趄循習畦壤間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將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苟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為也昔漢有公孫弘杜欽谷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滅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闡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彼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執自擇也天下自國大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利傾材力於長雄兵相制伏百姓漸廢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則日趨向民愈消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雖言雖切何用若欲與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夠執事計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念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擧是以闒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戚戚少助思慮今世布友多不識台道謬未曾一過而輒吐情實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一氣貫而出文勢之勝劉向之意最尤可見用意之深

上歐蔡書

劉少讀史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讓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疏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措不以居成與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嘆以謂一代君臣不

知嘗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皐陶禹稷與舜升降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之備具也蓋三代剛辭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此親問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錄漢以降至於隋所復錄商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升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慶以來則好聞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爲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備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爲回避計惜者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視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選爲之處而已當之耶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下百年則不可復及昨者大子林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爲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爲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爲鋪銖計惜以避怨忌毁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

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惻怛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令事雖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偽者有所衡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亦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令覇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今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恐亦未嘗不憂一旦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有以書獻二公先衆是爲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毁罵讒構之患一旦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自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靈已公然欲誣蔑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

臣英曰況出聖賢用世之心如此切切以歎羨二公者至矣

之於道此說得者內設身為己務施之於外彼汲汲為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鄒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七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齊之梁二大國不可則猶猶而與鄒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因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矣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聖惠明求治之心未嘗息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游梁齊滕鄒之區區規規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御筆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

文頗質實而關於事理

宜自任者也豈不闡然乎處賢之不已謹成懷非詩一篇雜說三篇粗道其意後一二篇乃但事因亦竊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矣亦使邪者肅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發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發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徒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臂竊思更直據法責之眾口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披天下之籍而盡須七者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恩澤所本及善乎與為善也

故詩中善學尤其使偏勝者寡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曾肇

論遂忠良事之十一當者在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器璞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斷

[illegible]

衆所嘗任者所見而行然後德行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哲不明以之衆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曰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兩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乾殿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輩唯壹[illegible]朝廷之士莫不榮之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愧於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於道引延世俗寡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illegible]退朝之暇從容講說成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及稼穡艱難則務道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中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貞之關

[illegible]

相悉不稍省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皆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效止此矣人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入堯舜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游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愼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盡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踐輒日累月積舊習既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辟之習無從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後之任人者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本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惟陛下留意毋忽

漢文帝論

予嘗謂治天下今於昭乞可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

德化民究其有以致其良俗而貿遷以罔殘政公行莫之禁止其究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人從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以概見矣所謂弱化者既無益於治民矣有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夫方有田而任民之職有九十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財貨絲枲聚斂料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遊從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　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與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息蓋由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　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墻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漢之其不行而欲以區區之　身率四海之衆豈不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然則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士哉

重修御史臺記

元祐二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承事為之記臣某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天子寵賜非所宜賤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惟御史

見於周官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秩法亦記事
之職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
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侍御史出討姦猾治
大獄于是專綜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
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
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歷唐復
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
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
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
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
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
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尤重非但準劾會聽獄訟而
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
百僚震肅朝廷倚以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
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
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悉歸尚書六曹
外遣按部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

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
分寺既定適相官府並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
五年續有頒西獄七年雷德殿分判三院尋請於上
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三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
六十楹訖於元豐垂七十年浸以圮壞神宗皇帝俾
圖程工以授有司將闢大夫聽事踰郭都制度謂門
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垂威至是命置
大夫聽事闢門東鄉増庳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模宏
遠矣總志述事屬於後人今直郎倪之仞務先慈儉
土木之勤咸諭勿事雖營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
虛員姑省營繕闢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
聖心以元祐二年八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丙寅卒
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狹
而亢爽過之門閎靴眺堂室采張長貳佐屬視事燕
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囷圖深乳嚴固案牘簿
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接諸典章於
是為稱若閱人考室見於爾雅作門記諸春秋
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丞序千有

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出私賞罰不倖而網
紀畢張官寮備舉兆架苟完有勞於是崇政能乘時
風憲之司以除發劾之意一事其已開闢言路聰無
不聞明無不燭上有以言獲罪不聞忠以取禍耳目
之地寵過其抗故能新是楨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
著在文字紆之金石以垂遠邵行至休士為顧臣之
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弼潤歆之萬一哉雖
然臣嘗聞之貴人非難責己爲難御史責人者也將
相大臣非其人百官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
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
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
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
雖不自責天下孰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
責人能稱其任免能稱其任然後能冠廌服崇墉峻
宇游處息焉可以無愧苟思於是行身於中哉臣
故不自揆敢因承詔備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
仰稱夫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三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四目錄

宋

韓維

求直言詔

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診可洛苑副使

淮南江浙荊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大夫馬仲甫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高陽關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瀛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副使

乞詢問講讀臣僚狀

劉攽

請修敕令

蘇頌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呂公著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大防
論祖宗之法
呂大鈞
選小臣宿衛議
范純仁
論發運均輸狀
奏陳青苗等法疏
李清臣
策旨
等原
議官
明責
固本
奏論
隋論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四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維 字持國忠憲公億之子元祐中官門下侍郎
求直言詔 熙寧七年維為學士承旨入對神宗以久旱憂見於色維言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不足以應天變宜痛自責己廣求直言退復上疏以感倡帝命維草詔出人情大說是日乃雨

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于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廷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諮

可洛苑副使

勑某等爾父世衡以智略威信有古良將之風朕遣使行邊訪求其後而諤洎諮咸以才武克嗣其世予惟汝嘉進于諸使之職分邊兵屯若夫服喪之制則金革之事所不得避也爾其纘乃父之志勉卒功業爵厚賞朕不愛焉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大夫馬仲甫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高陽關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瀛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

勑天章處禁臣之秘蓋本朝隆儒之職高陽負邊關之要實前世用武之地嚮若二任我固兼才具官某學問疏達幹力通敏嘗吾試可之效爲得使頻之委而馳傳所至列城之治爲修泛舟而上中都之用以給朕惟諸封之任重禦之才難輟于南服寄以北道懸衡而撫可以擬驕將寬且惠可以安疲氓毋狃于常以易而守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副使

勑某夫屬橐鞬奉弓矢以待命于側者皆吾親信才武之臣勞而不圖何以示勸爾給事省闥素稱忠謹銜命邊服亦克濟有司第課宜在褒陞進位七等于秩爲重往欽予寵益懋乃勤

乞詢問講讀臣寮狀

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開邇英閣召近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觖然有不自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時以建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治天下者必先于建事欲建事者莫重于師古欲師古者莫急于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筵者陛下之所以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王皆有師傅之官以論道義留從容猶不能如

臣與曰忠謂之意以委婉之筆行之深得告君之體

古然至于欲治之主亦莫不以此為急漢高祖初得天下感陸賈之言知不可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稱善後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此數君者皆躬勤苦而獲盛名故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由此故功業隆于當時聲名流于後世非其幸也其道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群司率以職事進退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景期不得詳盡其理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于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于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原起而行之則上可以為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失為漢高光武唐太宗也然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情非往復稱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奧非力而行之則不足以追前古之治陛下于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感也至于群臣亦皆感之議者以為陛下向在亮陰惟于咨決政事有不得已而言耳其餘可得而略也今諒闇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illegible]

劉摯

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嘉祐中擢甲科歷官至尚書右僕射以直有名後貶新州卒

遺議疏不下起

請修敕令

臣乾學曰事令自乃至繁歷代名臣奏議載者錄不徹斷法見釋之王則前以法之意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故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敕令凡舊載於敕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上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

帝王之道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以中臣之言非補救之論也

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舛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歲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殊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

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勑與新勑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仁宗朝進士，累官至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太子太保，爵趙郡公。遂以禮法自持，明經史、諸子百家，以至圖緯律呂星官算法之書，無所不通。）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與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偽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

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刬五季之弊，纘有周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燦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瞿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飭治綱。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為，察闊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日滋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蠲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務為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

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罷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發遣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盡天下之務，雖使皋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況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舉一可之，間又有細務或遺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辦，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

使有求者拘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illegible]見事倚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者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於諸近臣選有取索原者曹寺臨用見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奪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將其要切者皆為新令務從簡易使於施用其條令式所不能紀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決大事則稟於朝廷請皆斷合罷付與條例併結絕若官司稽留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舉如得實按其當職官吏次第責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崇開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呂公著[illegible]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熙寧[illegible]以賢相稱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至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率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衰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廢政而害民故著令逾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罷為監當[illegible]歸此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為守倅而今監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祿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

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詳其
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
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
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
與給月分俸錢放將所部遺致消衆之罰如此則自
非無恥之甚者莫不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
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過也或曰今國用
方患不足財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爲今日所設正
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祿故未嘗
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
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
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瘵官之弊伏望陛下
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用所先務
伏乞酌詳施行

呂大防 [illegible]

論祖宗之法 [illegible]

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
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
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 [illegible] 祖
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
公主 [illegible] 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
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 [illegible]
[illegible] 此事長之法也前代
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 [illegible] 入閤圖有昭容
位 [illegible] 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
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
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
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
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
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

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非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

呂大鈞 字和叔大防之弟中乙科爲宣義郎選轉運司從事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

選小臣宿衛議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止於給宿衞備顧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止於給宿衞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岐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稱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臣猶多出於宿衞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閒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學記語）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己免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亦學記語）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之閒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

范純仁 字堯夫仲淹子舉進士元祐中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論事之文須如此方覺此行得之

論發運均輸狀

臣伏覩近降勑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將制置條例）等爲□□生發運使等見言說欲之下此蓋制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務近効將取周禮賦斂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均平百物抑兼并以求陛下之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物貨買賤賣貴與奪商人毫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敬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孝經三才章語本孔子答曾子之言[illegible]）此以致康[illegible]今使貪鄙之徒多引共貪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罔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而欲民之興讓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爲不可用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饕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角弓篇）苟國家得末利而敗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財惟在務農桑禁游惰闢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勤衣食之源不廣朝廷不先節儉百姓率多游惰不務生財之道乃使小人爲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捨本而求末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之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法所任之人安得不愼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專利權而其人素有貪饕之行屢爲撫國之蠧必將以羨餘覺朝廷以賄賂結權倖加以吏民貧弱官吏承風若可九重朝廷萬里有搖迫之患而不得訴有勞疲之苦而不得釋怨讟一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戒聚斂者之術以農桑爲衣食之本以殖貨爲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勑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災其均輸未得施行則必中外生民感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乞先罷某人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收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

人民務求獲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抑制兼并，又何必過爲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明言路，時爲工部兵部郎中起居舍人，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不獨微臣幸甚，實天下幸甚。

奏陳青苗等法疏

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獄文循迹，苟且應命；意通則因事便民，宜布實惠。今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處嬰兒，若不教乳媼愛子之心，而特爲立乳哺燥濕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媼將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之異，及臨時饑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夭殤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不若選擇乳媼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饑渴燥濕，隨事將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爲立徭役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彼將不問俗之所與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強民而行，則民將失料用竪井之樂，增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蓋拘以文法之害也。況天下視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彼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得失、上官之喜怒，盡心而行者，百無一矣。如何使朝廷德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媼之喻，而選擇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須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

策問

李清臣

王者與士議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遠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公共，治亂大計，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說，庶幾有補於世，非特求其有補而已，大王者之於臣下，將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微賤者，以其言也。國家審問內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特置郵而聞之於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惠澤天下者，朝廷亦尊暨仁義之說，以爲汗漫無實，而不適於事

曰與四勢輯言之有差然後叙入兩獻之言必愛姚摯可使述諸篤大定之明揚

變夫珠犀象玉生於江海匿於窮山不遠千里皆列於人君之左右皆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後至於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貨可言之可貴非徒珠犀象玉也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聰之而弗爲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繼祖宗大業數十年間寬和間安無爲於中以法堯舜未嘗有深謀痛斷於羣臣而姦邪畢覬徼有所僥而不敢輒肆矣其然哉畏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爲益多矣臣祿表小臣（生儀服志二品以上象戴玉品以上緋玳七品以上綠瑁九品以上）臣生長聖時竊於父兄師友之教行己之外竊嘗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將于篇以爲貢臣以觀古今之治無法者不能久然興廢之繫於法而敗仁義（中 今 書）故有法原事有形勢善同而功不齊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將樂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議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常起於兵不忘用兵者兵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二篇將爲非心腹可發之疾猶未止心腹之氣爲之弗寧內疾或從是而生夷狄外方常援君治故有議戎二篇

以勢字爲上而鑄條係至以增之文藏附達攝此法人治神

官治則事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議官二篇義利相形不得其中民必亡散故有重計備不可不兼兵爲國命馬爲兵本故有實備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其斯爲政故有明責激貪扶儒勵行賢不肯故有勸吏根本強固未不可拔恩其宗子秦以孤亡故有固本化風不行王業終不及於三代故有厚俗未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厲亡以應猝故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有審分政爲神物王者司之援古鑒今可以善其後故有操柄寵嬖本尊其君於文明故有辨欺姦臣之所欲爲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辨邪臣聞致治之言少文多實（[illegible]）史氏稱其忠臣言難稱道不文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其目可以知其大指有策旨

勢原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命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頃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

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怫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主小而力不可勝說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木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固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當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擲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柄持其關紐制其樞紐動靜有我闔闢在我弛張在我敎令賞罰必制之以形勢故敎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行少而悅者多及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敎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人人而賞之矣人人而令之敎之不行也必與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屈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爲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言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澤及枯骨況於人乎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黷武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夏桀無道湯諫者召使人笑之桀怒囚湯於夏臺人羑里之獄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還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武王伐紂載文王之主以行號爲文王以伐紂[illegible]車其兵以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車綿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閒隱如鬼神聽則如雷霆怒則如風雨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雖有劉項之雄蕭曹曹張司馬懿之毅桀必且老民鉗而不敢唱及乎昏禍之世病先王之澤未洞天下之勢未運日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在任一夫怒從一者狹矣而患未切己也以爲可爲而無傷在於知天下之勢服已也以爲

人終古莫敢蹙路馬之芻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見曲禮猶剛鬼之
毛也轂轆關紐與天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
裏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勢易在一
朝而患爲遺于日民心之絶歸也君柄之旁落也勢
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
厚也萬夫不能隤壞也朽壤生乎中蟻穴啟乎上及
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
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措天下之具甚
備愛天下之慮甚深縶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
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
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維之耳未有行之
危則平之援則靜之微則養之剝則扶之急則從之
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物之理可由之術皆不至
於窮極而大壞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
在我也畜積之爲勢之害則發弗使則反敗於爲我
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其所之於外
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遂將崩頹而不可救故曰
如戶之運也如車之轂也如停之可如久之運也如
一樞而乘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
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氣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
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
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
故作勢原

議官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
衆故仕者日繁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
者違亦得祿仕退失其所處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
版名雖榮聖世而無食以繫其生盼盼焉常不得其
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滑瀡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饑弱
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貿販
江湖干託郡邑商算盈縮秤較毫釐以規什一之得
故仕路汚辱而廉恥之風大壞朝廷患仕者之日蕃
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赫其塗以
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迂爲之格張設難滿之
當綱難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爲員使其不得
應條缺駮選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

難故戢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競險而馳其輕爲佻淺之流更相朋附迭相攻擠相訹不操矛相殘不設阱而偷風熾貪濤作恬讓靖默眞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却於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爲一禁時下一令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爲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察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淸入仕之門而束縛羈縻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防寇盜如阬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爲過矣故願陛下淸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賤有餘材吏無冗員而廉得以繼汚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讒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明責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士廢而中國之氣常弱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若斯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百官之富卒未見翕然而大有爲能一剗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爲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五運之粹靈未聞有時而缺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瑰瑋豪傑之材皆化爲俯僂銜縮而不能爲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爲悼歎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觀成不說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過而圖其效志審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付之以事因而[illegible]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覽大節徇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爲之進退

迹術出於庭墀陛陛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荒而去
矣惟固己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爵故
構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畏怯小
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
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
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潔而
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
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
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
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
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
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强汎服盜賊不行百姓安業境
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
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
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
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
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
庖厨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戮夷驕橫兵

氣弗强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
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
是故以天下之大爵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
祿者相繼而英雄俊烈寂寞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
縛文法之所躪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沒
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
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
漢漢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也是不疑王氏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元宗時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建言士皆草莽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兼總無一中程者耳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
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
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說客得以口舌恐嚇
內外之臣而格其責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
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
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
仍苟且相顧脫議名曰至公而為事益病其弊莫甚

以教宗人宜為國之本計慮自深遠

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侗本

講學者所以進於先王之道執制其情欲將長其心術扶碑理性啟滯決惑如是而已者也人之不學則不知先王之道淬乎如實行而無所之雖有知智寬識且化而為邪矣故剛者不學為暴不為斷柔者不學為懦不為仁明者不學則過察而偏聰者不學則過聽而亂學先王之道知忠信仁義之原與安危禍福之所自召愚可以為智闇可以為明以中人之資而不失為君子學可不務哉魯哀公自稱曰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樂未嘗知懼而孔子告之以哀樂喜懼之說竇長君出於田閭周勃恐其驕而為不善使與當世賢士長者居故竇長君卒為賢侯竇長君者孝文竇皇后兄弟竇廣國字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今夫有金之家則必求良師友以業其鞶幼子弟矣師友或不擇而使貴子弟日與驕淫

注云曰游於六藝之學故疾終相與而后從學者之流

民為僻黨詡詡習習相與扇聽而為惡學之不率而恣於毬鞠博塞彈弋狗馬之間未見能善其後也雖有百金之產里巷之人咸知其通蕩轉徙可拱而俟矣惟其友之不擇故墜其鞶幼於小人之塗以遺家之辱非幼者之罪長者之弗思也故賢父兄莫不求師友使材其子弟而業之百金之家尚知慮此況有天下之富將以藩戚為手足而衛心腹將以宗室為枝葉而衛本根其體如是之重是尤宜長計而遠慮者豈不若百金之家之為者哉欽惟皇德之盛必因親九族九族親則曰平百姓百姓平則曰和萬邦其先後次第如此本支百世大雅文王篇文王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也周官有師氏保氏大司樂之職其世子皆齒國子弟而共學而受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其法蓋詳矣本朝太宗亦嘗擇王邁從等厚賜以寵之使訓諸王以忠孝而寬罷用崔鞏之毀以代疏繼之不職如此其重慎也今宗枝之盛倍於大而蕃衍尊寵而後安恆恆於古矣然亦或失於不學此非後世之大患而王室之所甚關者與今諸宮雖

臣謹按[illegible]之意寓於[illegible]自此至理名言[illegible]於[illegible]表

有其職而任之或非其人雖有其人而待之或非其禮朝廷未嘗選當世賢者為宮官其用舊而為之者又未嘗延見戒諭之以厚其意宗室知人主任之之薄則謂之不得不輕侮將尊驕誑敢凌礪之者皆學術如垢病厭飫道如泥塗故賢者亦恥居是職學以去而文孫武子入則與嬖人妾子嬉出則與徒奴侍倡語習於淫蕩於宴娛耳目惟不善之接非所以重世而光國也雖有河間之雄才（[illegible]）[illegible]之中則不

之繇善（[illegible]）[illegible]軌之長（[illegible]）[illegible]

矣以明主之仁篤於親親之恩差等其戚疏隆以貴爵豈以廩餼雖厚者此徒足其欲而已耳議者考古義而較之于今以謂愛育之道其缺然也臣願詔大臣選端厲誠潔之士書行能通經術者任以為宗室

教導之官而嚴與其禮以待之使宗室漸知尊學重道之間無有倨而不聽者然後橫經聚問指示聖賢之意曰如是謂忠信孝悌仁義禮樂用之必安而終身享其福此可為者也謂不善為之則雖富貴而有危亡之禍此不可為者也授以六藝之趣三綱五常之極與前史所載歷世治亂之體皆俾略知大指陛下復於朝燕之隙或臨幸而察之或召而勉進之又稍為褒貶之格以爵其良以警其惰一倹薄小人與嬉笑非禮之具弗得納于其門使之日薰月染性習

相長九族喻諭知為善歸正之路則慈祥篤順寬博之風行于王家而上榮祖宗下儀海內矣

泰論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易乾卦文言）氣可上而形不可上此必然之理也故曰魂魄歸於天骨肉歸於土（[illegible]）夫無形則無敝有形則有敝非天不能使之易此古者也是故生而死堯舜之聖禹湯周孔之仁智之所同責存之力之所不免也至秦始皇既以力併諸侯而以氣懾天

下矣舉六國之宮室寫之咸陽之坂以為其居舉六國之玉帛而輸之關谷以為其用舉六國之女色鍾鼓納之於阿房以足其欲羣臣莫不稱誦其功德秦皇坐亡國之殿從亡國之音趨走適列亡國之臣心移意廣自以為萬世莫吾及願少羽翼而升耳於是車轍馬跡交于海上登之罘浮江湖以望方士之所謂三島者乘其赤子航之於東夷以卜其所謂仙不務事事而駘駘然狂人客死於沙丘不得親傳之良嗣遂亡其國自黃帝葬於橋陵下及於三代之盛未嘗有仙之說至漢孝武侈欲極而外道之惑乘其隙而入用方士之言邀神靈而祠鬼物橋陵者存而方士顧曰此葬其衣冠耳又從而信然之以其女女方士（[illegible]公主妻之）與方士傳車而宿當是之時天下幾大亂亂之末有李耳者為虛無無用之語以高世難行仁義之教而睢然亦未害為隱士避世之小道也使李耳之存於時王者名而禮之不過賜之粟帛杖履而退之養之一丘而足矣至唐明皇以李耳吾祖也今存而仙其位高大與天帝並遂推其言以為經而為之祠宇（天寶九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玄元廟二月辛卯親享玄元皇帝廟其後遂為故事）散滿天下殿饗禮樂刑政謂之俗務而弗視中國幾為安史之所有矣漢唐之君皆命世之才也咸以仙敗終其世而不悟可不哀哉古之聖王教之害尚抑至後世而其勢有出於楊墨者曰佛者曰老氏者觸環而交來以攻先王之仁義使仁義衰而異教立嗚呼自是以來生民之命搖然無所附矣其禍也始於秦而流於漢昌大於唐室至後世而不可救後之人君尚復有以仙亡其國者矣

隋論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尚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赧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不危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平帝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哀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

[illegible]

於歷世之所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三十九年而亡（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煬帝在位十三年恭帝二年）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邪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務斷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戸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敏斷察為能處上之位而畢更為任智數嚴文法此特吏才之足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通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齡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謂[illegible]曰天下雖[illegible]文[illegible]無功德[illegible]親[illegible]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混置嫡庶[illegible]終當相誅夷[illegible]其十年可[illegible]也彼哉）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固非之末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實其始雖若迂遠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亥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將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遽壞也末世中君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斷割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號者為之及其盛猶可自守一有勢變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弊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群羊而蕩王業如振槁葉耳是故民易而益亂起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亡之法乎後之人君察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知特吏治之安所留意於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古文淵鑒卷第九十四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五目錄

宋

范祖禹

論封椿劄子
封還臣僚論浙西賑濟事狀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還英雷對劄子
第一劄子

江公望

論選察

晁補之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與師道
上林秀州書

張耒

論法上
論法下
敦俗論
憫刑論上
雙槐堂記

秦觀

集策序
法律下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五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范祖禹 字淳甫一字夢得華陽人舉進士從官至翰林學士[illegible]

論封樁劄子 [illegible]

[illegible]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詔節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説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若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剋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乞盡以歸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觀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伏乞早

[illegible]以救東南之饑[illegible]益以身[illegible]

降指揮施行，取進止。貼黃既蒙恩詔封樁息諸路觀望或謂救災之弊乃節二路災傷南被邊勿封樁諸路如舊。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元祐六年七月）

臣謹案：唐代宗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即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七年，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案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廩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恐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飯救饑，最出下策，夫民已全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止當發處，豈得便為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虛，以小為多，其弊已久。臣竊謂當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殍，乞食道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其災傷分數，賑貸有差，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虛其尤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為

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悉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爲、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止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吏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寮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轄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渰死人戶、及高阜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實申奏、不得稍闕、稍涉誇妄、乞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兩浙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漂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爲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罪、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卻爲閑慢、百姓愈無救矣、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劾奏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河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爲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懇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爲害、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況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爲方略、存活人命、寬

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任非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蓋？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案劾，未爲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掣肘撓亂其所爲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爲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爲憂。其臣僚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元祐六年，秘書監王欽臣等乞差道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奏可，令秘書省補道士職，付陳景元據目錄於道藏取索，與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

右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爲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爲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books

鑫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偏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恐竊所未喻。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爲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爲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聚天下賢才，宜有殫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術

談卷諸道體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上作事必防其微命出於上不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時人號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秘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邇英留對劄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

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答福應尤盛侍祠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謗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大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唯勤修德修德之實雖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儻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竊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服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作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illegible]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常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

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危先帝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改為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節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遁其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毫毛尚不能見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雖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雖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之虛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闥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雖至公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進故不便於靜雖欲人君多所作為朝廷多所變動則己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朝廷守靜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覬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

論遜察

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疑左右有譏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己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厲王使衛巫監謗召公曰是鄣）

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語出國語）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後漢書明帝紀……察……言……人之……）遐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罪鈎致密事出於不備摘發如神此一時京兆之俗才（趙廣漢……爲鈎距……京兆尹……）京兆爲之猶可若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良京兆之不爲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通途

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佚隙怨傳之語增情飾狀趨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踽踽各各疑慮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候察糾姦擿介必聞深按醜詆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衛命不務奉公利在恣竊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聽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狀狀藹目（……）

君子之道恃己宜嚴而倫人宜寬也

戮由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爲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幾何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爲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爲蹈襲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創業執詞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獄讞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斬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覥補之（字無咎……人……吏部員外郎……）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非自蘇公以尚書召還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

日未嘗相與處往來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己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尙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歸職赴調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補之年十七從父官杭州有七述以謁蘇公蘇公稱之由是知名）無所復贊然剛潔寡欲奉己至儉非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辨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所恐而推測爲業熟視由移下者（當作）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拼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並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推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人謗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於己與官屬言唯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稱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廷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議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佞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可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實同門蠹道集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劉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何如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陳師道

於諸論人
遂於談

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明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

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通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投受爲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冠婚故筮士於盥婚士於迎賓士於贄故門贄以效其實誠發於心而愉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爲詞以三請贄以三辭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皆特士之自賢者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衰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辭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徼以自效不敢以爲能也謹俟待命惟閣下賜之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舉進士歷官太常少卿[illegible]

論法上

古之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弊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故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夫法備之可制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禮記表記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故也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奥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密然備進而灸艾鍼砭備至而無道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

下逮叔世以養身治於氣而說然後能古趣

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
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
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
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爲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
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以辯於
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
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
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
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

然而明見其弊而不已者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
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
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
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終馬首
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
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
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
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忻戲君之心
而有怨怒忌嫉之雖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

賢人懷其之故聖人以不幸己爲之萬世意忽詳分白矣

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
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
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
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
則俗之變未足以勤之法皆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
民有未厭之心則其守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
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
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忠甚其美薄故周之
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

未賞神而賞羅網罟窮矣 [illegible]
此後所以公終忝也歟

論治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致於紛亂而後之大人之出
於紛亂之後則其[illegible]而思安大則其[illegible]者而思安
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而[illegible]之
治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illegible]而易治安平之日久
而民之[illegible]生貪欲之動無窮而罪念[illegible]故居其上
者乃始[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之使[illegible]其[illegible]而爲之防

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辭而實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繇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勇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爲蘇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海內有大亂而姦桀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戲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騁之強者勝而亂者困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開基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希其宜解其

長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聞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焉今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得天下之大亂易賞刑者必治天下之大害大治者有所休存而十按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古之禮樂雖足以循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刑與賞罰之屬 [illegible] 衣蓋不封之弊天下之人苟不失爲生死之所安則昔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 [illegible] 筵五稱之衣 [illegible] 集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激不然則已不必盡其患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聞之萬金之家貴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有令役衛繁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存者未竭而不感故也大法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衛窮智竭而無繼焉呼世或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則復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

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澂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道其欲澂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遇人其未足以卻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賤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靳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顯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敎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揖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盛年後世莫及而攷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靡退進佞而卑讜故天下皆有翕然樂富好貨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爵位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

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矣夫惟以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危國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聽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寧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勢雖不可以不授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疏而人與法兩立而不相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illegible]人之大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斟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

日默守刑法之弊出於人之[illegible]無得原[illegible]要存[illegible]由初嘉殿

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請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使天地之氣導敘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起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用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

善為說者亦好時始上

於人之弊也夫求任法之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始無望其不爲也擇人與法並行者可以無疑矣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所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役者盡其心而已古者大夫之徒而撫之甚凡人之情其所有爲也其心安則爲之而後盡而不苟雖殫力勞心而不自知故當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爲法不苛其勸懲敵密覽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尚勞困不樂求於夫之不暇難責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吾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務郡縣之政不立[illegible]廨[illegible]門[illegible]惟飲食[illegible]所處寢觀之好吾日夜以法令責之使無得行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督刻考從而謫罰之使無得有攻刻之暇以約束爲不足而從以呵罵呵罵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得寢食不及暖飲食得收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之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

猶不足以當其廣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束小大得
以出民力安焉矣然吏徭紛紛以勞文書具於有司
而事實不亡吏足以免其身之責由民不知德相爲
欺紿以苟一時而監司者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
爲者無爭訟嚚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
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設使令合工佐治
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其居之堂麗楮完潔足以燕
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檜因以爲名夫士君當以罰傷
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
獄訟簿書之閒與賓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
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固其致用急於文
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
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
善成吾知丁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秦觀

集策序

蓋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
鳴此數物者微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
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時之所鼓動有時之所
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自欲不鳴不可得也淮
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竊聞日采願知
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常欲竊著效情條上書於
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
煩有司之誅隱忍遷延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
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
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
忘疏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
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不變化之所終始
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惹不鳴二十五篇各以其
聲應較不通二十篇各以其力統數則治論歸則制
動作宜符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
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爲險山川足資以兵爲
險不服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
倚而容之續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
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眾聽作朋黨二篇鳥有

良士有曰知術 雅崇松[illegible]雖負 燒斬事法

風負有軼超絕之材宜見凋略作人材楊墨異路蒞氏所據申商韓與夷或汝過作法律二篇術與失爲鄭利與害同時非至精覈之能分作論議二篇辭賦者所以稱世衆競推條品日其可不恐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府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將敵虛實若明斗馬應變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寇賊衆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爲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寇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衰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鋌亡不時或爲大盜作盜賊三篇蠻項微稱盜我霸武逾八十年天誅不逭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正色而言仁人之用心也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雜術爲職文墨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桂後惠文之事（桑弘羊[illegible]法出 [illegible]後惠文法）父教其子兄語其弟以爲適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疑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一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它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illegible]）置（[illegible]）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illegible]）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甫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

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因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無符傳出入爲闌密窮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與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稍稍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轅而中處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授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五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六目錄

宋

王令
師說
正命
鄒浩
富紹庭除祠部郎官制
謝文瓘除給事中制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李之儀
上哲宗皇帝書
代范忠宣公遺表
晁說之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恥新
傳易堂記
李昭玘
進保伍之策疏

以廣學以師為台道爲往之本與昌黎師說各有意

援引精覈先在田本剖斷人作畫源引先一作風調以古文忘崇出為可撮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王令 字逢原廣陵人

師說

上古之書既已泯沒其它治具不可槩見而二帝之學求諸傳記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亦有名區則大備故其施設灼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日一本作曰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各井而民自食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縱其游惰遏其淫邪一本作汁鋤其強梗其治略以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士之子皆入學爲之師以論其道爲之保以諭其業示之知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孝

友睦婣任恤使相脩飭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間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浡磨漸漬之成則入孝而出悌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爲君臣盡其所以爲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于綿周知稽古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人更制而財補縫之曰故其俗無所防範恣民所爲卒放壞不至治然能制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徒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時得失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治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漬染而未蘄耶抑民皆秦而效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數十計暨黨而下寖以汨溺更數十世雖謝爲近古大抵附述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哉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至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不儒用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育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上無根源

而競枝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而又上之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誠而明者非少而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脩習之至也如無爲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强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又誠也夫天下之才力訓導而懋勉之猶且患其扤隉扤不安貌也隉器中否也故七十子身逢聖人而親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爲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載其書殘缺訛舛又資材下於數子而欲繼其自爲而不在學與師猶其驅蹇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稀濶不可俟也自周至唐歷數千歲其卓然聖賢自名可以治國者由孟軻抵韓愈纔四人是其力能扶持其教而竟不之用者所以歷年已遠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學而樹師纘其所不長攄其所未高使知所以爲治而識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門徒教紺糊章句希取利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耳惡得爲人師惡得爲人師

正命

語曰子罕言命然則命固聖人罕言之矣自西夷入中國以佛而性命之說始雜而孟子嘗謂人之性善而荀楊者互出以爭之自孟子之興而孟氏之說益明而今世言性者尤多而詳大要歸孟氏則爲得而世之好事者往往偷去以附佛而爲說然亦言性者未廢也而命之說尤無言而佛者盡收人死生終始之迹以雜人而爲命而陰陽之家復雜步五行之支幹日月星辰之經緯遲速以迎合人之脩短貴賤以爲命而愚者自恐無以出其說而信惑之其害蓋始出於惡不必斥賢不必用而人始惑於貴賤矣死有脩短而賢者或丁其夭而愚不肖或老而彌年而人始惑於死生矣故佛者包妄以爲誕而陰陽者騁奇以取術然人之信且惑者大要不知命也夫舜賤爲庶人而貴爲天子是天之致而已者也然而舜致之以孝使堯之時而舜不以孝且聖則命亦可爲耶抑

臣英曰按溢蕩推步諸家以溢言命之妄正與丟子所言以僕之所以主命之說互知數明文辭ノ學衆如晉殊滅轉不窮

堯以丹朱為不嗣而廢之耶以無命而廢之耶而舜避之南河之南舜何為不知命使舜而為知命則避亦非談曆者曰曆之數始於易是伏羲而來知曆者莫如文王也然而文王拘於羑里曷為不知命苟為知命曷為憂患而作易哉文王之後聖且知易又未有如孔子也孔子曷為不知命苟為知命曷為聘七十二國老而後止哉知古之文王孔子猶且不知命而謂今之星家曆翁能知釋者能知耶借釋氏陰陽之言然則是人無死非命也人無死非命則死者命之由然而不在人則是桀殺龍逢桀其有罪也龍逢之命之然也桀頂天而致命者也紂殺比干紂非有罪也比干之命之然也紂頂天而致命者也如是則桀紂不必不為善為善不免於誅命之然也必驕不必不為惡為惡而死不減壽命之然也幸而釋氏陰陽之言不盡信民賊而無所定不幸而釋氏陰陽之言盡信則當死者不死不得以義死命之由然也當生而死之不得以義止命之由然也若是則上無暴誅誅之者命其時也下無暴死死者命其時也夫

臣士奇曰說已既恒時冲示劍佳陰陽家之說[illegible]

然則烏是堯舜烏非桀紂哉嗚呼其亦不思矣夫人之學釋氏陰陽者謂堯舜生桀紂之時則亦為桀紂之暴耶不然則人之命死者何自處之也謂桀紂之生堯舜之時則亦為堯舜之仁耶不然則人之命不死者桀紂安得而暴哉使釋氏陰陽之說行而天下盡信則將見盜殺其父而子不復曰命適至然也盜殺其君而臣不復曰命適至然也不然則不知命而逆天理矣故予嘗謂人不可不知命而不可知非命不可知非命者前之謂釋氏陰陽者之謂是也人不可不知命者窮其命之自我云者也命之自我云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富貴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天下無道以身殉道雖窮賤死而不同亦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夫人生之有死人之終也死雖有長短歸於終耳故曰死生非為命唯其貴賤貧富之者為命若是則死生有義我不敢苟死生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貴賤貧富亦義之云我不敢苟貴賤貧富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故事父有道事父不敢死事父之義云也我之事父之命云也

事君有道事君不可不死事君之義云也我之事君之命云也如是則子得其子之命臣得其臣之命旁推而遠及之無適而不得命君子謂之知命昔者孔子嘗言命矣在困之封曰君子致命遂志（困卦象辭）夫困爲無用之世行言而不信君子尚何命以勸哉故君子致而遂志耳使知人各有命則雖死何可致耶又顏子嘗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然則命者謂我有義命之也不可主使人以求卿也其傷顏子則又曰不幸短命伯牛則曰亡之命矣夫者亦謂二子之死之短不能盡其所以自命云耳而孟子亦謂知命者不立岩牆之下而桎梏死者非正命夫然之謂知命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哲宗朝以諫立賢妃[illegible]）

富紹庭除祠部郎官制（紹庭弼之子[illegible]）

惟爾先正（[illegible]）祖子祖宗道德勳勞域服夷夏其家

上之木拱矣故笏可見猶當與之以北北宗而光遺範之所在乎以爾少長義方習以成性擢於久任總領常平而乃力自貢其誠心執不違於先志奏封來上朕用汝嘉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裳裳者華）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不汝陞爲以勸夫孝哀於親者往其欽哉尚有寵

謝文瓘除給事中制（[illegible]）

封駁之職疑若與朝廷異趣然命令果有未安苟或以此爲嫌則人材黜升政事廢舉將有失其當者矣爲害可勝計哉推擇用之尤當致愼其官某頃由時望擢寘從班有猷有爲弗激弗撓其毅拔垣之任往居瑣闥之嚴勉罄乃心益收來効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天下之事總於六司厥院擇人而任之矣又妙選明則以爲御史俾分察其不應法者而顧望貲者在矧所職乎心擇賢能往使人好名者多訐徇利者苟容此古今之通患也爾能超然於二者之外則爾察吏

以照庶績必能助朕為民極之意朕亦待是而後陳以究爾之抱志焉可不勉哉

上哲宗皇帝書 元祐四年時為[illegible]

臣伏覩近降貢舉勑凡考試進士試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為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為去留其餘數場止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因場上排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 [illegible] 臣竊惑之臣聞自先王貢舉之法掃蕩不存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於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主者不必兼然並習如前日之攙擾一利也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毀譽迄無定論今也斷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肆私意執偏見以自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覓諸家之集籍六帖之類有攛有竊以速名第而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今舉校之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恐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為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則廢者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徧之習則是天下之才猶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州縣徧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學官誠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今也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特為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粟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謳頌功

[illegible]

德而已則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並侍以成天下之務哉因害也因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有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爲不足則巖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待次去來吏部者又常倍徙見任之數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狥引親舊不遺棄疏遠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望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殖私不借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安其所不飲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脩職不敢苟且以冀指摘之不吾及者幾人以質所當當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汰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

原本篇[illegible] 文能行[illegible]

也則曰任德不任兵其他親綫臣不暇悉要之爲國謀不如謀其身爲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毅殼爲度罔不規規焉察臣下之私然視例之餘省公牘聽訟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乃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方今時何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日用焉猶或播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臣嘗以爲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追用舊敕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爲虛文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其身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矣臣備員學校竊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故敢因乾事所及輕犯天威冒黷聽覽惟陛下採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

李之儀 [illegible]

代范忠宣公遺表 [illegible]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罄垂盡

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 伏念臣賦性拙直、與生艱
危、忠孝雖衍之家傳、利害寧同於己。欲未始苟作以
上累、不敢患得以營私。器皆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
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紹
平、擢爲御史、繼蓬碑考進列。讓其荐再五十二年。首
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攬明密宥之求、再
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蔣有爲、止欲及
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紛乘。萬里風濤、僅
脫江魚之葬、三山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之
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宮易廟、遺使宣恩。而臣目
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
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奪。未獲九重之入覲、
奄然湧禮之不隨。容斷固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
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舒於報
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
卯瞬之難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寐翰生、刳心歷
懇。席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
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

誠、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
拔渾厚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
無輕議兵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宜仁之誣
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
而特叙。尚使存沒銜污、殺執又復未舒。彊場之嚴遂
宮脊藏之備。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
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
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
生。深盡辭窮、形留神往。

晁說之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於即位之始。恭惟陛下
即位之始、德音寬大、民心說豫。黜陟宜之、遷謫者一
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
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
爲遊觀事宮、呆散民間、事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
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切聞天下之民、

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寬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錫馮思俾劉擊梁燾范祖禹等葬自嶺南聽子孫敘用有滿泉之澤甲子詔書襃揚遺晉朱勤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天意若曰陛下方崇明德其適見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是以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敢竭蒭蕘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詔之萬一其一曰祇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號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祇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

利勢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夙夜勉勉以祇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內聰明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有智而廉己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敢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終動必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蹈也苟其德之不祇而力之為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略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內外之學俱博且著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皆文帝與篤桀傑乎一天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賜尊賢士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illegible]晉武帝好謀善斷遠乎敵國而近蔽於妻子材授用賴[illegible]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

臣建毅司敕限雙妨除陛寫書稱引古書内訓不刊

能興舊之統而致在頭之廓（永昌元年王敦反帝謂戴淵劉隗師伯之敘撫附頭有導一）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降於數百年間而元兇之禍亦以五世嗚呼德之為治可不勉哉何謂法祖宗臣聞人君之於國猶人臣之於門戶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存焉昔仲康昆弟之於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於太甲明言湯之成德周公之於成王周非文武之誥教也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於大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於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古之人學含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雖我祖宗之德澤宿於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譬猶不忘也施設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祇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於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於今日乎尊賢貴士誠於今日乎用兵用刑深於今日乎取於民者多寡於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何謂辨國是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容若有不共戴天之讐然以快其私

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心知其非而畏不敢辨當其責者苟有所不得辭於是乎舉小人意得竟逞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繇彼不祥之言曰擁護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於末世好者强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群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於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痛心疾首欲辨之如司馬光之進退雖我神考為能全其為製序以寵其書（光撰資治通鑑神宗親製序文）且命侍讀以其書聞於邇英閣如文彥博之耆舊雖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如蘇軾之獄言雖我神考許以國士奇之於衆人必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報我神考於地下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一二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於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

自乾嘉以後言數萬言無根柢騈可聞者也論事無數之華文鄭劉中壘對逆令人甚一也

巳昆弟諸呂無所不可是乎勃不忠於高祖也霍光翊昭帝又衛武帝之舊乃罷榷酤輕傜薄賦是霍光不忠於武帝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傳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祿食因以發揚神宗懿鑠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幸留意加察何謂歸利於民臣觀春秋宣公十九年冬書初稅畝君子曰譏井田之

法壞而稅什一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春書用田賦君子曰譏其既什二而稅田又什二而斂財也嗚呼聖人之遠利猶惡如是其嚴哉然自後世觀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公至薄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賦也董仲舒稱漢也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於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於古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

今又品上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又八諸州戶供役亦定為九等以上四等量輕重差役餘五等免之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謂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進月錢曰施利錢其說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不知斯民嗸嗸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夫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

可赦也使者旁午交移急於星火誰何無所不至雖錢是恤也凡有執事能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此欲民之知廉恥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恥不興刑法日峻而盜賊不息公倉庫以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蓋在於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謂而為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因巴蜀

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迺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富民侯（征和四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封丞相為富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籞之費耳目聲色之娛宦官女子無貲之賞而務國富者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縱度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太祖嘗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開國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於民也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此官須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何以勸守節乃遷內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殖貨利又如此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貲淺而為待制或不藉齒而為館職

恐非太宗之意也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秦晉不相踰之患或藏於民或藏於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於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於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朝廷開財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苟進諂媚之輩得以民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以當重賞非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臣願速詔有司悉歸利於民無以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禮（豳風之七月篇周公所作）鄙子產乘輿溱洧之惠遠榮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將卑之戒（周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於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則去矣利亦未與而又有弊焉差役之法為民免役之法為利差役之法若勞民而實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實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則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自利所以利

臣案此文義推官恐略有未擇為少舉出文之以淺文者

斯民而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爲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衙前以處之衙前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及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民之鬬訟使枉不能自直者來赴愬於官官爲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鎛銍鎒之好惡官不能盡治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戶長以主之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不幸盜賊為民之害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弓手以督捕之其它各以是為率顧不曰為民爭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為衙前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閑書算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偽之簿書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闔省錢以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長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一則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多於昔時雇募游手之強悍者以為弓手而使之必得盜賊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為利顧不曰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於官若勞矣而為衙前者自以應門戶保產業不敢為欺於府庫為吏人者少時學之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詆於簿書為耆老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不雜以它鄉而任之事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捨擾於鄉官為弓手者親鄉黨鄰里之害不惜身於盜賊而勤察非常倘不敢借賊而貪盜凡其役滿而歸息於田里優游無所復輸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為市吏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於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於巡徼稽之大利乎爭訟之細事非所習弓手之親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亡去凡其役無時幸其姦賍不敗露則終身尸其祿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乎臣願陛下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熙寧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嚴為衙前散從官當備之禁散從官給使令者皆僱所以當催督刑獄州縣官以今官備驅策也實天下幸甚何謂不用兵臣聞乎詎爲創業之君不可不勤於用兵繼世守成之君力且敬德以奉宗廟急賢以崇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議也彼行險徼幸之小人

欲身富貴而無以爲資乃竊國生事獻開邊之謀其人本因庸之材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誅竄擒戮亦其所分是在彼得喪實無所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徒漠然不知恤也由是邊場之臣阿廟堂之好廟堂之臣徇人君之欲誇大張皇隱亡諱敗至於日賀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賞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邊境愈遠屯戍愈多饋運愈勞中國愈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復奈何臣以謂靈武者太宗之所棄也代州之雁延塞千里者神宗之所棄也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數十亭鄣列八九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其於九鼎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何謂士得自致於學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二家未爲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爲漢之備宗顯忠於漢庭也今義理必爲一說辭章必爲一體曰是

臣姓納因書事之文以身以湖委有倂於明而錄收以擾學潘肯亦復極變化書詳爲文從事矣

爲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是其多忌乎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於詩賦如宋祁楊寘范鎮各擅體制自嘉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於論策乃得蘇軾曾鞏輩今識者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義雖善其說者乃中程上第苟爲參差出入於其間則不中程式雖身懷黠之上方爲博學無少長賢愚靡然從之雖各不相遠達有長才者不得騁雖有知其非是者諱之不敢言變人耳目塞人聰明溺於傳會穿鑿之論因使人材闒茸器識卑下聞見單陋不復可得前日瑰奇卓絕之士矣援釋老誕謾之說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爲理又使浙士浮僞輕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昔虞翻疏奏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者有六十七事謂異武熱不可不正孫權雖武猶大制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切恥之夫以巍巍大宋而無一處翻乎況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嘗奏請刊去不知古人設諸日月不刊之書其如是乎其如歲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猶乃徒費年月乎臣願陛下詔學士

大夫不爲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賢人爲
聖時而出以副明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
賚良弼而得說於傅岩板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
意說之於高宗有絕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首爲
言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蓋說之意以爲人
君之德莫大於從諫人君既從諫則任賢之不從無
弊之不知而他無所復患也說再爲之言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蓋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
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上關前古君臣治亂成敗
之言聞忠臣直士犯顏逆耳不遜志之言閭閻里細
民愁苦歎息之音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
工商庶人奴隸女子之賤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
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爲商之
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商宗爲然哉古之治
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
況乎好諫納言者自是朝家家法哉祖宗好諫納言
之實載於圖牒布諸聞見者固不勝舉而其大德則
至誠不厭者是也夫惟至誠不厭是以不獨好其言

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下抱其私跡若與之有間而
心實愛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於大用其
人而後已也如仁宗貶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
黃金既又爲介從者之使毀潞州買珠了獄聞而謂
唐介必不貸介卒顯於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
振人人恨不能見上爲之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蹇諤
之進矣比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麾則終
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者是
也大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
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同惡
異好與惡諫必人之願從至於立法以禁之使必不
得言上氣沮喪人人以言爲諱其視朝廷利病如秦
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其可懼哉嗚呼奉藏之風如
此宜陛下下明詔欲消去之也陛下即位首詔還鄒
浩復置諫列又增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詔於天下
開諫正路臣將見天下之士願獻言於朝者如祖宗
之盛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厭賞諫諍之臣振忠
義之氣除誹謗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使諫官

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竭其誠以佐
聖治也何謂賢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丙
魏之輩相先後爲相而西漢之享國最爲長遠
先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
時諸葛亮死而蔣琬相使費禕相得人如琬費
則亟亡之魏何有於幺麽之蜀哉況其如亮者乎唐
太宗明斷而宣帝亦明斷太宗從諫如流而宣宗亦
從諫如流太宗節儉愛民物而宣帝亦節儉愛
民物當時謂之小太宗而治亂隆替如此其甚不同
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屬上下相與之誠心
無貳宣帝之時無多士之稱而白敏中令狐綯之輩
幾成防嫌之不暇也仰惟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
又有參知政事三四人樞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節
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八人內外兩制數十人館
職又數十人如大臣出鎮多開御筵或賜之御詩使
相過闕有司供帳中使問勞相繼下至刺史亦令有
以優異之於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賢恥言人過唯恐
不得士以報國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

忌疾之嫌朋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
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逾一二年兩府柄臣
之闕稍四五年無大臣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諫部
之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爲自弱乃如此意者大臣作
獻同位欲死於富貴不肯與人同升於人主之前是
忌疾之讒以致此也豈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
亦不敢沒公議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
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
所忌者也是又得罪於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
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既非朋黨幸而
一人身名不落朋黨中日可用矣而或指其踪過摘
其往行上之人不爲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
以致此也國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
如一犯吏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終身者是刑
憲之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可選下
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朝廷安得而
不乏材乎臣願陛下博於求賢而使用之無累於四
者之弊詢祖宗用人者幾嘗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員

幾人則天下之材不可勝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欲速無好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具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以周宇內而義有所局焉者無他焉也欲速好名二者累之也如漢明帝時譏察明慶斷獄得情役之言事者莫不先是武求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內外悚慄爭為嚴切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幸不誅辱而亦何補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後魏文帝惕然拉中國之統禮樂風聲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意尚名飾情于譽自講喪服何如孝理於民親問百年何如鑾輿不動設食於道何如水旱不恤賜杖於家何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彼繼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變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寬大政事簡易崇尚平康老成進而頑宣遠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邀戰不可縱而役則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乎

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彝軒牛汪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恩夫妖人慶雲甘露之玩不為瑞昌義忍黨之輩聖德須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間實有所患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於欲速規規自因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為之顛倒而智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苟且誕謾之弊紛然以起咸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於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顧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塗之遠則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驗也功既成又恐其能勝也寧受欺於閹官小人而不欲見規於忠臣輔弼遇舉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己而機阱羅網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於此者可不懼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於不可傾之地玩言於無所弊之場則不疾而速避名而名且歸之也眞宗圖淵之役諸將請因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掩手而使片馬隻輪之不反眞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仁宗宜自行威斷仁宗

口朕在位久於天下事誠有之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力爭或憚於改過未之可也嗚呼其累於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者也惟陛下發恭畏天當災變下明詔求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以奉明詔之萬一狂瞽不避忌諱惟陛下赦其萬死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紊糾射不已予少亦狃習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爲輕重況它人乎昔之學者辛苦盡攷覈誦思索加之以師友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可器之物偏敝而故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已之所謂新者乃六藝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逡遲然惟恐其不得於故而止耳下予見昔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耳唐啖助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謂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有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惜故之尚如此而今人乃新之急邪若乃其新則有之嘉貸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其心思爲己名與之術以饕身富貴則新之善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申韓之消虛刻核高絕而辨析則何以爲新而餌彼淺劣之欲邪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已著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哉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稟師授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至東都猶[illegible]也緣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於田何子裝及之易家皆自田何始田何而上未嘗有書繼傳諸師而易安可考者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爲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惟劉歆知其僞矣是書亡不

原本陳振孫曰傳易堂記近歲以象學本朝[illegible]授受譜

臣[illegible]按此句學術家如何未決似不言之意一[illegible]

傳於今今號為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是子夏亦未嘗有書而以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費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為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為巧慧組織之靡也耶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瑯琊梁丘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為盛矣其弟子顓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戶牖不同而堂奧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備錯綜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自言出於丁將軍詎弗信耶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雅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掃棄師法攫莊老恍惚虛無之論事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奧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汩之也譬之惰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傳焉梁丘施孟三家於是乎亡於晉而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虛弼之學益得以盛然其初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為時推重晉上庾雖喜清談而專立鄭學干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譏弼之傅會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務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王學遂大盛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說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乎賞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於是學者略知鄭矣至隋何妥之徒又竊釋氏空有能所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此亦其獨也不幸隋興搢紳學士反浮靡是襲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而唐因之於是乎易家古法始泯滅無

聞矣然隋劉𧨏之間有仲長子光關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蓋漢嚴君平楊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玄奘于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宋有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穆參軍脩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羣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孔子子夏之初歟有盧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徵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聱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徵君實關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徵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坊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峰偶仞之崢嶸嵩峯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觀三先生之貌聳然加敬遐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溫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爲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諸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說之記

李昭玘 字成季濟南人登進士第歷官至太常少卿入黨籍閒居十五年號樂靜先生

進保伍之策疏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備爲易離也故以九兩繫焉 周禮九兩一牧以地得民二長以貴得民三師以賢得民四儒以道得民五宗以族得民六主以利得民七吏以治得民八友以任得民九藪以富得民 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相成藪以富

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爲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焉（六安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恩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繁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爲不足恃也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漢志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通也無爲而不和此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從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它則以旌節行之（周禮道路用旌節）無授無節則以圜土納之（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

（[illegible]）實佚者無所匿欺僞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遷於流寓吏不勞於呼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illegible]）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illegible]）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敘於司稼（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illegible]）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豈天屬餉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爲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爲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爲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

鄧士奇曰原本周禮司徒以比子之說雖有取詳不及襄公保伍密相表裏尤爲名論

盡其役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令禁以赦小害去幾以釋小過寄禮而使勿克殺哀而使勿致樂則蓄而不用督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致福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饑歲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務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遏其流亡管仲以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為二十五鄉鄉之內自軌以至師郊之外自邑以至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為霸國者善保民故也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遺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業入於兼并戶口隱於閭數大家說於聯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姦多盜寇而骨肉離散祭祀不從丘墓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鄰罪不及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上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東晉哀帝時范甯言中原喪亂流寓江左歲久人安其業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於是天下戶在土斷）未得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閑民民無游業居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仗節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彊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偷惰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為淫巧奇技居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人於貨邑里不告訐門關不訶問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為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豐民可仰食貧不至於易業饑不至於離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六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七目錄

宋

李綱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

湖海集序

汪藻

為隆祐太后草詔

程俱

與李樞密論事書

羅從彥

韋齋記

鄭樵

通志總序

李燾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王十朋

上殿劄子

楊萬里

論神威疏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周必大

賜奉國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銖上表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威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上表再辭免轉左光祿大夫特封成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不允批答

賜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表再辭免進太上日曆特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敷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福州陳俊卿乞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科舉詔

辛學詔

賜荊州觀察使韓彥直辭免除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恩命不允詔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蔣芾乞檢會前奏除一宮祠不允詔

賜虞允文辭免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賜葉士劉珙允詔

賜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劉珙乞差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侍讀未同公史浩乞休官不允詔

賜泰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乞除一宮觀遣差不允詔

賜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齊慶胄辭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七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李綱 字伯紀，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靖康中官至尚書右丞，充京城守禦使。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罷，領觀文殿學士，起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大使，卒。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 紹興五年。

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強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

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讒安於義命不復自辯倘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靖康二年四月金人以徽欽二帝北去）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論說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搆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

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衄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寇敵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質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紹興元年四月太白晝見）地震木沴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紹興三年七月[illegible]地震）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攷前日之敝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湖海集序

詩以風刺爲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禮義不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所以爲親親之恩（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illegible]）鴟鴞之貽所以明君臣之義（鴟鴞周公救亂也[illegible]公乃爲詩以遺王[illegible]）谷風之刺所以降人情朋友之情（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廢也[illegible]谷風刺夫婦失道也）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心於其間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息王者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俳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閒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不忘君故其詩慨然有忠臣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余[illegible]賦詩[illegible]東簡

官以避謗、輒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罷樞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浦、又明年、移海外、自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魑魅荒絕非人所居之地、鬱悒亡聊、則復賴詩以攄憂娛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詠風月、未嘗不作詩、而發不怡肆之誠、[illegible] 間亦形於篇什、遂成卷軸、今蒙恩北歸、裒葺所作、目爲湖海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返萬里四年間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清明日梁谿病叟序。

汪藻 [illegible]

爲隆祐太后草詔 哲宗后孟氏 [illegible]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懷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illegible] 雖舉族有北轅之釁、[illegible] 而敷天同左袒之心、[illegible] 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illegible] 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illegible] 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illegible] 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程俱 字致道、衢人、以進士、累官徽猷閣待制 [illegible]

與李樞密論事書

某竊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雖不可不廣、然亦當使

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不可以艱難多故而逆施倒植也何謂各當其位當使君子使人小人使於人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則雖市井屠販之人雞鳴狗盜之徒與夫萑盜大猾雜處並進而無害也況今與漢高祖時不同漢高祖起匹夫方與豪傑競逐爭天下所用將才策士爾不如今立國有天下二百年所謂聖智之法適治之具在主上紹業垂統正當與賢能內維持紀綱外撫備寇敵雖艱難之時不可失體統也又況漢高祖所取皆實名將之才世亂無所用適在市井屠販中爾非取市井屠販之才而假以名位也至叔孫通所進羣盜亦皆善戰而已（叔孫通進羣盜弟子議之通曰漢王方爭天下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不使之經體贊治謀國牧人也蕭曹雖出刀筆吏亦賢相之才也世亂無所用適在刀筆吏中爾觀其所立識大謀遠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謹佐治以清淨有後世名相碩儒之所愧歎而莫及者不可一槩論也某竊憂當國任事之賢急於事業廣於搜羅不究古人之所以而採其所謂不遺市井屠販與夫使貪使過之說而思之不至取之不精也事業誠不可緩矣若使君子小人不當其位則適足敗事而已蓋數十年來以凶狠犯上無所顧忌者爲敢爲以剝削貪躁夸誕不遜者爲智謀（[illegible]）以居家則持吏短長爲姦利以致富爲吏則御下如束濕任喜怒以騁私者爲才豪以伺顏色於君聽之間射權利角逐之會者爲機警若此類者雖小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師表一方可以治於人而不可承流宣化可使効一官營一事而不可使牧養小民又況過此任乎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不惟不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行則亦至於亂亡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如以蠹爲柱以狼牧羊有顛壓傷殘而已耆無辜也此區區鬱不恤緯之心所以彌瑒而深憂者也（左傳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嫠寡婦也緯杜所織緯也）願明公無忽淺鄙之思苟以爲是一爲明主言之亦天下之幸也

此記知考亭之學得於父所有其淵源至深遠矣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受學於楊時、李侗實受學焉、以特恩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官）

葦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朱松字喬年、熹之父也）嘗治一室、聚群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葦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擠未能遂志、因作觔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嘅然歎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興、迨千載之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術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子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嘗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葦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孔子入太廟、見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置欹器以戒自滿（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葦齋之作、不無補也。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築草堂夾漈山、隱居）

通志總序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

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跡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著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

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與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詮，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

王不列於後，後事不接於前，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齊史稱梁軍為義軍，謀人之君，可以為義乎？隋書稱唐兵為義兵，役人之君，可以為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彥謙，玄齡之父也）；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荔，世南父；寄，世南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毋丘儉之徒（三人皆魏之忠臣），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三人皆宋之忠臣），含冤九原。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為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吳均撰武帝命均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成）。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為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蔡邕作十意），華嶠曰典（華嶠漢後書有典十），張勃曰錄（張勃吳錄），何法盛曰說（何法盛晉中興書有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

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為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子母，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凡為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為武，不識諧聲；反正為乏，又昧象形。左傳既不別其源，後人何從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蠭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經有角徵[illegible]商羽宮半商半徵七音緯[illegible]見溪羣疑[illegible]三十六字母是也）。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為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為主，耳學以子為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為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甘德[illegible]有[illegible]公[illegible]有石申[illegible]天文之），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並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為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漢有三輔黃圖）。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為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謚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

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謚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
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
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謚太王王季文
王此謚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偽作周公謚法
欲以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
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為尊者諱為親
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
字本無凶義謚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
為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
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
作謚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
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祭器
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
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
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
出內酒惟劉杳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
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
為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為本

詩以聲為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
音曰頌仲尼編詩為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為燕享
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
之三笙間崇丘之三[illegible]此
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
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
由漢立齊魯[illegible]韓[illegible]毛[illegible]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
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歌鹿鳴
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
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
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
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
乃取工伎之作以為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
之辭正為此也今取篇目以為次曰樂府正聲者所
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
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
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有節而無

雖不為異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詁訓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混為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混為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太平興國[illegible]四庫無蠹魚之簡中乙[illegible][illegible]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為

臣按[illegible]

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隳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為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是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illegible]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周單公一言之徐昭公十一年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illegible]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illegible]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illegible]何[illegible]矣鄭子臧一冠之異

（實子孫莫聚劉淵、董文公忌之役之發之類，何以為近服妖也）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為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

宋　通志總序　大

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志為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桓譚字君山）：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為表，今復表為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

周為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為正，故其年始於共和（謂厲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行政，號曰共和。一曰厲王之難，諸侯以共伯和為天子，共伯不聽，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厲王死于彘，太子靖為宣王，共伯復歸于國）。然其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于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歲陽歲陰

宋　通志總序　三

如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之類，歲陽；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之類，歲陰）。今之所譜即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諡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舊。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為智而增，不為愚而減，故于紀傳即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誥之

數傳有書雜之意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實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絕傳乞脩若禮樂政刑務有因革故引而至斷云嗚呼酒醫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汚隆存乎時君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擢進士第歷官孝宗時修國史作續資治通鑑長編仕建寧之于時恩為編年一書名日長編官至敷文閣學士致仕）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乖崖堂爲忠定張公復之作也乖則違衆崖則不利物此復之自贊其畫像云爾像故在成都仙遊閣上或摹寫置鄂之郡刺史聽事後屋壁間迫隘闇塵與像弗稱余既近諸爽塏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來者謹按復之名詠鄄城人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陽有異政澤化初由浚儀擢使荊湖北路閱三歲名拜樞密直學士尋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卒於淮陽追謚忠定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持節累行海內傾屬其居朝廷之日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歸譏於時寇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寇準字平仲王旦字子明）也皆賢者平仲相與宗袞却戎狄天下至今受其賜（景德中契丹入寇圍澶州萊公請幸澶州遂成約而還）而復之顧道測一擲我不能爲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處之必有道矣玉清昭應宮之役子明不能强諫奉天書行

卑每自愧色
復之獨抗疏乞斬丁謂以謝天下，于明病
革，與宗議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之無惡，丁謂何
敢肆其奸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禍
復之
嘗議不仲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心服
爲
學
張

事，視復之學術，寧不愧哉，復之本不欲任，病爽于謂
當拯民於水火，不宜斂自肥，遂復之乃仕，擬秋纓冠，
誠非得已，凡所與交多方外代人，觀弁冠覺猶棄敝
屣耳，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凜
然也，畫像服飾，悉如隱者，是殆將乘星馭雲，擯斥八
極，超無友而獨存，夫孰敢嚇以腐鼠，拘係之使從乎，
惟玆江山，皆復之舊所經行，風期神會，尚能爲余一
來，舊史恨復之下急躁競，此蓋當時奴婢小人私謗
竊議，果不足信，要當以宋子京、趙閱道、韓稚圭

司馬君實　所錄爲實

王十朋

上殿劄子

臣聞國猶身也，謀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
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
古帝王圖司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爲
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
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善以力，而劉之得
天下也，善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
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爲之屈，卒之易敗爲勝，轉
弱爲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人度，有高帝風，兵雖屢
挫，而終不爲曹操屈，與孫權用周瑜之言，拔刀斫案
遂成赤壁之傳
功與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鼎有　方鼎足而立
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
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鬨然未決，玆理固洞然易曉，
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

用兵於靜以大抵天下之勢一隳古今之決得矣數語道盡

之氣莫如戰也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己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强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强弱不均而和則强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謟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謟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上和議而致靖康之禍（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當得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任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以沮敏與綱 吳不堅請戰以沮和議故敵 是戰之禍皆首成於議日也）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降詔下詔親征從之）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紹興三十一年虜兵進寇官軍劉錡病不能兵權留建康以兵五百守瓜州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瓜州見錡病劇遂以李橫權瑣兵督兵渡江令人以重兵還瓜州既敗僅以身免乙亥劉人期以明日渡江舟師與戰虜舟皆溺死者過半虜亮以采石不利舟師與戰氣奪留遁走虜亮入寇采石允文復大敗之）

且陝口當時在於秦本為一路大關鍵最上列為我要之者

陛下應天受命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眞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臣謂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欲親臨邊以征匈奴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精誠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恩威可以作士氣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劉錡既罷淮西兵官以兩淮自屬李顯忠吳拱為兩淮制置使一月改爲李顯忠為淮西招撫使）淮（一作）川陝有良將以爲犄角（紹興三十一年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王剛中）罷問邊事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保障與之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敵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紹興三十一年吳璘遣姚仲攻德順自將督師大敗敵人凡八日而克又遣吳璘復秦隴等州及京兆等州遂盡河北義兵仲等又獲會寧鎮等州及京安軍十二月金人以重兵來爭新復諸州幸力戰之會史浩言兵不可宿於外朝廷遂欲棄三路）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

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討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發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楊萬里 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進士第官至寶謨閣學士[illegible]

論神威疏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屈然則孰為威曰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默用明以公而審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己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或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謂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游以俟其所嘗而出明以明以破其所欺彼挾嘗之時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矣彼吾之明一發焉則剖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非威主有為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私為公不詳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斷斷而陰求眾問而獨決顯諭而陰求則姦不名矣眾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操天下之善忠大目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為古之君失其柄者皆蹈者也將明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是者以明出於己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嫌疑者以親者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嫌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

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使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獨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衛侍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

[illegible]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爲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假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竊其國故曰書明者備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曰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鄒陽上書梁孝王曰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魏徵對太宗）[illegible]

振大綱□皆如此論政名言也

危漢（[illegible]）朱异亡蕭（[illegible]）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石顯也（[illegible]）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俱文珍即王叔文也（[illegible]）小人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陛下以古而察於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戒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警而拔其已植之根則晃然之聖一武而奮矣（[illegible]）豈若漢唐闇君蔽於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爲虺必蛇。

（[illegible]）破霸必求臣不勝忠賢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一尺之法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按姓銜閱日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眞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

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哉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爲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有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答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吏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卹之法不謁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俟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諸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爲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始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

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夫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夫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得高輕更挽者輕然後長浅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周必大

賜奉國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銖上表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甚重爵賞不輕假人以卿糾合宗盟相予肆祀既均帝澤乃益爰田

以親同姓義無可避豈必再辭

賜威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以誠敬事天夫以睢[?]遺朕思與文武之上同此慶成之恩而卿與司羽林拱護

鵷路衆無譏放人服簡稽戢邑雖多孰功爲當而尉過矣其懋承之

賜尚書右僕射處允文上表再辭免轉左光祿大夫特封戢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咸若稽古縱則哲事君之道亦惟有若亶陶之臣在有欲作與事治孝治乃者制禮作樂交孝與册慶成之日天人並應溫溫其和熙熙其春時乃之功朕以僝册封命秩疇不謂宜卿辭雖堅合弗替反目君猶元首臣猶股肱一體相須何適非均其欲善設共此樂只

賜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表再辭免進大上日曆特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觀堯典所記皆堯德也孔子乃發之虞書非以鋪張揚厲乎舜而後備歟當是時又有伯益諸臣於七十載與僉之後取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而申述之至今炳言布於天下者舜君臣歸美之

力也如朕涼菲固不敢自比於重華而太上功烈書撥亂反正蓋有光焉然則成書千卷實爲大訓不在此府乎卿以貳政之臣效伯益之贊暨陛階秩顯各儒缺公論謂然何引避之堅也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illegible]

卿以剛毅之資通明之略鎮臨一道威望隱然當今謀帥未有能越卿者也胡爲引疾遂致爲臣年至耶力不足耶卿何詞之切去之果也夫畀湘重聰 [illegible] 重也 [illegible] 江南之寄獨長沙乎其恩當稱神宜底滯牆共命爾何忘不已踊躍隱度方且圖之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福州陳俊卿乞改除一在外宮觀遂差不允詔 [illegible]

朕待耆弱之禮甚厚擇帥守之任甚艱朝者以四乎石之重俾卿晝錦而歸豈特敬故保庸合周官八統之馭 [illegible] 亦惟七閩父老子弟知吾以相臣爲鄉郡之寵 [illegible] 庶幾欲笑告語勉於爲善則一道雖遠可不勞而治也謂體此意往綏厥官引疾之章胡爲遽上傳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况我潛藩之故舊乎卿未可以家食也

科舉詔

勅門下朕惟明揚以造士 [illegible] 而興賢崇化厲俗未有或先於此者粵予涼菲寤寐髦傷郡國詔書凡五下矣朕無愧於前聞庶有補於當世此豈爲虛文也哉與言大比今復其時乃飭攸司申諭朕意其各以賢能之書來上朕將親策於庭使在吾選中皆足以明章治教振宜事功豈惟予一人以寧將爾多士亦與有無窮之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幸學詔

勅昔我藝祖肇造帝室經營征伐猶未遑暇乃闢巷之日首幸國學越二月又幸既去先聖先師之宇復審象而爲之贊本源治道厥有深旨然則揭五季之

臨制諸侯之僭，垂萬世之統，不在斯文乎。列聖相承，遂爲宗法。太上中興，開設學校，乘輿臨幸，儒術益光。肆朕纂圖，修精稽古，憲章祖述，夙夜不敢忘。爰以仲春，謁見先聖，躬釋菜之禮，闡中庸之議。臣工列侍，多士濟濟，沐浴道風，儼然在目。朕甚嘉之。明時訓辭，尚迪朕志。夫孝於事親，忠於事君，學之本也。業精於勤，行成於思，學之序也。聖賢復起，不易斯言。子大夫其念哉。當爲君子之儒，毋欺人罔之得。使予尊德樂道之心，著化民成俗之效，行光於祖宗，對於慈訓，斯無負於樂育。在汝等勉之而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利州觀察使韓彥直辭免除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恩命不允詔 彥直，世忠子。孝宗乾道七年授督策制

專之大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此柳宗元作平淮夷雅之篇。西平謂西平郡王李晟；西平有子，謂愬也。將門擇將，自昔然矣。惟乃先正謂世忠。著勳列於王室，世選爾勞，庶其在茲。朝卿智略雄哉，見於總戎之日彥直爲戶部郎官，上書言邊事，除淮東總領，明年奏請告於某拜司農少卿。就拜大將，一軍何驚。漢王齋戒拜大將，古良將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勉圖功名，安用辭避。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蔣芾乞除命前奏除宮祠不允詔 孝宗

卿去歲以來，數移病告，珍臺閒館，朕非有靳於卿也。顧奇材精識，蓋得君卿，可以揚公上之須。應州家之用者，論奏朝開，俛符夕下，卿既治之矣。獨不能爲朕少留意此一方乎？昔汲黯多病，臥閤歲餘而東海大治。漢汲黯爲東海太守，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卿之底蘊視黯何如？乃亟欲還郡，豈所請宜不允。

賜虞允文辭免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雍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朕以求其輔臨上公，士民之上，當懼歲月逾邁，志勤道遠。故妙簡忠良，尤輔不逮。以卿碩德冠於當世，謀合乎古人。參稽師處，得以國政內之安百姓，外之撫四夷。上之則陰陽，下之振法度。朕既慨卿之聽輔，亦惟力之劭，此同朝野所共悉，朕心所倚毅也。官名

帶上殿陛上台寄寄充前豈必辭遜且大勳未集德
化未成誠當入卜之急務卿當力贊朕矣將不自任以
天下之重猶巧辭於三代之際乎安分知止蓋衆人
之事丞相奚爲及此也所辭宜不允

賜草上劉珙充詔

勳烈其省卿聞上劉子辭免起復恩命乞檢會前奏
待晨下使徐伺事畢終服除待之禮有常從以立武
事之經　觀易之象除戎器以戒不虞　用是起卿
則奪情之與初未爲過而卿乃懇避雖確重以
念哀宗非餘路况夫然秋陽事道路使卿或怨詞護
之節寧不懼我心乎從茲終喪朕寫歷忘於脊注也
所請宜允

賜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充江
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劉珙乞差在
外宮觀不允詔

昔若某公茂戀疚德冉恤家祗懷成呼某既已勝
某多病而獵以示人學未計無窮之問各有簡冊

朕心卿乃今之林發明之洛邑也以卿明才碩德蓄
踐毀戚之年故命居守庶幾前八簡修遂良腸懸癱
懲二妖如　頗疑以復偷年力未高語節宜則無
爽寧容巧伐喘我往復從同猶休興京師斧蒙猶也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侍讀永
國公史浩乞休官不允詔

性我祖宗禮遇故老內祠絰席使於咨詢而一時宗
工宿儒亦罔不心在王室至有請觀而願留者上下
之間交致誠敬朕甚慕焉乃者起卿於故鄉待卿以
優禮蓄衢是道庶幾舊章卿既以昔賢之心爲心爲
朕肯來尚詢黃髮則朕所恐聞裁方新豈容遽去善
養老者朕方追西伯之風以爲已歸卿當法太公之
義所請宜不允

賜春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乞
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劉承以公勤入衛王室雖周盧千列寶賴訓齊然未有出行遊皮之勞也大斯造朝（日將出之時也山寸謂之大事微值）俄頃過此以往其非本自旨侍禁在之時何待本厨始云將母況堅忠孝必彼助於內明詔昔屢欽豈不予聽所請宜不允

馮則敬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齊慶胄

辭兒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舜典以三載考績三考陟明然伯夷典禮后稷典樂實未嘗易所謂陟者殆進其位序加其爵服而已卿以瓌姿委學通才奧學而聯簡擢累年於茲位盛屬亞奉常佐宗伯凡郊廟之祭祀禮樂之講文或斜正其儀或討論其事俾予代制作不愧於古昔惟汝嘉真拜武卿庸宿其業服章者定寵渥俱隆師言允諧古宜亦協無煩多遜往即欽承所辭宜不允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七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八目錄

宋

胡宏

祭祀知壯

觀象有物

劉子翬

曾子論

朱松

上李丞相書

送程復亨序

羅願

淳安縣社壇記

程大昌

象刑說

范浚

悔說

彭龜年

誡聖性傷急疏

劉光祖
論朋黨疏
陳傅良
進周禮說序
文王論
陸游
與尉論捕盜書

論禮以義起於古來宗繫不曾六說而獨揭王安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八

御選

日講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胡宏 字仁仲安國季子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卒學者稱五峯先生

祭祀郊社

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爲物，非他，即吾之誠是矣。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樂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傳八神以求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一，求神仙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宋毋忌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天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

生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小注難辨〕不敢叛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
上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
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
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則承而無成而太極存矣
王者以父事天亦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
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大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
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
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與木火金木也人所日
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
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祀天以柴
燎雅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
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周禮
乃專以禋祀歸之上帝以實柴歸之日月星辰以槱
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實柴實牲體而燔之也槱燎燔柴升煙以達其誠也其不以日月星辰於天而以柴燎分爲三多見
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說私意傅會不得與
易詩書春秋比也〔曰司中……書乃費散偶撰以私意傅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並列爲經〕

鼎象百物

史藏春秋周九鼎入於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爲鼎
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者也愚竊以爲
誣矣何則魑魅罔兩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
婦則或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上者協於上下以承
天休乃以此爲事而著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
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
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井田將生養斯
民之道矣故又鑄於九鼎以爲萬世準繩桀有昏德
而遷於商商紂暴虐而遷於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
時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
於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
之迹焚及簡編况鼎彝明制度章章堅久之器乎秦
不沈之於伊洛必淪之於灤泗矣始皇自不資於先
代而無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
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以附和而商鼎所往其來復

古。何攸往凶吉。高祖父子兄弟。知無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凶之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告。冤贗因窮。爭鬭滋起。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諮於天下。求所以正諸。

劉子翬

曾子論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璺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詞銘。寐如凡宦。筏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川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據而夢道。詣茆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有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耀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詣。死生之際。釋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

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諸夕問講求不休者疑情未除也摶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會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因專精爲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未嘗有毫髮疑情蓋宜其成就氣象度越諸子矣

朱松 字喬年歙人由進士第官至司勳吏部郎爭和議忤秦檜出知饒州未上卒

上李丞相書 李公相即李綱

某聞今世游談爲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爲患某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狥國死難之節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謂天下之大戒譬如有生之類食息呼吸於元氣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王設爲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者甚備而夫子孟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

正乾學曰當時臣之義以下上大夫獨實死難之節議論正大南渡後如此者當唯譬然人又何怪乎宗祥譬應者邪讀此可爲三歎

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彼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爲奇詭絕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不啻若牀第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意而已哉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狥王室則必有大臣爲以倡之

建安初曹公奉天子都許挾判隸而立朝廷海內之士爭出所長以叶成謀王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摧藏畝畝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浼己而見汙爲一朝得豫州決策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黃巢入長安帝走蜀生民靡爛四海蕩覆諸鎮勤王之師愕眙相顧皆意廬室不復振逡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爲諸道都統檄書所至

霆擊風馳，卅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殄大盜，克復京師。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舉兵入援。沙陀李克用亦率所部萬人赴之。中和三年，克用破黃巢，復長安。今夫生民以來，偉君蓋上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幸淪於久衰之俗，汩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鎔，皆當王室之衰而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議之偉，而莫知大本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作士大夫徇國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卿高爵，雜處於其間，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頃者京師之變，金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也。四方擁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塗地之餘，徇死貪生，變背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逞之徒，皆與謀能臣而衲廟堂者也。大義不明，而風節消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出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耶？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政和中除為起居郎兼史之職也。方朝廷以言為諱，指陳闕失，姦激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侍從。宣和元年[illegible]七年入為大官[illegible]當宗廟社稷危疑臲杌之際，不動聲氣，劃決大策，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羣邪並進，尹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大計，至今炳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竄而濱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猶竊食祠官之祿[illegible]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毅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道，與夫孔孟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某江南匹夫，羈跡窮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歯於賓客之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飾說獻諛，以希一日之聽，豈獨某所不為，亦豈僕射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責以懇而無禮張贈言如此古義可玩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為余外兄從余游於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遑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可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一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排吾勇而後加吉服夫子失辭可寵將之刺先之以利身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吉之君子以失位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葬留居以寧隔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楷之榛莽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閩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益見聞傳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若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賢之軀豈其浮沉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寶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易牙能辨淄澠之味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

考訂精覈益見稽古之益

淳安縣社壇記

羅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練朱熹特稱重之有爾雅翼二十卷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矣蓋自古之既遠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才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說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為社其壇壝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其上下數千年間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故知以通之故其遇事與精騎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精之所重而社與履實可尋則自自民以上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為之以祈賜報享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有為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為事

考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
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為叙臣之法一歲之間春
以出火（禮記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秋以上
稼（[illegible]）冬以息老（周禮[illegible]祭[illegible]）有為民所法
之事（[illegible]）有用幣捄變之事（[illegible]）其或不得
已而用民於兵必受內而行師（[illegible]受成於社[illegible]）人則
釁主而出境（[illegible]）有功獻於是（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先愷樂獻於社）有罪戮於是（夏書甘誓不用命戮于社）比如
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內庭非以是為
希闊之典而行之也且重民之居而報其食故其俗
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愨而不
鬼因物之齊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
日見上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
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
詳如此其用欲神之而已為知至意誠無精粹表裏
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

其禮此所以為不忒也後世與民相接者甚簡矣惟
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為政初非發於社
而學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嚣而醉飽
惟其習儀蔵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為禮雞鳴而行
事未明而徹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
接而欲變化其心而已不可得況所謂出火之早晚
與來歲百穀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捄之變則其說既
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
稷者甚略也然求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
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
得相收至今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之僅存者
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
陳君腆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
多不除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若於是即縣西
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壇更伐石治之
月為屋者三以待事築牆七百尺而外闢之淳熙七
年二月中戊既成而祭落記於顒顒為之言曰夫聖
道之費可能也其史始至觀陶而觀之徒者行部察

臣此前後所論祀典古禮以風示有司[illegible]

修飾不如儀者此又申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為迂遠於事情況欲推占遁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臨淄貞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爲臨邑令過祈禮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其求縣雖不識亦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爲義役殆有意於民者因爲推攷古社稷之論以今之良有司爲將有取乎此也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登進士第以龍圖閣學士致仕[illegible]

象刑說

舜無所象刑如天之[illegible]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對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白虎通班固所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不能歸於一要其人致皆謂別異衣服以媿辱之而不致於用刑此遠古而為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爾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去編蒙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別援古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爲治邪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

[illegible]

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illegible]雖以肉辟始夏則真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策亦以爲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合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剕刖㓹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illegible]明有所施而此

非就學曰剛成不疑聖人亦爲慎重而不能廢也有虞氏畫衣冠而民不犯況者謂刑[illegible]

府未有笞杖徒若劓肉刑其閒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況象刑之大每降愈下有流鞭朴贖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朴贖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迂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書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俞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荀卿曰匿為物而愚不識（見於荀子宥坐篇）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

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象懸於門外）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講五禁於門閭者論刑罪於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施其重複正慮下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鑄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罔兩人罔不順與之相值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茇者知畏而預為之避也此其鑄鼎象物之

以愧辱之而不敢用也況之理文斯貫者而則不能其猶衡象物之意明議極刻則又殘酷人服哉

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謂衣冠之為象刑則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元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寔其旨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可寔顯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皆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宥罷民亦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條之輕者而證古制太

典也哉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受以制刑之制類皆差五刑而五其服而五服而三其就（三就大罪原野次市朝[illegible]）[illegible]凡所以測淺深恭殘富無不曲盡而槩罰不恥可以去殺則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卜歲解乎戎之圖遂為迂者之口寔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皆不足以召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羽戚亦皆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是書象者可以驕其心而非以致其愧畏也然知其象之為刑動其必然不以此乃有得焉

悔乃進德之機之說窮焉□□

臣英曰君子通書稱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仲虺贊湯不吝改過論語亦言稟過未能則聖賢之所重可知斯篇能暢發其義

范浚 字茂明蘭谿人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不赴以學者稱香溪先生

悔說

悔有之乎曰悔非所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詎無過者皆過而悔悔而改斯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大雅抑之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復初九爻辭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為悔也過萌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畏改而喋喋焉命之曰吝悔之賊也過雖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過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狗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乎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已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書不見而理甚遠可以匹衡疏

彭龜年

戒聖性傷急疏

臣聞人主莫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初臣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於人主而衡乃及巧偽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戒從而救止之巧偽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偽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知衡可謂知言者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偽此三代令王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雖是傷於太急書稱舜曰御眾以寬大禹謨稱湯曰克寬克仁仲虺之誥寬於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

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繼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惟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於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教讀專官之語曰不須黨與此言何爲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滕甫所謂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矣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行如聰明必能照見情偽則知近日之舉爲是爲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登進士第官至顯謨閣直學士論諫激烈屢忤韓侂胄爭僞學之禁

論朋黨疏光宗時爲光祿丞遷殿中侍御史入對因奏曰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人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朝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善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詆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

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其所終。[illegible]

陳傅良 [illegible]

進周禮說序

[illegible]下逮至於周備矣。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illegible]之[illegible]處心積慮，盡底幾，兼夏商之所以歷於暴秦，如其言是道。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見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耳。夫天命之斷續，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向背，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行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刵人，[illegible]見康王君臣相勅，甚敬甚懼，服念詩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大夫，苟燕樂之，即詠歎嗟歎之不足；大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後之二鄭（鄭元、鄭眾）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蠱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能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因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illegible]觀各取士，及於特奏，[illegible]不私[illegible]之養兵及於郵貝[illegible]

（良人據其驗勇許為主實老弱世嘗置剩員以處之）甚者汙吏有斂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雖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緣飾外數傚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効藉口則論者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文王論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肅而重伊尹之訓峻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略盡矣至於易然後惕然嘆曰天下之難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歸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能辭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朒月之晦也霜露之剝也嚴冰之毒也當其時至其數窮也剛也彼天之雷獨何為其然耶方一陽之後九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即以逸陽陽有窺隆之勢而無忌於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聲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蹲呼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逆而臨逆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緘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為之則於道虧卻而不為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他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无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聽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逆陛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訟獄之歸湯不能使後者之無怨故亂而歸附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為異湯而後死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忍夫使一人而有厭禹之言而後為從俗之則人將以禹為要己使

捕盜以民爲耳目最爲機宜

一人而有怨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爲之則人將以湯
爲要己矣如是則歸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
怨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怨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
也夷其明於虞芮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
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貳心而使怨湯者
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
身以臣於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
下之民率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
要我也其廢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賜進士出身官寶章閣待制致仕才氣超逸尤長於詩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趨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
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
官知之則已分散逃匿無文書旗鼓可以物色素無
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聚集
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
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剿至大盜但無辜之民
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討民

[illegible]

陸任納回退卒言處捕賊要說務觀之才氣超邁於此亦見一斑

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
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
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蹤捕然晝必食
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
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
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
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
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
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

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寔中事情亦嘗
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
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雖有
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
大略顧足下確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
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
非古然近世至販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
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繇
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

敗以便事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宮一切懸賞遣去仰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遂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夜次自愛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八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九目錄

宋

朱熹

壬午應詔封事
辛丑延和奏劄一
戊申封事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論什用精要何也[illegible]不、大儒之言自有[illegible]之別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一

朱熹 [illegible]

壬午應詔封事 [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八月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見召誥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於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

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而不之程 [illegible]

臣按由格致以臻治平朱子以一生精力全用於此真指精者言之聖學既明因以定計任賢本末兼舉故為有序而國治之嘉謨也

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疏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

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

臣建議因言路而指陳講之中規而弘其

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

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蓋是考之以六經之文鑒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所能量哉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

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遑謀我而我得以其閒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焉天意好還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隆興元年、湯思退入相、[illegible]變其遣辭旨、[illegible]得以休息爲[illegible]全之言[illegible]上書[illegible]持此議者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夫識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彊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浸怠人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

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illegible]不足而因我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illegible]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區區之[illegible]敵故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特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虜計則善矣而非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

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忘感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致前羨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卻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周亡年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紹興二十一年七月金主亮南侵大臣閏二月劉使高忠建至臨安宋遣起居舍人洪邁往聘且賀世宗即位也遣大歸五月金人復遣王兵取海州發兵[illegible]十餘萬復攻海州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爲一之得高宗遣[illegible]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

居乾學門外批戊中封事理明條畫情實事切如日星之昭矣江河之行地來對如此益與孔孟會心之辭相表裏漢唐以下不足擬也在考等條中亦爲第一等文字

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郡之事可以監矣宣和五年金人歸燕雲後二年金人叛盟舉兵攻燕[illegible]金復取燕山[illegible]以爲東京河間爲重[illegible]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假使爲有一二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爲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爲國家臣雖不肖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爲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日以幾乎而發詔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繕修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頗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熒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

易以攻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睿
咨大臣總攬羣策略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
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變
准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
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
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復頃刻自安之意然後
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
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
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

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
爲往北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勢得全名正實利
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
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
之戚休臣則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
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
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

臣士奇曰精識邪以正覺學術所謀以定國計蹟忠贊以恤生民三事深明政實將藉激陳言古得體

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
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然則其事之利爲民之休其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
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
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
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名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
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
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
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

任責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
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
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
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
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
務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
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
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
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

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郡縣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畧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斷者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　□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

辛丑延和奏劄二　淳熙八年□東大饑王淮□□□□□□□□□□□召入□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此奏在其中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嚮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冒萬死爲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燕閒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

臣按曰此篇之文和平從容直朗洞徹論心性則有要有原委體深明有體有用良由其見理既明而養氣素裕故也

［派論共也］

察而其任不可以輕畀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黮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腐儒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指曾覿龍大淵王抃甘昇等）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將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避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貪縱之議關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効又未能盡

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榮資峻秩而擬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斁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群小相挺（挺[illegible]七○音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

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謀恩澤，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塡膺。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戊申封事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

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進貴賤有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哥書[illegible]以左右[illegible]僕[illegible]侍是[illegible]人也）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

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

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皆有如此之効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濫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illegible]今已無可言矣

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illegible]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王抃管軍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命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夫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

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徇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榮資白徽使節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鮮矣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嗷嗷傳遍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旦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

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稍以潤小臣爲燕飲奉私之費以媚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惑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由人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其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惜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先王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

[illegible]

所覆使其得有私而不公之患則所以責我者亦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三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能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illegible]則是將以梁益之半當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由者日有以敗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蠹日夜交攻而不皆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

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所行者皆苟且私利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弼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日脫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索、盡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保傅傳見賈誼書）陛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諭、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寄丐親之皆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illegible]）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

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污、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皆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與庶子領之、（[illegible]）其選甚重、（[illegible]）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illegible]）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今任春坊遂由以從臣學
之[illegible]
[illegible]何其設官數之甚新夫自太子而不置師
傅賓客則無以發其孟中親友會恐衆義之心獨使
春坊使臣得侍左右與領以防其設漫媟狎奇衺鄉
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任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
廣[illegible]人非令太子之
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

不備責任尤不專當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邪謂宜
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
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
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
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illegible]
官擬諫官以箴闕失[illegible]府朝官稍放六典親王之制
置傅友諮議[illegible]
長史司馬以總衆職[illegible]
選者德不雜他材皆選正人不爲兼職則其職掌以

責功効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其名之使
侍講從容質問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
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効與其規畫有未能及
規摹有未能免者須詳細條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
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綿業之
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
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
得而用者臣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
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
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
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
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
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罷
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
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
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
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

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自檜爲相至死之日執政二十八人皆無[illegible]行文多自[illegible]進者[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彼以人主窺測而畏忠言之悟也以發其姦也故專取生泥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紀綱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翼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上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竊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

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爲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特始欲其無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誠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發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思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背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勸於立政而嗇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克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大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

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臧汙不法聞者矣對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追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

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顔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朝臣爭議既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按私以詆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

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近與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其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妄然一無所問山陵諸使署寶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

則雖量加絀削而終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頃亦隨羣逐隊排連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

臣焚口中正之論從質之間如布帛菽粟可以供衣食但飢寒者得又手之上也

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賄賂以契券爲詩文字相可唱相唱字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 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有於其說一有謝毀目爲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詆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熟聞聽下成風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爲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擢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敵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爲異說以營其私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

疾苦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指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羡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

者，撥還版曹，[illegible]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

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illegible]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一日，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illegible]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

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illegible]其次則陛下之所用，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帥，未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而不容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錯決紛紜，而縣令未嘗

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亦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牒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則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

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興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貪其撥遣則人不免使參其務然鬬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數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如是非法之斂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以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費於官者減此屬庶乎其皆可禁也今乃不然則是將帥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淺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財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弊則必能復破分之法除裁減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

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逮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閒無

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

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舒略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

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僥倖而有為者則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

於妄庸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
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
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
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
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
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
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
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
年三分未及其一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

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
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其恐畏屈者又徒知微役之
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
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
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
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
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
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
毒之害日滋日長而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

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
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也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
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
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
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真
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
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
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
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

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賤鄙薄者陳於其
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
非之論非所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
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
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
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
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
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
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

也、是以自昔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廓然空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顚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與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衆今也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强兵或有近効耳然自行其

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効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罔所以爲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參酌諸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

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鬭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謬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

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

臣士奇曰源本之間精以為竹為先根本在討

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

戒是則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而

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擧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敎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

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淸明無他嗜好獨於學問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汚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懔惟陛下留神財察取進止

古文淵鑑卷第五十九

古文淵鑑卷第六十目錄

宋

朱熹

賀陳丞相書

答韓尚書書

答鄭自明書

與龔端書

上宰相書

答梁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答留丞相書

答汪尚書書

答呂伯恭書

答薛子壽書

與王龜齡書

與劉共父書

答陳體仁書

與龔實之書

[illegible]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級臣徐乾學等奉

敕編注

宋

朱熹

賀陳丞相書 [illegible]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說苟繫安危奉其忠言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惟恐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昔公所以重於天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謂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illegible]而今乃端揆則

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爭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熹嘗有書與侍御方吉甫議之非）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爲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敢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智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智振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

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竊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惟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再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豳風伐柯篇）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韓尚書書（淳熙元年韓尚書 元吉…與熹相薦）

此書可以勵士節眼見滿不只文字之工

述視寫得以說得力處非高贊自稱而已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覷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伏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乎日所望於門下也、蓋猖介之性、矯揉爲方、而終不能回迂拙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

臣述做官難首從另一具以底大概情懷如鏡宋風度

日、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又誤寵褒、初亦不敢承、承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閑散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黽勉久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遂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樂、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忘言哉、夫以熹之猖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者、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宦寺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竊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料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

此柱拾得安所嫌避猶虛遂露頗極切於是非不失為為清協現之氣

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詒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欲驅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以辭召命、乃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辭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頹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旅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熹

講明學術以正人心而事業非小

講論當為正人心世教計且以明天下為己任者著

雖不背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指為讒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矣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發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逆素心外貽後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之

答鄭自明書 名鑑連江人淳熙初以公薦書召遷著作[illegible]

副封疑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諫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辯鋒擇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几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翕納如此一旦感寤去其輩如反覆手爾太上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作此幸甚而鄙懷竊謂鬱公議然行以此罰瑕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發蘊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竊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親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舉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為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兼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效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

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衰憊不足以及此假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與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是與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

臣乾學曰講學不精出處之際未免為清議所少不可以不鑒

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途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漸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胡寅字明仲爲禮部侍郎所著有讀史管見）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與蔡端書

說切病狀之旨[illegible]根抵之受[illegible]要[illegible]

端謂爲實切[illegible]宣宗切增[illegible]隱文事之美人不必言

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技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貳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洞悟隱微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謹之則夫所謂病本

臣乾學曰爲法擇簡而舉錯得序公文之以雄健勝者

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一二豎子者仰且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之心然臣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殘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塞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

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憤怒決裂之勢蓋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罰者議臣乃復摘其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間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邪道而止大久遠之計不得以開賄賂公行姦邪塞責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負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

非任事之人，孰肯述此。發言而謂責者，實致其心於此。

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致為今日膏
肓之病者執事誠能察此為罪揚於王庭以贊聖主
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
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勳業雖
不敏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
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為明主言之矣顧疏賤之言未
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以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
毋以為戒而亟改圖之則天下幸甚

上宰相書 [illegible]

竊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
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
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惰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
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恐以為當緩
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
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與聽且以

[illegible]

疏奴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
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
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
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
粃乾燥堅硬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
奏降給緡錢二三百萬付廣收糴則百萬之衆旬月
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
朝馳而米夕發矣且遷非不免轉大提之粟發丙寄
之緡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

[illegible] 宋 上宰相書

此廣糴利須數錢始與監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
同日而語且今米價已集求售無所停積日久坐失
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
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勸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
事急則藉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謂之以為後日
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則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
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賜推恩使已
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歡欣樂用之心倍
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

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撙節度支，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覈異，未可涯際，是失信天下，鬨足以爲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備

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入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饋餉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權載，爭多鬭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拘規瑣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

以眼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符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意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

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繇，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饉。漢有黃巾，唐有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

曰士奇曰此篇專論荒政其曰豐歲廣糴即常平之法也至於請賞富室激勸輸將蓋中肯書切論以爲救荒急務當時有爲慎惜名器之說者朱子深闢其非固知儒者通達時變如此

之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萬幾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隱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

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

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魯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少）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警務以蠲革前規共趨當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全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蒔理整頓俯分顧憂如其不然

則熹之愚賤衰遲固不能爲此無麪之不托（湯餅謂之不托亦屏贊飯）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聽則熹也誠當斂口結舌歸臥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謳歌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通意切欠口囁嚅伏惟明公之留意焉（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illegible]日[illegible]民隱按行境內[illegible]官吏[illegible]風采至官[illegible]部書[illegible]一錢存[illegible]賞[illegible]權[illegible]之政有不[illegible]於只者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事畫必爲經久之計孝宗謂[illegible]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進言修舉荒政[illegible]民受[illegible]遂[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乃）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歷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嘿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上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業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幸高明有以寬之。

與留丞相書

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欲破朋黨而欲去之者，蹉跌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如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歸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者，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恐天下之望而蔽邪說賊常者反有倖進干犯之勢，而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術愈久而禍深也，又稍放為違

甲英曰以延納賢能為相臣之職自是達官之論與猶介介於何者異矣

亂亡皆錯之慾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衰意倦勞若無人故於下條之章建為詠善之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愚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下且咸單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

篇中言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甚明切

與留丞相書

淳熙十六年熹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明年以子

表請祠祭明發福寧至南京鴻慶宮留正爲相也是年入相思學校經藏熹於祭使後致書言開公道以杜私門兼及朋黨之議故云得非丈字不缺

熹區區蹤跡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一二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觀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

而後決但於其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
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
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釣敵之常勢言之耳
況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逆道之趣又各
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
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
為之挾持箝制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
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
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

不能留之頃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
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
機敢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
處徒啓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過起天下之賢
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共而微
伺其勢似能害己則使一聯目而並吠同起使來者
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逝四出
矣尚何國事之可問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
人（趙郎論罷若特小事）班列便無小人竄跡便無異論乎胡不

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逐去而不留袁溫州
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
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
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
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
相慶（光宗朝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光祖入對因論朋黨事有旨下議之有不罪者）而熹
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
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
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

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
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
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
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
發猶豫留滯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
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
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
之幸熹死罪死罪

答汪尚書 [illegible]

竊效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懇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佞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佚佚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亦無以異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答呂伯恭書 [illegible]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敢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

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是以其言嘗喜合而惡離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中字大抵近世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意莫是漫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方裝然見精明純粹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竊恐此無對中多藏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况熹之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答陸子壽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乾道五年進士爲興國軍教授以憂去服除調全州未上卒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儀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三虞之後始名虞安也既葬祭以安之卒哭之明日祭名吉祭也[illegible]）（祔於祖[illegible]）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但遷廟

先儒曰古禮既不可考矣一已所見如此是無徵不信者以傳疑稍能善也讓禮之家如衆訟正可能虛心博采以求至當如是害所云耳

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親過高祖毀其廟以大而臺練新禘故可有四練祭名非而小祥易練衣以祭也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閒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周禮鬯人廟用脩注云卣中尊也廟用脩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也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

吉則不可復因既禫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儀禮小斂後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至虞而後有几筵儀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注云有几始鬼神也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

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是未三年[illegible]晉謂之禘祀襄公十六年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illegible]行喪畢之吉祭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

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專自宗此其令所以尊之意但[illegible]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附於祖父祖姑之禮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illegible]令在[illegible]父之兄弟也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名大臨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熟於禮經不

然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然亦不特如此，竊嘗以為人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且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聞併及之，幸恕狂妄。

與王龜齡書

熹竊居曉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者，無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竊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既窮廢罷，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悄然自歎，知天下所謂

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得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靜觀密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功，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奏大對讀之（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詔考官置策中有敢切直者當置上列。十朋對策萬餘言，擢為第一，學者爭誦之見重。）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人除為祕書郎，上言事每忌用非前管事權重，多見嘉納。）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十罪自起居郎奏修舊史方議進伐大川，劾史浩、史正志、林安宅等罷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魏國公，張浚也。）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誠之真能

此段曲紆甚委折情文兼美好賢之誠與友之義愛君之心存時之念皆於此可見矣

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勁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噫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擁旌近甸十[illegible]而熹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爲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賓掾與其向來鄙辭無取之言皆得

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撫宋存慰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邇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亦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

見朴約內蘊深蓋規勸德至高然自責人以貴何其篤學勉學而不能自已也

承之而卒明公之箴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閫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薪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渺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求不審明公以爲何如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

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江公[illegible]辟闓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

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嘉祐門蒼觀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餘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亦與劉廷直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前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劉共父書

熹猶所與訪問人材事利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頗詳論之如左云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其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莫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擧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日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差則得賢日登而王心開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君德澤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

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亦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罪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論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辭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當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

[illegible]與言詩[illegible]

謝枋得曰會義情既真得於之本

權力所及、則祭之擧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序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翱名)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遣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陳廷敬曰忠敬[illegible]述如閔冶[illegible]於求有然

答陳體仁書（名知柔、泉州人、自號休齋居士）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

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
鑿也程夫子所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
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
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
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
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
則事在其中矣

與龔實之書 [illegible]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
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
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
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
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
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
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
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浸極乎光大耳
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

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
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
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
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
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
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
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
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
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

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
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
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
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
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
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字之有識者
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
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許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
以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

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設其强明在者以自勵而又表其所廉退者以厲俗使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守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白於左右者非一而不獲盡竊進其人若如此者家不擇所薦所不及古者必有自守甲而告於明公者矣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終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一目錄

宋

朱熹

詩集傳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漳州教授廳壁記

韓運司蠲免鹽錢記

名堂室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靜江府學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鄂州社稷壇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學校貢舉私議
觀心說

頴蘇齊垂玩此序可衍讀繹之未然可以學詩之益

[illegible]

古文淵鑑卷第六十一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敎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

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

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萬氏曰呂氏讀詩記二十二卷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 韓嬰孝文時博士作詩內外傳其語頗與齊魯間殊 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眾 陳氏曰有大毛公小毛公 而王述之類王肅述毛非

巨是啟同試傷主倫書者取乎不發虹賊於人自是像人宇兄

箋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鄭箋毛義小異十五卷皆言其非許言箋則違毛以表其毛詩文殊箋〕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皇朝劉原父有詩經小傳歐陽修有詩本義十六卷王安石有新經詩義三十卷蘇轍詩解二十卷〕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多同

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字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

立言之心深其交依今千載之下讀者莫喉

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决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旣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

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編□□□□□[illegible]
諸□古□旨□[illegible]
□山□先□□[illegible]
工者□□□□
正自思□□□
□然□□文□
有□□□□□
者□□人□

學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原書四大學一
書為六經門戶
由之者可以升
堂入奥斯文允
探其底蘊矣

士書因復人
讀朱子類刻大
學古文及補傳
能其以為傳止
安知而保集□
古明於大學其
功偉矣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此書最朱子所盡
心一序尤緊要
大指已自盡括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

教重於職處以警
勵門職

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
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
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
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石子重有集解僅出
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
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
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
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

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
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
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
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
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
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
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滁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

滁州學宮不
校人十之數也
真可為擬者亦
實之地

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
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
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
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墨出入不悖
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
矣乎不特此爾又當歲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
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嚴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
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
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

使可覆視是以雖其強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
授官雖有貌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
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
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
利焉而爭為之而孰知所以免其任者如彼其難哉
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
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滁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
予於其齋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
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

勤宜上德辭令止此

於貸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勵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閩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璽䇿、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郎事、則與判官臣某爰咨爰度、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通負贍軍之籍

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籍錢二十一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籍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竊謂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歲入籍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上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貨金、其一爲鈔法以官、商人歲輸京師、名爲錢六萬六千、有旨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攻、悉以委漕司、而漕司循其舊、於是綱運假并盡没、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有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二、又他用之取其於鹽者亦且數倍

此紀事四句有體有詞理典則文漢京一選

記堂室而必於父祖之教訓處學之本乃始平長煙之文

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輸、余新故相仍、轉相將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以聖儉慈仁、不遺遐遠、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通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驚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于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廣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來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

刻石堂門、以詔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大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illegible]）熹（號韋齋）少而學于郡學、因仕遊而樂之、既來閩中、因任

（入閩為崇安尉後徙居建安之考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
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
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潭溪在崇安其上有屏山見劉屏山墓表）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
能大其門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
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
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
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韋齋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縣尉又改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建炎四年生子熹於尤溪寓舍）嘗取古人佩韋

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
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少陽曹君令德又為
之銘宦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
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
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蹤迹滋甚尤
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
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
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寐陟降在茲無或不
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

[illegible]

臣士奇曰實賓與奉遠言而止其字屏山命之祝辭且為數賦有詩

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于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劉公先生屏
山劉先生之門（籍溪先生胡憲原仲草堂先生劉勉之致中屏山先生劉彥沖子翬也三公皆崇安人朱子奉遺命卜居以此憲以為學官秘書省正字勉之居白水亦從學焉屏山以父任累官通判以疾乞歸）
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朱子舍冠屏山字之曰元晦）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
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名侗字愿中學于豫章羅從彥）
之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
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蹈修服行是以

頹沛今乃以是名堂（後朱子又嘗作精舍于雲谷扁山之巔曰晦菴見雲谷記）以
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悔而自今以始請得
復從事于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
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
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
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
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
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

以發明義之
進一層

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乎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其齋且歷敘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于父師與其所以講學之所逮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警云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

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修又已數十年矣于是俯仰嘆息退而以告于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工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彪列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墉偏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于是熊君乃復擇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

臣叔同作尉能以興學為請其賢可知如文說敘業事之勤因為作則之氣大書其學講人為善惡當如此

廩食教誨以勑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為尉本以逐捕盜賊為官而食焉而不廢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為何如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予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敢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

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切要不浮有裨教化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者旣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以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于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于道德政理之實于是爲士者求道于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于遂廢者。

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勸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于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熹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夔始立于子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頗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之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與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稱隘復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師生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于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于是喟然起而嘆曰美哉侯之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

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敎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待人而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由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劇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于孔孟治己敎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旣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敎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于侯之所以敎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

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瞻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滯導迎淸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于雲空烟水之外敬夫于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

徐乾學曰揣此文當以山水觀俯仰遲乎千載如袁不知文生情情生文也

耶（舊有南樓張九齡以爭牛仙客事忤旨[illegible]荊長史嘗登此樓作詩）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厭發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若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于其上罄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于千載之

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望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乎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懌勃然于胸中怳若親見其人而與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登此樓者于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

毋教養以上言用意特為曲學

端緒萬端乃學宮碑記文字最難如此文之[illegible]者

得之矣予于此樓既未得往寫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范仲淹有岳陽樓記）獨次第敘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

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既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于是悉取而歸之于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走予

與其田[illegible]浮屠孰[illegible]與人俾[illegible]為[illegible]也哉

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于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于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于學官者宜數十倍于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以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于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

于罷去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于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厄于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于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于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于中國豐屋連

詳引古制稱述地德以來載此典據

釐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于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僞自全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于簿書之外而無斂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于朝云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祭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適守湖工劉君禹之至而徙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穢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于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

良乾的田壇遺與禮制無差

政和五禮壇壝爲四壝而屬其役事于兵馬監押趙伯俶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其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雷師居後少卻壝皆三成有遺壝四門前二壇址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址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二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

下半在也南五丈爲門二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繚以垣垣甃以甓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揆時日屬僚吏修祀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于禮也是以屬諸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于周禮領于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于郡縣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漢

復復推知言之遺意暢然鄭重其文淵化淵猶餘事耳

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于雷神則又隨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于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于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登降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于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郡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

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于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于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予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猶

義本忠[illegible]將青苗和糴[illegible]見利病[illegible]

[illegible]

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升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勉農甚力劉君又嘗請于前守李侯檄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于敎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予于屏山之下屏山在崇安[illegible]所居也[illegible]年呂東萊[illegible]共編近思錄[illegible]又送東萊至鵝湖寺與陸子壽兄弟講學[illegible]東萊年譜[illegible]

熙二年四月[illegible]觀予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餘谷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淳熙三年[illegible]除秘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修徽宗實錄[illegible]淳熙八年七月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illegible]以宰相王淮薦提舉常平茶鹽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

[illegible]

假尋死者已耕鉏矣予因竊嘆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于諸道[illegible]

[illegible]蘇氏有欲爲者聚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爲計矣而獨不及聞于此也于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爲之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將見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于今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

[illegible]

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及鄉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于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爲此特因其頃歲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成先志以悅親心以顯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下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

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于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于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己意發人益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于青苗之說者

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堤迪于聖
末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
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
其說不懈益虔于書無不讀蓋浚有志于當世然以
貲銷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
獨于此為拳拳也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
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
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勑額其後乃復稍徙而
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于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
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畤德夫始因舊址列屋
數間牓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
于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
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
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
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
使者蘇侯詡管侯鑑
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
後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
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
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
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
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
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
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
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
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
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于為己
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
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于斯役而
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
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
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
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

不服新奇而文氣有味令動人

可以是為過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于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于未發之前察其幾于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于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于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于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于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經傳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日將因讀書以窮理致用然非主敬存心則無以生多聞建事之本非眞欲所得以古人直至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于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淸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于慶元初元九月辛丑而

成于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旣率其屬稍捐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于旁郡之守趙侯伯璜十二邑之長謝君杞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黃孔昭也

此議本程子之意而益發其所未備[illegible]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鄕黨而達于國都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

[illegible]

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敎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illegible]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illegible]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

[illegible]

徑[illegible]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敎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其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illegible]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

臣廷敬曰、斟酌古今、獨抒弘議、然之論和樂之制者、誠視述焉

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光宗紹熙間詔國子監試中上等、比類諸州得解中選之額放補一次、寧宗初、如令兩省混補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庶民之俊異者為之、元豐中始行三舍法、定諸州試補外舍、考其行藝、升內舍、上舍、三舍太學以上舍之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以俟殿試、下等以俟省試、崇寧元年、命天下州郡並置學、縣學生考選升州學、州學生三年一貢太學、崇寧三年、以貢士盛矣、令罷科舉、於國門外以處外舍生、而太學專處上舍內舍、下州以貢士皆入學、然以次升進、遂詔取一[illegible]學依舊郡發解及禮部試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說雖

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較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能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

明快透徹、欲學者當心知之

臣乾學曰、罷詞賦之學、奉利祿之業、而加以分年治經之法、大儒建言、粹然一出於正、與明道熙寧學校取士之議意略同

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孝宗時、太學生遭有期喪任清要官、更為國子生、清要官科隨送于第、倩待補者、此謬濫之恩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宋時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又有博學宏詞科、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返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

吾英曰觀心之學以致虛爲旨爲要以致知格物者未之及乃異端所以異與二氏相分處

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

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按朱子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以成始成終、故獨紹千餘年道統不傳之緒、先賢論之詳矣。而其爲文、極天人性命之原、發帝聖賢道德之蘊、自修齊治平本末精粗、修理一貫、斥異端之虛無、正俗學之紕繆、抉摘幽眇、辨析毫芒、以歸於大醇、蓋由於而道其所難言、切而闡人所未發、無意於爲文而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辭達而已矣。其斯之謂也。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一　終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二目錄

宋

張栻

入見孝宗奏

呂祖謙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建隆編勅序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下方

白鹿洞書院記

陸九淵

送宜黃何尉序

劉晏知取予論

陳亮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論傳注

葉適

上寧宗皇帝劄子

財計上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存學一氣宇渾淪透之紀綱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二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張栻 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師事胡宏，以古聖賢自期。用廕補官，至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卒，學者稱南軒先生。

入見孝宗奏 栻辭改知嚴州。虞允文以恢復爲己任，意栻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因入奏。

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說文扃外閉之關也人心在內如扃故曰中扃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

古奏中有此氣論決

臣按曰：推原太上德意以恩惠農民，身率既毀，益光者治兩淮南渡後爲邊方要領，故語不獨學人之本計，實關閩之民瘼也。

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呂祖謙 字伯恭，婺州人。少明之，擇其學本之家庭，又與朱熹、張栻爲友，講索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直秘閣，以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謚曰成。學者稱東萊先生。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孝宗見逸之年，以淮南轉運判官呂銚所境內殘破，自兵奪一官罷之，以兩淮守令勞徠安集無效，下此詔戒飭之，仍以所置守令治所。

朕觀周宣之治，還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於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爲奴隸，遁吞北顧，用震悼於厥心。間者太上皇帝數申飭守令，懷輯疲瘵，督趣農桑，見本年正月立兩淮守令勸民種桑賞格二，朝太上皇於德音，蓋遣官發廩，賑濟饑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場，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糴翔貴，生齒益落，占版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無

占[illegible]勅請語近

所繫心勤之勤而應之急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豪奪暴役與東作爭而害農者蓄歟夫雨暘吾所重也異日沃埜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儕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穡惇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

戒諭沿邊脩武備詔

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請撤邊備至乾道八年[illegible]

朕覽前世治邊之策責大指而削小文略近利而規後效長轡遠馭與豪傑之士共期羈縻之外肆其封疆之臣亦越拘攣之見以為公家忠計用能辟地郡敵顯有丕功朕甚嘉之朕不能遠德邊虞未寧重勞士大夫竊然甚慚邇者歸遣大臣書護羣帥夙夜為守圉計至熟悉也而障塞破壞亭候堙絕吏氣傷沮武備衰滅便文自營毛舉細事以塞責或玩寇遷延宿兵無用之地或侵驅新附使邊騷然不安或屯聚

臣乾學曰守圉至計洞若觀火俾將帥牧守聞之皆為凜然而訓辭似得三代誓誥之體

懈弛莫能相壹或創艾戰鬬選耎退縮[illegible]意者斯馳之士束於刀筆吏而不得騁歟將郡國之吏或不足充一方之任歟抑貨賂上流吏卒失職下亡所信歟今朕播告之脩不隱厥指維爾將帥牧守其屬鋒鍔展腹心賦車籍馬必戒輓運奉餽必豐器械必犀利犀按說文徐鉉曰當作犀堅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illegible]又作犀作鋼堅增韻云古以犀兕為堅故以為堅也燧燧必精明毋拘常守以失事機之會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尚克欽承以寬朕北顧之慮則予汝嘉

[illegible]

建隆編勑序

太祖皇帝受命穆清肇造區夏建隆之元號為天地更開通命左右之臣條定憲章論次律令創業垂統為萬世則越四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臣儀上建隆編勑四卷竇儀字可象大名[illegible]建隆元年以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承詔重定刑統三十卷編勑四卷宏規丕矩易簡坦明揭於象魏藏於有司職於秋官頒於郡國頒與頒同用啓佑後聖繼繼承承咸以正罔缺確乎致治之成法也臣涵泳聖涯固不足以測知乾坤闔闢之緼然職在綸墨其可以詞語淺薄為解

濂齋心極思而序之曰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然後定惟五代之亂彊凌弱衆暴寡無知之氓弃耆馳欲耆與嗜同亦三尺法猶弁髦土梗而大棄之奪攘不忌剽刼顯行上之人厭苦其難治於是爲一切之法以求勝民不師古始墮壞先王金科玉條之制相夸以虐相高以險奇請它比溢於几閣黜胥老吏生死於簿書之間猶不能徧識千變萬窮罔民而納之死悍臣酷吏奮髯抵案漢書朱博傳爲琅邪太守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斬艾擊斷專決不請騈首

就戮血流波道韓弘斬劉鍔卒三百人血流波道民舉足而蹈陷穽側身而入河海靡衣媮食不爲終日之計特君偃然自以防民之具高視前世然法出姦生令下詐起姦宄無窮而鈇鉞不足凶威毒燄腥聞於天上帝震怒崇降罪疾亦罔克永世惟我藝祖奄受方夏代虐以寬當宁太息思欲滌除苛法撥亂世而反之正深詔通明平恕之士傅以經誼蔽以人情成書之布前目後凡較然畫一以四卷之簡而馭億萬生齒之繁風流篤厚禁罔疎闊斯民安土樂生不敢以身試法駿

依建敞曰文格高簡擬於兩漢先秦

吳杜詢曰行文典贍矜貴古色琳瑯爲末妯群引伸悠秋與盡須見忠厚氣象

駸乎國容刑措之治矣昔之爲法愈多而犯法亦多今之爲法愈寡而犯法亦寡昔之防民日嚴而民日慢今之防民日寬而民日讙昔之吏屈首朱墨而不足今之吏從容畫諾而有餘是知爲治之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深仁厚澤克開厥後民之戴宋永永無窮後世雖有作者蔑有加於此矣世之議者或謂藝祖之法以威克厥愛爲主臣竊以爲聖人之用刑若醫者之用藥當疾之初平藥石未可一朝去也必俟元氣稍勝則藥石稍損元氣俱復則藥石俱捐藝祖

拔民於水火之中如疾之初平者也故於前代之刑猶存十一於千百至於後聖教化益明則刑益輕慶曆嘉祐以來鞭笞之罰不上於士大夫實推本藝祖好生之德孰謂其尚威乎臣懼後之有司不察藝祖制法之原謹復列之於末以告來者臣謹記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下方淳熙六年九月十二日車駕幸秘書省賜宴明日內出近體詩一首賜羣臣丞相以下皆進詩祗謝進和篇一首及代宰臣恭書御製下方又代宰臣作謝表是月以宰省忍轉割佼部

就一事中發出三層意思筆力渾勁韵蔚兩漢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微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靡虛憍之習是抑是黜囿游池籞宴豫娛樂之奉是損是獨居焉非本實不視動焉非法義不舉聰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俊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型不替以增光聖緒於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秘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秘閣紬光堯太上皇帝（高宗也）寶章以視羣臣既又修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貽同淵躍參

臣英曰端重溫醇不佻不煩是廟廊文字體裁

賁圖書鴻大閎深匹休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齊祓敷繹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於萬世惟有道之主爲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褒表儒學用能卓明大誼馴服雄悊俾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驗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爲輕重士氣之肆詢信屈論世者必觀爲惟虛己忘勢然後羣獻輻湊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槧人所得私

以爲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載與日月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內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宋史濂學先爲治道所重斯篇能敘得大體典雅不佻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五年朱熹以史浩薦除知南康軍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

至淺鮮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

臣士奇曰天下四書院白鹿爲最著故景濂理學淵源極其鄭重

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牓。所以寵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不新奇。敦行義而不偸。守訓故而不鑿。雖學門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

古文淵鑒 卷六十二 宋 白鹿洞書院記 九

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當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闖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蓋將與揖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致由博而約。自卑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太宗葬永熙陵）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

敘令尉之賢否狀民心之休戚有神

激揚吏治

伯敬鍾惺曰是非曲直妙在淡淡寫出不費筆墨而文情都雅之至

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諱。若李渤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陸九淵（字子靜。登進士第。出呂祖謙之門。官至荊門軍。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除將作監丞。居象山。學者號象山先生）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

古文淵鑒 卷六十二 宋 送宜黃何尉序 十

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故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裝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

月峰孫鑛曰兩用何君何媿作收末却一語掉轉烟波無限

吏宰謟謀國爵刑殃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殃之殃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况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臧譽士師如柳下惠從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釁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臧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為之也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遠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媿吾將有媿於何君矣

劉晏知取予論

唐書贊曰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數十年舉兵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偃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劉晏將與桑孔有別特揄揚公來以正義救之予奪抑揚確然不爽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眞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

臣廷敬曰頓挫抑揚文有矯健之致

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爲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輪尺斛以輪斗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璽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

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繇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蔽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沉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國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

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代宗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汴入河觀三門遺跡爲河通濟渠然畏人奪制遺書元載備言利病各四載書以漕事委之歲輸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勞曰卿朕酇侯也下詔者寧奉以稟入故趨督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盡一時之選趨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勸職人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頻呻諧戲不敢隱

晏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呻諧戲不敢隱鹽法疏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開而貨有餘緡第五琦始榷鹽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歲收緡錢千二百萬晏又於淮楚間買銅易鉛歲鑄緡錢十餘萬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晏於諸道巡院皆募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直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數日即知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瀕每州縣有荒歉晏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簡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榷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鹺罷而鹽榷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糴

貧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剗殘之餘而禦敵之甲未解也饑疲之後而饋軍之需未支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逡逡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曷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髓瘦民力而激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掊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

焉者也至于談仁義道禮樂旣古人之文而不旣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韋堅王鉷楊國忠裴光庭宇文融開言利時皆以聚斂進房琯如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第五琦言財利幸於肅宗房琯諫之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術則堅鉷國忠雖

臣乾學曰論晏之所以知取予處深中竅要而終歸其出於才術未聞聖人之大道此醇儒經濟所以殊異於管商也

晏所不爲而懼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訾晏而懼恐晏未免於可訾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斯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

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曾西之不爲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爲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爲如茗榷珍貨常羅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旣糶貨而梟其人嘿其口而啖以利爲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晏勤廉儉自守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者榷珍貨先道入貢路遇周方名士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營植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及炎執政銜宿怨構晏罪殺之人莫不以楊炎

汴前進軼英英四句

八股師但曰人見其議論奇以爲才高而不知其皆高恍盡學皆大不過人者也

之擠爲晏惜而愁獨以爲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誣亦未必不與堅鉄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繇於孔孟毋徒爲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嘗上書言國家大計不見用又生事屢遭大獄嗇鄉志讀書光宗朝對策御筆擢第一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卒諡文毅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常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琰字蔣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蘋藪下焉何足以展其游刃哉

陸榭曰爲吏貴識大體持論甚高意氣青尤文勢鍛練變化極現其之觀

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雜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詭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况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諉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榮陽成皐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敢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注既雖未盡聖賢精意然實有功經學下筆抑有分寸

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語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築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之也

論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觀矣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為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亦制可以為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為書二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務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為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為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為也齊咸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

自註學曰自宋以前皆崇尚註疏諸生謹守其家法學者誦習其師說雖精華枝葉無不異流同原也得此可證鑿空妄說之弊

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傳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遂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為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為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為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為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沓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

日去奇曰漢儒之解經不及宋儒之精深宋儒却不及漢儒之典實抹倒孔鄭諸家非也陳同甫以爲歸功注疏的是公論

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啓其紛紛則又銑事之所當慮也可與幾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治亂興亡之符起文帝穆然動聽

葉適 字正則永嘉人擧進士第二官至寳文閣待制以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朱熹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之

上寧宗皇帝劄子 寧宗朝適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蘄州召入對因上此書帝嘉納之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爲長久名康公從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

臣延敬曰把貴之處所謂一語勝人千百

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於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質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爲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意爲陛下獻天啓

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龐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

具此淵遠之識始可權衡會計

只峯評鍼曰權時變務深得周公之意

竹溪鍼注曰析理財之義甚精論君子之過最當

閒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主忘己體國銘心旣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繫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狥而與公家相爲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恤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剝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羸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眞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亦以爲聖賢

戶英曰究周官泉府之義字字為斷法鍼砭

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究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

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同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

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牽壓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

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人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於吏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高文辭理名貴可思

自社說以先以吏品論吏二致頓挫嘉折遞進規勸之辭義正情采一洗學記陳言紙繞珠光玉氣輝耀簡牘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錢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漫漶頹階墮級棟扶梁柱岌岌搖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爲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醵而就之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貲無贏銖歎曰吾其舍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炎陳觀大趣贊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以學爲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修學覩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爲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爲吏因不鄙慢其民教與養始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爲吏燭物之智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焉得勉而進哉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敎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於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於後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二終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三目錄

宋

蔡沉

書經集傳序

陳淳

宗會樓記

真德秀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上殿奏劄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直前奏劄

直前奏劄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

大學衍義序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三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蔡沈（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屬其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illegible]現孫[illegible]書傳不及爲、遂以號九）

書經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

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從朱熹游、爲學益力、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卒）

宗會樓記

古人宗法、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宗

臣燃曰宗會之建復古禮於久廢之餘即事徵經義意在與起後人文情俯仰生姿用筆謹嚴有法

其爲始祖後者爲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爲高祖後者爲五世則遷之宗蓋諸侯世適爲君由次而下不得禰先君視正適皆稱別子或與姓之來自他邦與庶姓之起於是邦者亦皆謂之別子其後世子孫爲卿大夫則立此別子爲始祖而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與族人爲宗謂之大宗雖五世外皆爲服齊衰三月是謂百世不遷之宗其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以主庶子之祭與兄弟爲宗謂之小宗旁而例之爲類不一

其繼者爲親兄弟所宗爲服期繼祖者爲從兄弟所宗爲服大功繼曾祖者爲再從兄弟所宗爲服小功繼高祖者爲三從兄弟所宗爲服緦外高祖五世則無服祖遷而宗易是謂五世則遷之宗大宗一與小宗四爲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統於大宗百世未嘗絕爲宗子者所以主祭其體爲甚專屬族人其分爲甚尊統率族人其權爲甚重而族人所以祗事宗子其禮又甚嚴冠娶必告喪練必赴歸帑必獻其上牲必獻其賢雖富貴不以入其家非所獻不以

入其門居庶者不敢僭其斬爲支者不敢干其祭宗子有疾而攝則必告而後祭若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獻宗子爲薦於宗子之家或宗子居他邦則庶子大夫稱宗子使執常事而所謂攝主又不言孝不備厭旅假綏配歸胙凡拳拳於宗子若是其敬者皆以重正體而一人情也何爲重正體而一人情大要上以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以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誼是以人知宗派所自來本支聯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與宗黨時相接長幼戚疏有紀而骨肉不離

古人禮族之盛孝弟達於州閭者由此其故也今世禮教廢已久矣宗法不復存士大夫習禮者專於舉業用莫究宗法爲何如禰已祧則不復饗其祖祭有適而諸子並立廟父在已析居異籍親未盡已如路人或語及宗法則皓首諸父不肯屈禮於少年適姪之側而華髮庶姪亦恥屈節於妙齡叔父之前是亦可歎也已吾友郭君子從乃於頹俗廢禮之中卓爲尊祖收族之舉推原本姓出於虢叔之後自太原陽曲分徙潁川華陰河樂中山唐末華陰之族有避地

游宦於南，而本宗始蓋自瀏來，失其名位，且非世家。不敢僭祖其父，據大父廣來府君諱近者，實始基產業，為繼禰之適，越考至己，又皆居長，於是於小宗法與其弟某，割先業瀏陽汶潭田充蒸嘗，定為世適主祭之議，併擬程夫子所取韋家宗會之說，扁其樓曰宗會，以為歲時會合宗人之所，而書來請記以傳之後代。予發書為之淒感，因敘古人宗法曲折以詔其宗人，使知子從此舉實出古先聖王之遺典，而非己意撰為苟合之私，則凡會於茲樓者，皆有以各盡其尊尊親親之誠，而本根枝葉之相為依庇，豈不休哉。抑予從所為宗田之約，適子不得出粥，諸子不得均分，專修四代墳忌及時祭合族之費，忌日一按禮書，不用浮屠，其意義蓋甚嚴明正大，惟後之子孫及宗人其識之，於是併為之書，俾刻示焉。嘉定庚辰十月望日，清漳北溪陳某記。

真德秀 字景元，建之浦城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參知政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附帶河視唐諸制

荊川唐順之曰：婉切多風。

卒贈銀青大夫，諡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

理宗初立，夏震引潘壬並至舊斑斬其首，故錄其功，加實封。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臨門之位；張衡靈憲云：太微為五帝之庭。史記云：十魁戴匡六星，一曰上將。又漢書曰：太微之十二星，東相西將。羽林北落，眾星聯壘壁之光。列星圖曰：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在壘壁南，主天軍，若星明則國安寧，若星希而兵革出。朕仰觀乾象之交，近飭師兵之衛，惟予圻父，周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捍我皇家，其頒贊書，以竦羣聽。具官某，性資樸重，風槩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策勳於盟府，執戈衛社，蹈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鸇之擊。心惟亨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權，遂司留務，屆微道千廬之遠，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紀。睠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嚴除之使領，豈云假寵，于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無越六旄之貫；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隣惜功名之易，老惟廉可以伉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

絕悲而壯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以國體言念阜陵之近屬（阜陵孝宗）存者幾人有嘉秀卿之象賢（今卿太祖秦王德芳之後也）蔚其未老方賴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於大廷敷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閎裕德宇覯潑凞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開府富貴無矜奢之心鳴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佚於祠庭載肅儀刑每壓朝夕龍旂孤翻尚庶幾伯父之來乘馬路車其敢忘君子之錫胡云抗牘遽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斯疾宜陞亞保之班併衍多田之賦於戲若昨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浸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

音節流美

荊川唐順之曰藹然仁愛之旨使人可歌可泣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寧宗自信度且將論韓侂冑之姦爲侂冑所覺以御筆除度直顯謨閣）

敕具悉（知平江府時度修圍田詔以此佑其歸養）朕觀宣王之雅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當時之民流散失職若是其甚也又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當時之侯伯卿士勤求民隱若是其至也用能使百堵作而民安宅焉其功豈一日之積哉間者邊事驟興江淮之間繹騷者數載殆亡異鴻鴈之詩也而卿以儒學之宗任師帥之責推劬勞之心以行安輯之政我民告饑卿實哺之我民告疾卿實蘇之嚴追胥之令而盜賊銷汰冗食之兵而財用足元元用安輯觀寖復卿之力也民之謠卿蓋若鄭人之歌子產而朕輕聽其去可乎卿閒政事之間不廢講論之樂從容卧治足以自安何必退休以孤衆望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簡而有史

熙以茅坤曰絕似光武親手詔

敕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春秋爲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檮杌之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誦藥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廸高明於德性其爲益大矣進官一等茲謂故常陳義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寧宗嘉定九年冬十月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皇太子沂王貴和也

沐浴於典持而出之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并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敕孝友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彝訓是式如奉拱璧如寶大龜兢兢焉罔敢失墜是以皇祖之訓著於夏書（夏書五子之歌其詩曰皇祖有訓）文王之謨述於周命（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故能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三朝格言大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於經帷復命羣儒以授儲禁俾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明修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於前人其爲益大矣終篇論賞徧於官僚豈吾大臣顧獨弗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宜不允

兩頁分疏條理秩秩

上殿奏劄

（嘉定元年韓侂冑已誅德秀選博士入對劄子尋得旨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

伏觀慶元以來（慶元寧宗年號）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閎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義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

茅唐順之曰賢者擧事往往爲流俗之所憎公論之分與排之者以立異近名爲罪奈斯稱免者矣

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敓怵者則曰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崇寧宣和俱徽宗年號)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指韓侂胄)也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儁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興訕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凡正人皆斥爲趙汝愚之黨逐之)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侂胄時劉德秀倡僞學之說陰疏姓名以次逐之及葉翥知貢舉時而六經語孟爲世大禁矣)

(王沆上疏乞置僞學之籍而趙汝愚留正等五十九人皆令省部籍記姓名高文虎遂草詔播告天下)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鈍毋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靡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侂胄議伐金人無敢諫者獨武學生華岳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胥吏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途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孰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寧宗嘉定三年德秀爲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奏劄)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

[illegible]

伯敬鍾惺曰論侂胄卻從公議天道說來是於恩怨功罪俱所不覺賢者深識養力到之文也

[illegible]

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爾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悍詭遂并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直前奏劄 嘉定四年時德秀兼禮部郎上疏

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

無與爲止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爲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爾伏覩今歲以來咎證薦至三月宜燠而飛雪冱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凉其令如秋地宜安靜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殞於晝其占主盜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兵則象緯猶告儆也有一於斯皆宜儆懼而況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即下求賢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爲綿百寮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羣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懼之言不絕於口憂勞之念日切於心臣猶以爲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教而不聽則愛有時而弛譏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

商周君臣更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商書太甲上篇），則曰監於先王成憲（說命上篇）。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漢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漢武帝、宣帝）。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沖，

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斤，竊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諞言（秦誓惟截截善諞言截截詞截削省要也諞言辨佞之言），守悶悶之家法（老子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鼂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爲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

月峯原評曰法令必本人情政事必因風俗後世說王道者孰不如此何矣

臣廷敬曰原本經術參酌時宜條達沉實

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爲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爲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爲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爭之（德宗賜竇參死欲籍其家資陸贄以參罪法未詳請籍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李夷簡彈楊憑貪污貶臨賀尉將簿錄家產絳曰如此則與叛逆同科矣遂止）。今閭巷細民小有註誤，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爲此（時勅法稍令行其下繫與抵罪者眞德秀上奏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

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汚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冤已甚之人，間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爲？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剚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爲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周書康誥篇）。臣願陛下軫不見是圖之

臣英曰、西山之文爽快俊朗、闊中肆外、絶無枝蔓之語、言理論事、皆能切中。

戒。恐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所天承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鐸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伯之難、卒賴之為安。今之有司知為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專椿篠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瘡痍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錢、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僅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疾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蕭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塞、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為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曆於官也、有給曆錢、其驗視於官也、有繳曆錢、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

臣杜訥曰、著論剴爽、情辭擊家、置之陸宣公集中、當亦莫辨。

有饑饉、為慮可勝計耶。臣願陛下霈然下詔、申飭有司、削非法之征、彌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所天承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周書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殺之弊。宋祖建隆三年令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不問、人命至重、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宋舊尤杖責之罰、官數以意、罪之輕重無定數、近代且考之害、斷定為折杖法、從此歲流徒數笞之世。全仁如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為法益備。念故人之罪、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於民、師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資寬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狴犴比也。問者藩廁之誅、株連廣衆、幽鬱所感、淫雨為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陛下欽卹之心。臣願自

今非事體至重毋煩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周書呂刑篇）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傅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漢時廷臣皆引經斷獄）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來淩相承倣傚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

民命延洪國脈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為心故有罰辜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㕥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敢命間或舉行蓋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辜人自無詞側聞剌舉之官或乖審諦奏劾來上未盡至公迺者朝廷蓋嘗原貰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蝬令之心例遭褫職之罰者採諸人情宜在可貸又郊霈之行今將朞歲

分別邪正情狀較然

湛恩汪濊草木為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丹書罪人之書）間有未被滌濯者其間固穢惡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然常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之將興不在彊

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陛下告也

直前奏劄（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藥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惟恐

明御陳仁錫曰諫臣與小人心事一一畫出明快無比

伯敬鍾惺曰蓋為君子者一段說盡直激不規啓沃之臣

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苟論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此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惑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見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警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

心之酖毒塞絕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侃然獻議固有疏狂譾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罪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景祐仁宗年號時因韓縝言以范仲淹等朋黨牓戒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名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拼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微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皆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哲宗初太后召司馬光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以禁之光具論其情詔改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

以人心爲格天之本、而歸宿於公平正大、乃入告之嘉謨

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仁純）（安石嘗目老成爲因循、衆公論爲流俗）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奸計（蔡京定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以劉摯等五百餘人爲邪等、賓蔡著）斥忠賢爲僞黨者。韓侂胄之狡謀。（侂胄專國、以前紀爲僞、嚴僞學之禁、第貢舉及官並於奏牘言非僞學之人）覆蔽其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警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惑閒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illegible]）而妖狐之音頓息（[illegible]）。若是而治功不墜。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思臣之言。

名除禮侍上殿奏劄（理宗既名嵩秀、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奏疏）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哲宗與太后稱二聖）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寶人降附相尋。而黄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爲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考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游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爲。一與理合。則不待敎令而自孚。上之所爲。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見周書君陳篇）（師衆也。虞度也。致有廢興。必自人反復衆之虞。衆論同則又細繹而後思之也）孔子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東谷李坤曰、此繫人心以得天心、審何難識

呂氏曰、天之視聽自我民、此民心以得天心、深識台諫爲本之旨、議理切事、剴中概要、遠猷真算、經世之才

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羣言。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趙普獻盧多遜罪搆秦王廷美太宗召文武王溥等集議之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近者霅川之變、跡昔略同、而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寶慶元年、湖州盜潘壬等謀立濟王竑、王聞變匿水竇中、盜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王遣王元春告於朝、帥兵討平、朝之史彌遠忌王、遣之使縊於州治、以疾薨羅澤聞爲魏公謂南本當議故云康定慶曆間、皆仁宗年號簡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初范仲淹獻百官圖斥夷簡逐投仲淹於外後元昊反夷簡薦之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游放、僉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

臣既學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搞出收拾人心求綱紐曰體閱之言皆神實用

於上。使羣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所主也。其重者必疏遠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爲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焉。況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爲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爲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

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爲至戒(左傳臧哀伯之言也)當乾道淳熙間(皆孝宗年號)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陸贄有言賄賂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德宗詔陸贄曰若鞭靴之物不必過絕贄對之如此)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交興日以滋甚然貴臣迭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止之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謗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絕之意甚者反其物而爲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己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砥礪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念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

臣士奇曰以言辟來爲恩郵淆王御論及于道家庭孝道之大昌言等論昭耀千古

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哉疑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羣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而選愞成風持銳銷耎朝有闕政則拱默弗言而私歎於家朝有過舉則進焉濡詭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伺容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來臨御未幾仰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旣徐徐數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非廣何以作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闊寬裕之

只敘作書大意能以平正勝人

德而文武循舊典載播綸音彙布之微成許論事庶幾疏賤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惝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攜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庶所懇聞未有以實告於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爲煦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

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大學衍義序

德秀作大學衍義自爲之序端平元年召見始上進名德秀

進講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淸出

荊川唐順之曰內聖外王之道盡於大學一書西山衍義發明詳備彙於經傳有功時儒要爲懇懇切至知此

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旣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擧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

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

臣上奇曰大學一書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一一語可勒金石德秀行義臣濬行義補亦可謂君天下之條目簿籍也

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

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德秀為著作郎兼禮部郎官）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德秀自出為江東轉運使凡在外十年又為莫澤本端常所劾落職罷祠屏居西山）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三終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四目錄

宋

魏了翁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賜吏部尚書李𡌴乞歸田里不允詔

論給事臺諫之官

論士大夫風俗

趙綸夫宗藩文類序

瀘州重修學記

洪氏天目山房記

瀘州贍軍田記

拙齋記

眉州江鄉館記

井牧記

黃震

平糴倉記

王柏

賦詩辨

牟子才
聚散劄子
方逢辰
上理宗書
文天祥
瑞州三賢堂記
正氣歌序
謝枋得
交信錄序

以振往代語須見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四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魏了翁（字華甫，邛州蒲江人，登進士第，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嘗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卒諡文靖公，學者稱鶴山先生。）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端平二年七月）

朕發憤先猷（[illegible]）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宅師（[illegible]）非苟以爵位為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illegible]大臣[illegible]辭去）援賈誼書，將以古大臣之節自厲，詞指剛亮，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為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其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為高也。澤上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幾，卿能為朕甄覽俊茂，收回威柄（[illegible]）不闕，言路肅過更鑿正，當須假歲月以觀厥成，而

敘古法淳熙可及

一日非終奉身勇退。朕方以剛居中。為非節之主。（九五）中節吉。當卿顧欲決於一去。以踐于上六之苦節。（六上）豈所望於舊學之臣邪。聽朕言亟祇厥敘。

賜吏部尚書李𡌴乞歸田里不允詔（理宗端平二年閏七月丙日）

朕始躬萬幾。靡遑他務。遄徵耆俊。共圖康功。卿作我恭先。（周書洛誥）為時特起。言論有倫。聰明未衰。而陳箴再三。遡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特其大閑耳。若者耆好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為限也。書不云乎。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周書文侯之命）則罔克。尚安厥位。毋駿爾行。

論給事臺諫之言

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趙抃）論夏竦（余靖）論李定（林旦）論胡宗愈（孫覺）論蔡確等（王巖叟）事至於十五六疏至二十餘疏。不見于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已後（紹聖哲宗年號 崇寧徽宗年號）此風遂泯。然猶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紹以來（淳熙孝宗年號 紹熙光宗年號）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慶元嘉定寧宗年號）。幸賴陛下力掃積年喑嘿之弊。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惟不闕。甚聰蘇翀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恐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為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間於初也。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寘於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辨之給舍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護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辨。臣恐天下謂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尚有未盡也。

論士大夫風俗

見而惡之。

人主進退士風不為苛矣

震川歸有光曰盡出士大夫面目心事痛快透徹

朝廷設官為疑蓋切時俗若此何異和緩不理之疾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乎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托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己、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為功、否焉則詘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跨閭而語、可出可入、（跨閭公羊傳、大夫跨閭而語）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

者之為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饑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進、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況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太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委曲恐訐以近名也、忌激以取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先為稱贊之詞、而後徐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時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鍊、晝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緩頰而褒譏、（褒大之表也）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型、既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要揣時尚、習狹趨觭、而久不知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

古者親賢之科端由於養之學而數之廢久矣嗚呼可慮也已

荊川唐順之曰元元本本經術之文

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變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晉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與替關係非輕

臣不勝區區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爲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大祖者爲大

宗宗其繼高祖者爲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爲適子而祗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爲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別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爲後有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爲廟室以序之大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於餘廟則內賓宗婦亦各以倫睨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爲氏族以

臣乾學曰經術之文湛深博雅讀之令人起敬曾南豐不得專美於前

別之蓋自大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爲氏或公子公叔爲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爲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爲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甸稍縣畺之采皆有公邑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五百里之境界也若有功德則寰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服或又自侯伯入爲卿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

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詔論說於東序禮記文王世子篇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論說在東序見道德於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致中失於王闈[illegible]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illegible]助祭於廟燕毛於寢友之以俊士造上[illegible]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illegible]行之於公族公路[illegible]公族公路見詩魏風汾沮洳篇[illegible]路車左傳成十八年晉[illegible]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

陳葵曰典贍淺儷兩京之雅音班范之遺鑒也

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鄉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六才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周召毛原，謂召周公名奭；毛原皆文之昭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及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屏以永厥世。敬宗收族之法，茲其明効歟。自周之季，惡嫌異偪，自翦其類，本根無芘，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愨之心、深長之慮，故封建遞制，教義無法，不驕佚以喪己，則僭踰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冑者，反以斂名遠勢、韜光晦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同休戚者，反若非己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也，神宗。又增為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彥，彬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間，族姓之盛，至一萬數千。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牧

歷好詞句敘述典據章法秩然令人得而讀之使人肩聳

守宰，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棠華棣鄂之盛，乃至此。而況有衍未艾者乎。諸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累朝所以敬親重本，士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萃成鉅編，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敘所以作。雖編帙容有闕遺，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滄貴經學群葉初有精采

盧州重修學記

盧州宋屬淮南西路

盧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也。咸亨唐高宗年號。道慶曆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處生徒。元祐五年，從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乾道、淳熙、慶元、嘉泰，崇寧徽宗年號嘉泰寧宗年號雖三歷繕修，然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盧，嘉定十年了翁知盧州主管淮西路安撫司公事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衢，後建齋，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尊罍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為之，凡二百一十。為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某以君命名，十五年了翁被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之，卒不與事

漫岩王鎮中曰潮湃原始銜責精詳而曾王學記所未及

麗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
而時會於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於比
閭教於鄉師而時屬於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
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爲蜀郡守立學官置
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太
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
教於閭塾古者年七十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蓋禮所謂鄉
先生國人所視爲矜式者故於射飲則爲尊鄉飲酒禮云遵
者降席東面坐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今文遵爲僎鄉射云大夫若有遵者入門左注謂之
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尊宗作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
始於校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
迨我慶曆設教授之官慶曆仁宗年號始也猶聽舉人自擇
熙寧以後熙寧神宗年號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省
格以古者有養老乞言有旅酬合語合語見禮記文王世子謂祭及
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令命義理而相告語也蓋學
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
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令如謗
訕朝廷如造爲飛語皆坐首罰至於今未之改也雖

專七行同學州非古廟制亦非古議論雅正文亦典則

然此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與昔聞古者祀
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
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釋而可以言享也尸所以象神厭
飫神也有陰厭有陽厭嘏福綏安也一作妥旅衆飲也釋祭之明日賓尸也魯哀公十
七年立孔廟於故宅闕里餘裁未嘗出闕里也漢儒
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
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時見史册而未
有原廟也齊王正始八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辟雍顏淵配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封孔
子孫爲宗聖侯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
監唐武德中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迨正觀定以孔子爲
先聖而黜周公貞觀二年用房喬議停祭周公升孔子爲先聖於是牲牢器
幣日增月盛無與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
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
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也妄爲作
謚然當尼之云未敢例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
以謚爲重王封爲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
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於孔廟建武
漢光武年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

祀太學。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一人配享。而武成王之祠亦做而爲之。祀太公以孫吳等配。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贈十哲爲公七十子爲伯。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矣夫是數者孰非至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光武而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六鄉近郊之地天子六鄉三采大夫之家邑六鄉之采地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五比五家爲比四閭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一井二牧井方一里牧地乃夾田二牧當上地一井三屋九夫司馬法言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屋具也具出穀稅一屋三夫一井之内凡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六畜牛馬羊犬豕雞始養曰畜將用曰牲犧牛牲也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九文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止九章所謂九文也六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于衣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六聯小宰職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

五侯五等之侯九伯九州之伯其教則五事五典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五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也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句股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於奇品異物不撓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衆梁壞田制秦政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雖並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魚草木昆蟲屬奇猛皆爲宮室衣冠以付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爲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爲夷也然則學黌而貞廣廟陛而祀絲其殆起於異端日熾人道寖微之時乎上復淸日記學校者多

甚廣搜遠綜可以資多聞其說本遠

約可以正學術文辭傳雅又其餘也

弱侯焦竑曰以讀書未記藏書之策總有關係

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且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末之闕也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目庠序以羌戎之教釋聖言今曰無益而末之闕也是挑爲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勒諸學宮以諗同志相與數求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開來哲爲萬世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洪氏天目山房記 天目山宋房臨安縣

寶慶九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藏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覩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二千卷藏之閣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李渤而移書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蘇軾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與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

王澂曰古今學術紛歧條然胸中結尾納歸正豈一語有千鈞之力

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隱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外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玄虛以爲天道也冥漠以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丘乘者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也甸與乘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卒伍者則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合計二千五百人是也管子則云五人爲伍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十連爲鄉故一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制上

及孟子僅言封方百里、周禮夏官則言畿方五百里、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鄭氏以南郊爲冬至祀天、圜丘爲正月祀感生帝）或以禘祫爲一、（王肅時以禘祫爲一、平帝元始中、祫祭明堂、獨漢張純以爲禘也、劉歆太子注云、僖是大祭名、可通也）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廢六廟、周之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於周末、大

壞于秦、敝掣於漢、而盡覆于典午之亂。二千年間、甚私聽決、困鬭於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運漢漢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兇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于用也、況衆言殺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與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

由瀘州說到天下、由軍田說到井田封建之制、極能闢拓文勢

標上頗費標曰、中有名論

鄭王諸儒之臆說、（鄭康成、王肅）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曰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轄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覺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顧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瀘州贍軍田記

瀘爲郡、介江洛二水間、密邇蠻場、自熙寧升帥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爲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以病、稍齋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威行惠孚、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爲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爲代之。又念餉背軍儲未裕、發七萬緡以佐之、然終以瀘人抑配之害未有已也、輟

民從政曰井田之不可行勢也推原其遺意亦自有一段情深之致

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顧聘郡國歷歷靡騁而公僂僂綽綽見義必為乃知清心約己何事不可為也而余於此又重有感焉軍之為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廩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為師地上有水為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委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

自治兵器既非令典亦無明文雖攷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賢人與司兵又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蓄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四司馬者大司馬之外有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是也縣師遺人賢人土均司徒之屬小臣虎賁司右司馬之屬）鄭康成諸儒悉私臆決直以田穊其司馬法為證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遂眾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算證邦賦以莽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為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何怪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記泯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遠其

盡壞世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為法頗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鼓闘而樂書之庶幾有國風而胥効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小雅小旻篇）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拙齋記

物欲之知德性之知甚無圓通使人會與深義

予嘗倚異曰剝新窺枷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元公，濂溪先生學號也），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幸為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感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密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盡有巧歷所不能算，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或反是則為昏為愚為庸為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為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戒王，惟成逸作偽為拙之戒（商書盤庚篇：予亦拙謀作乃逸。周書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乃成王戒卿士之辭），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為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宦深文為巧者，則於是徵而為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為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為記以申之（宣公，南軒先生名栻），而此義蓋廣。然而未能以釋然於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

古義錯綜小中見大

巨乾學曰以拙為道欲復性方是元公病巧之旨

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其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其曰予知，驅諸罟擭陷阱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為拙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遏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陰變乾而為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為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為坎，坎內實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為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衒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皆內外賓主之辯，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最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為記。

眉州江鄉館記

（嘉定二年丁[illegible]俞[illegible]官　知眉州四年[illegible]）

眉為西南孔道，郡廨之西故有舍館以處使客，而遠於人；江舟行之人燥濕無所託，有亭曰共依，僅容租帳。予為拓而大之，門堂戶室廊皆苟美，然存挖神宇、

許子東手批曰增周官左氏之映

有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爲守又爲增拓覈復故亭扁跨中唐爲便坐前阿後觀左戸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移書某曰子也昉爲此者盍卒記之乎嘗攷五禮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爲抵梧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夫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繁因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關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賓居十八蓋自司關敂關以告司關地官之屬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與即關敘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司徒之職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掌訝逆賓於疆掌訝秋官之屬賓客至與往迎之於是共禮酒共陳酒共稍禮共齊菹以至牢米法羊澤物將齎各庀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賦館司儀環人小行人皆秋官之屬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爲然有委積焉甸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爲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伯政猶然設館以貴晉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讓之對曰文公之爲盟主也賓至如歸今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輿梁以譏鄭孟子譏子產乘輿濟人未里侯以覘陳單襄公過陳侯不在疆司里不授館知其國之將亡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爲政也乎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爲解

熟於周官推見先王經世深心

井牧說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絲聯縷貫有保有愛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爲潴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盜賊之人相犯之人闘嚚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竄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間而無所忌憚與高劑身履其事而不知變泰以復於古蓋自是後門關道路之政戸口客主之數徒爲具文豈惟無復賙卹親睦之意雖寃姦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自生自死自往自來縣官亦不以爲事而君師之職廢矣

正當之論可以勸善風世

鳳洲王世貞曰從王李發議今代時文之濫觴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谿人登進士第官至提舉浙東常平兼主府長史事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平糴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度宗七年歲大歉民賴以全活其衆余嘗爲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爲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爲平糴倉與社倉對又屬余爲記且切切然欲爲子孫之戒余高其義嘉其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爲之言曰善乎倉之爲義乎是豈獨可爲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戒爲哉蓋天下之理至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爲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爲益乘其有餘粟而能平其糶吾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俟訓戒爲哉因書以遺之使有粟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古人賦詩多斷章取義有未可以類拘者然禮義之大防不可不立斯文庶得其指歸矣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質實好古力於求道晚見多所論述卒後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咏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

宗英曰引經據典古色紛披而自周濟非襍耳目近玩

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咏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有能勉强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間蓋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后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

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異同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懿之後昭昭王康王子懿懿王共王子僭禮已多况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隆殺

張士奇曰引國名卿賦詩見志原所以相標榜讀字作旁行足貫注委備通明

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爲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之所及而謟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僭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它國矣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常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差互亦可以知其爲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皆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一氣流注而中間頓挫縱橫法先勢

丹峯孫鏞曰人君苟留心用賢一觀此聚散之由便可分別君子小人

何啟鍾謹曰敘人才聚散層層氣喘若從史家中出之忠臣爲國家惜人才之意至矣盡矣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少從學于朱熹門人李方子。子才在朝，屢進直言，歷忤史嵩之、丁大全、賈似道，不爲之屈。官至端明殿學士，以資政學士致仕卒。）

聚散劄子（理宗朝，子才攻鄭清之之短，遂補外。清之卒，詔子才還，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此其一也。）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爲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棫樸、卷阿，皆大雅篇名。詩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皆眞宗年號。）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天聖以來，（仁宗年號。）王曾、呂夷簡相君子，

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仁宗景祐二年，范仲淹以呂夷簡專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夷簡不悅，落仲淹職，余靖、尹洙、歐陽脩皆同貶。以仲淹罪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慶曆二年，國子監直講石介以仁宗罷夏竦而用韓琦、范仲淹等，作慶曆聖德詩，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此矣。）又散於王拱辰打盡之一網。（慶曆五年，御史王拱辰以蘇舜欽爲杜衍之壻，子發衍爲范仲淹所善，因舜欽飲酒過失，劾之，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衍、仲淹、富弼俱罷。）是天聖以來之人才，（天聖，仁宗初年號。）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

臣廷敬曰歷寫經事而有未一代之治忽亦略可觀矣

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神宗熙寧二年，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時帝以災異避殿，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聞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也。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而舉朝正人皆貶斥盡矣。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哲宗元祐三年，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蘇軾、程頤、文彥門人輔之，遂有洛黨、蜀黨之目。）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司馬光薨後，王安石之徒多爲讒謗以搖在位大臣。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尤畏

之，（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上疏，極論其不是處。）滔天於策題之分辨。（紹聖元年，親試進士，李清臣發策，首紬元祐之政。蘇轍諫之，帝大怒，范純仁力解，乃落職出知汝州。時考官第策，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悉下之，以主熙豐者置前列，拔畢漸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矣。）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徽宗崇寧元年，揭元祐黨人於朝堂，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二年刻石於郡堂。）躪躙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辨白之太過，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留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

左軾轍右京京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
書人一皆以邪目之建中靖國徽宗初年也時起范純仁於永州尋以茶藥小門范純仁得議一面是矣相韓忠彥免蔡卞蔡京官貶蘇軾蘇轍於內郡時曾布密陳紹述之說以溫益為尚書右丞復相蔡京用熙寧條例司故事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旬一講以三人主之而法制大壞矣鄧洵武排忠彥右蔡京謂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時助紹述者惟溫益與相蔡京而排異論於是書人皆不見容矣遂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韓忠彥等五十餘人不得任京差遣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不得官京師衆朝羣小而宋古矣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
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

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議論如胡銓等三
十一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秦檜既堅和議猶以羣臣為患勾龍如淵請為臺諫盡擊去正人而和議定於是李綱趙鼎等八十餘人皆貶逐無遺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
累放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
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
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
無遺姦憸小人相與仄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
布居臺諫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

臣乾學曰指陳
熙豐以後人才
聚散關係國運
盛衰之源源瑣
極於明易獻難
條據分縷析切
中時事可謂古
無不實

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竄寧宗立趙汝愚裁抑倖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韓侂冑日夜謀去汝愚劉弼為之謀以內批用臺諫由是李沐劉三傑等奉連繼進斥逐汝愚貶戮正人及京鏜等嚴偽學之禁而太學之士為空矣六士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皆太學生朋
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
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
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
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遠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
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其至於君子而力引於
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其至於

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債起相攻然要其極
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
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微而逆
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
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紹定六年史彌遠卒帝始親政改號端平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及嘉熙元年史嵩之相而一時正人皆逐矣甲辰改祀
二聚散也甲辰改元淳祐四年也時史嵩之居父喪詔起復之徐元杰黃愷論之不報復論之乃聽終喪以杜範為相八十日卒徐元杰劉漢弼俱中毒暴卒于六月十二日始詔嵩之致仕丁未
更化三聚散也七年丁未以吳潛同簽書院事鄭清之為大傅九年以清之為大師左丞

相趙葵爲右丞相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擊招旌翁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贊洗謹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爲未聚也來者不日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爲富貴所撼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箝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穆生不嗜酒楚元王常爲設醴王戊即位後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乃稱疾臥然不知其初費幾名節也名一節以之以遂一節君子不爲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剖胎毀卵鳳皇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覆巢毀剖胎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誥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爲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令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

其散也常以惎人娟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猜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推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淸明其散也以流品淆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牽內闘覩將或小眥睚羽疊至散之幾也從中倒戈自相搏觸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嫌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驟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散之幾也設局張穽未發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讐望自取議叢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漸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爲禍甚大月暈而風

蹤迹而兩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搖毒合黨其姦足以熒惑主聽辯足以煽搖人心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嫵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名用詭擬歷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爲伍於小人於是立爲狡猾閃爍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爲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李逢吉之黨張又新等八人附會者又八人號八關十六子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號爲五鬼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爲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爲誕荒卑諂之論以騁其苟合之迹言雖可觀意則難量若是者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爲害也陰沈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爲解散而爲屯聚而爲泰散而爲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讀此表誠無不醒竭

臣熙曰精實之論切中宦寺情弊狀小人以包承爲吉小懲大戒爲福易已言之惟有道之世能無此患以處置得宜故也

方逢辰字[illegible]之淳安人初名夢魁淳祐十年進士第一[illegible]改逢辰字君錫累官至吏部侍郎秘閣修撰兼侍讀度宗即位徵用之兩見於賈似道屏居不用

上理宗書時爲秘書郎兼[illegible]兼實錄院校勘

臣聞可使小人受隱然之禍不可使小人顯然有勝君子之名勝之名一立則南衙北司之勢自此分南衙[illegible]可宦官天下國家存亡之機自此決矣左右小臣供汛掃給奔走人主日與之接豈能忽然無愛之之心哉但不當使之竊威福與外廷角勝負愛之而又有以威之可也一或有罪惟忌不知小則斥大則刑無所寬縱如此則使之弄權孰敢哉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爲小人謀者必祝其遇亂世勿遇治世臣竊以爲此非善於愛小人者小人之在治世欲爲豺狼而不得噬欲爲蛇虺而不得螫信乎其不得志然無大惡者無大戮抑之乃所

以全之詎非福乎若其在亂世豺狼當路而不可問鴟鴞橫翔而不可擊招權納賄而上不知竊國殄民而下不告是天將稔其毒而殲之若國家危亡小人獨能存乎然則英君毅辟爲小人回互而求一勝者雖曰愛之而實非所以福之小人得志何所不爲寵則驕驕則橫橫則不可制漢唐之季建豈天子在奄豎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彼其初豈有此心哉人主寵之以教其驕縱之以教其橫爲之除異己者以教其不可制勢燄熏爍天下之宦官美爵大半出其門

下豈復知有天子哉彼自知結怨於忠良召怒於天下萬一值英明之君決不赦故於危疑緩急之際不容不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當此之時雖欲除之其可除乎彼其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則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而并州之將也董卓乘天下之憤而操戈以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而河中之帥也朱溫乘天下之怒移兵以屠之然則漢唐之君前日所以寵之縱之者適所以益其疾甚其毒而投之死地也爲北司者必欲與南

衙角一勝豈其福哉人主之愛小人而使其至此甚非善於愛小人也恭惟我皇帝陛下聰明而英毅中正而睿察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洞照其是非而獨於左右之小人未能以義斷恩以公割私何也臣竊料陛下英明而獨未悟左右之奸邪者其弊正自英明始何者英明之君多欲自操天下之權彼惟因人主欲自操其權也故間摘事之可悅可信者而試之使人主行其說以漸侵外廷之權外廷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雖闥之密簾幃之窺君怒知怒君喜知喜

閤旧未遷右轄而姜特立先泄之以爲己功[illegible]之洪邁未除西垣而淵覿先賣之以爲己力[illegible]大淵於外其欲進某人也非一日之與游談之助足以宿留宸聽欲退某人也非一夕之毀浸潤之譖足以潛蓄天怒陛下但見威福之出於己而不知彼實借吾之權以行其說而銜於中外烏在其爲權在我也

臣又料陛下英明而獨不肯少裁左右以正紀綱者必謂此朕家事無預外人蓋將分宮府爲二也臣竊謂不然大抵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彼其顔情稔熟豈懼恥然之人主哉若外不足憚自宰相至百官皆俯首弭耳以下之則此曹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臣又料陛下英明而思慮獨不及此者必曰晚唐以內侍典兵故其權足以易置社稷今之內侍無兵雖縱橫不足以亂天下臣竊謂不然嬉笑之閒有機穽焉樽俎之上有戈矛焉陛下不可謂此曹無兵也況修內一司以工役爲名爲天下逋逃淵藪藏奸聚惡數百人凡州縣寨鎮之兇人巨盜刑於有司不容於鄉井者皆歸之又散而巢於某庄窟於某場皆內司之牌號也皇城禁旅實掌握之武庫甲兵實管鑰之如此而尚得謂之無兵乎南衙北司勝負之分乃天下國家存亡之一決此則臣所甚懼也臣嘗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玆又聞道路憤怨而切齒於二孺輒爲此疏自知實犯天威

叙三賢進退有關國家文情婉覺宛折

臣杜訥曰用筆堅樸而超脫變化之致無一不具極似龍門風韻

倘聖明自愛其國亟出二孺於外以拔膏肓之病根小懲而大戒使此曹得以全其身全其家即所以愛之也惓惓下情無任伏藁待罪之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舉進士第一知贛州應詔勤王後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加少保信國公）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余靖監筠州酒稅）蘇文定公（蘇轍元豐中謫監筠州酒稅）楊文節公（楊萬里淳熙中知筠州）祠堂舊在水南閱闢景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爲君代相遇于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于祠意閔閔焉余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塈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閒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遂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漢武帝謂汲黯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

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負綠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黍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潁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疏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疏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于翛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于慶曆蘇公用于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奸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由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由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于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爲欲記斯堂之意其于先正無能爲役

斯篇出於至性悽惋使讀者每於掩卷之際不覺淚下數行其忠於愛國之誠洵足以撼宇宙而貫金石

正氣歌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積臭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語近變淺亦饒古趣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謝枋得 字君直信州弋陽人舉進士乙科復中兼經科元學士程文海尚書留夢炎薦之終不行放歸為宋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交信錄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竇嬰罷相、翟公罷廷尉、故舊賓客皆去之）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揚雄臣王莽、班固附竇憲、蔡邕懸董卓之屍、皆以此遇禍）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愈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四 終